

本國藝術全集 人邊水文集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水滄人老閑閑

遺補附

著文秉趙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87740.1)

國學基
本叢書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附補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

著者 趙秉文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鎮

(本書校對者董文淵)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引

學以儒爲正。不純乎儒。非學也。文以理爲主。不根于理。非文也。自魏晉而下。爲學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于異端。不本于仁義之說。而尙夸辭。君子病諸。今禮部趙公。實爲斯文主盟。近自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過以見示。予校而讀之。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焉。故能周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至盡在是矣。天下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流。障而東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余生多幸。得從公游。然聾瞽無與乎視聽。故不足知公。後生可畏。常有如李之尊韓。蘇之景歐者出焉。余雖老矣。猶幸及見之。

金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冬十一月庚戌日。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臯落楊雲翼引。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目錄

卷一

大學

原教

中說并引

庸說

黃河九昭

發源

化道

匡俗

鍾粹

通天

詠歸辭

性道教說

誠說

和說

洑流

通塞

避礙

入海

卷二

古賦

大椿賦

叢臺賦

海青賦

琅山賦

攬蓬賦

無盡藏賦

遊西園賦

卷三

古詩

雜擬十首

秋日郊行

盧巖

至日感事

陪趙文孺賦雪

望北山雲

棲霞賦

解朝醒賦

反小山賦

華山感古賦

遊懸泉賦

拙軒賦

心靜大地之鑑賦

澗池行

初望少室

龍門

遊玉泉山

崑嵐賦雪

井陘漢韓信廟

花下墓

漸臺行

三五七格

做嚴武臨邊

遊箭山

做太白登覽

閩山懸巖寺

海月

松糕

霜葉

遊紫霞山

題大令冠軍帖

人日遊西山寺

擬李長吉擊毬行

歲暮言懷

冬至

重九登會禪寺

題東坡眉子石硯詩

風琴堂

聽雪軒

遊崆峒山

題楊秘監畫馬

靈巖寺

江岸艤舟圖

香山飛泉寺

東坡赤壁圖

伯時畫九歌

做張志和西塞二首

秋江捕魚圖

支遁相馬圖

傲摩詰獨坐幽篁裏二首

涿郡先主廟二首

從帥府謁太清宮

陽冰篆

送李天英

卷四

古詩

和淵明擬古九首

重午遊冠山寺

遊晉祠

遂初園八詠

闕悠然蚤味
真庵二首

遂初園

閑閑堂

佇香亭

華清宮圖

送李按察十首 春水行

扈從行

遊醉翁亭

送墨李道士

與龐才卿雨中同遊太留山

中秋

遊鵲山

歸愚莊

翠貢亭

琴筑軒

漁樵閑話圖 新添

喜雨分韻 新添

次伯勝九日詩韻 新添

傲玉川子

雪谷曉裝圖

紅梅

冷巖行

老柏圖

雲溪圖

河中八詠

舜井

鶴鵲樓

汾陽王像

維摩像

汾陽祠后土

題石鍾乳山記

九日登繁臺寺 新添

送雷希顏

從軍行

題魯直黃庭經

海棠

和淵明歸田園 六首

夢登華山

過廣武山

夷齊墓

逍遙樓

吳生畫

先公碑

會靈觀卽事

蓮峯小隱圖

祭太一二首

河山形勝圖

春雪

賦梅

卷五

古詩

題畫東坡二首

擬陶和許至忠二首

題牧牛扇頭

採菊圖

贈眼醫

釣篷

聽雨軒

擬東坡居適

且起嚙日

午窗曝背

夜臥炕暖

做聖俞月出斷崖口二首

長白山行

渡水僧二首

時雨

臯武

子產廟

過湖城

過閔鄉

含元殿

發棗社

遊華山

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西澗

西塞山

上方僧

詠聲

和游溪

聽嘉陵江水聲代深師答

遊開元精舍

西樓

擬漠漠來帆重冥冥去鳥遲

擬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

送麻徵君

過乾陵

過甯州

傲淵明白廣

擬和韋蘇州二十首

煙際鐘

山耕叟

詠夜

寄全椒道士

秋齋

演師西齋

答山中道士

瑯琊寺

擬何時風雨夜復此對牀眠

擬兵衛森晝戟燕寢凝清香

飲馬長城窟行

猛虎行

做老杜無家

做劉長卿出塞首二

楊妃墓

李夫人墓

延安滋戒師

卷六

律詩

塞上四首

寒夜

三山渡口

西陵

光武廟

正覺院

開元寺

散策

陸渾

梁園中秋

梅和尚節使挽詞二首

溫妃挽詞二首

和西溪思歸

獄中

徙倚

西山寺二首

赴甯化

觀音院

北垞

荷葉平

蘆芽山

瑞柏堂

過黃崖二首

咸平道中

中秋金河感懷

和楊子元二首

松山道中

登憫忠寺閣

過潯水

廬州城下

暮春

湧雲樓雨

和潘師韻

贈茅先生

雪霽

管州道中

謁北嶽

寄王伯直

慶雲道中

登巢雲樓

松下獨酌

疊翠巖三首

宿崔家莊

通許道中

章宗挽詞

汝甃酒尊

窮愁二首

和政老九日韻

大雪二首

十月菊

白雁

野菊

秋雨

早出新安驛

河上二首

連雲潮退

天城山

仙人峯

獨冠峯

鬱秀峯

上龍門

奉命奏告山陵四首

遊崆峒四絕

青龍洞

翠屏山

雪

嶽觀

手摺樺皮彈琴圖新添

明憲皇后挽歌詞四十首

雪中登真定關

郎山雜咏十首

馬耳峯

摩雲峯

五芝嶺

泓雲泉

下龍門

仙人橋

參雲亭

卷七

律詩

春山詩意圖

酷暑二首

三臺懷古

登友雲亭

娛暉軒

松聲

遼雲島望海

送張仲山

雜興十首

白雲

翠微軒

七金山寺

靈感寺

春日卽事

棕扇

寄王處士子端

除日二首

馬頭山清居院

抹里湛酒

庚申元日

和林卿錦波亭韻

南園

鎮國寺

野香亭

蘭若院

金河寺

趙園

扈蹕萬甯宮

琵琶嶺

拂雲坪

金蓮川

五月牡丹

和王正之寄遠二首

甲子元日大安早朝

紅梨花應制

轅門不寐

寄懷

賦雪和張子野韻

高士圖

重陽後雪

代州

淨陽道中

題榮歸堂

遊鄆家溲二首

題聚扇

張清獻公慶八十壽

上方

題荷篠圖

遊上清宮二首

送月上人

登定安閣

嘉禾合穎應制

黃鸚鵡應制

寄陳正叔

贈磨鏡李先生

記夢

和劉雲卿

寄元裕之

至日次劉雲卿韻

題明皇劍閣圖

弔袁用之

雪意

憶橙

冬至

九月十一日夜對月

題劉萊州像

再次前韻

過邠州二首

暮春得寒字

百塔

登天壽閣

和種竹

送宋飛卿二首

百五日獨游西園

和欽止河中卽事

古瓶臘梅

栗

射虎

菊二首

答趙慶之節使

九日會極目亭

過楊太尉墳

過慶陽

秋雨

過石氏園

上巳游西園二首

挽劉雲卿

擬宮直雪詩擬應制二首

二月見梅花

春寒花較遲

殘梅

杏花

慶學士叔獻七十壽二首

訪天甯周老

卷八

律詩

春遊四首

題扇頭

平湖戲鴨圖

暮歸

正覺院

登嵩頂

少林

石樓

嵩山道中二首

題南城樓

香巖寺壁

題扇頭

三學院對月

清居寺觀子野留題

回春谷

秘魔巖

登萬聖閣

趙橋望

盧溝

達北京

東京見梅

北都雪望

製香亭二首

雨晴二首

雞鳴山下橋

聖安小集

二青圖

撫州二首

寓望

玉堂二首

夏至

馬頭

雞鳴山

漁陽道中

龍山怪松

遼東

化都小雪

錦波亭

靈感寺二首

和舜元雜詩二首

和子約立春

古北口

北苑寓直

戴花

西溪

過邯鄲

臨洛

眞際柏

滹沱

題閣立本職貢圖臨本

墨梅

香山

夏日

太甯吟詩臺

涑陽通中

狄梁公廟

燕

靈峯院

湧雲樓雨二首

樓上二首

登晉陽閣

中山會故人

下直

潭上二首

宿王佐寺

燕子圖三首

送人之河中

黃山塞驢圖二首

中秋日郊外遇雨

登安定閣

滎陽古槐

虎牢

新安道中

律詩

游華山四首

河上公廟

稠桑谷遇雨

濟源四絕

山行四絕

雨晴

一雨

和楊尚書之美韻四首

題湖山豐夏橫幅四首

題古柏恠心圖三首

雪望

蟬

三蘇帖二首

卽事

宿米家寺

金水河

晚登太史臺二首
管幼安濯足圖

畫長江圖

紫臘梅

題雙鹿圖二首

坡陽歸隱圖

九日繁臺寺

道旁古槐

昭君出塞圖

子卿歸漢圖

春山高隱圖

同樂園二首

游上清宮四首

中牟陽冰篆

過楊太尉墳

過長安二首

草堂

過咸陽二首

題東坡與佛印帖

呼羣鳴鹿二首

五嶽觀四絕

晝

夜

曉

暮

荔枝圖

臨韓幹馬

載梅

鴻溝

游崆峒四絕

題東巖讀書堂

哀李平父

洗石硯

跋黃華墨竹二首

閏八月十八日會同館諸公同賦五首

馬上見桃花

列子廟二首

翠微寺二首

宿索水

平泉店逢夏使

暮春川寒字韻二首

初聞雁

宿遂初園

卷十

雜體

擬元稹長慶新體戒諭

諭陝西東西兩路行省詔

詳問書

答夏國告和書

回宋國賀正旦書

回宋國賀萬年節

回夏國萬年節書

統軍謝免罪表

進呈章宗實錄表

上尊號表

平章謝撫諭表

皇妃起居表

百官起居表

閏月表

樞密左丞授平章政事表

平章授左副元帥謝表

謝宣慰賜夫人葬賻贈表

左副元帥謝宣賜表

謝宣諭生擒賊將表

謝宣諭破蔡賊表

丞相謝過表

禘禮慶成表

平章乞致仕表

賀立皇太子表

左參政乞致仕表

宰相爲蝗生乞罪表

敕封高麗王讓冊文

前御史大夫張暉贈父萃卿誥

參知政事李蹊授左丞誥

許道真致仕制

道陵真妃制

卷十一

碑文

梁公墓銘

郭公碣銘

崔公墓銘

姬公平叔墓表

遺安先生言行碣

王楊二君死節銘

張文正公碑

任子山壙銘

黨承旨碑

卷十二

碑文

伯史神道碑

左承張公神道碑

劉君遺愛碑

王完顏公神道碑

祁忠毅傳

卷十三

記

適安堂記

石橋記

種德堂記

遂初園記

寶墨堂記

葉縣學記

裕州學記

寓樂亭記

學道齋記

湧雲樓記

雙溪記

希夷先生祠堂記

商水縣學記

卷十四

論

總論

東漢論

蜀漢正名論

知人論

西漢論

魏晉正名論

唐論

遷都論

侯守論

直論

卷十五

引

竹溪文集引

法言微旨引

道學發源引

太玄箋贊引

中說類解引

貞觀政要甲鑿引

尙書無逸直解

送麻徵君引

卷十六

頌

禘禮慶成頌

駕幸宜聖廟釋奠頌

顯宗御書藏秘閣銘

聖德頌

卷十七

箴

御史箴

麗山銘

少華崩石銘

時習齋銘

日省齋銘

習齋銘

思齋銘

誠齋銘

富義堂銘

娛室銘

贊

東坡眞贊

闕里升堂圖贊

張清獻公贊

卷十八

祭文

宣室諡議

宣宗哀冊

明惠皇后諡議

明惠皇后諡冊

祭姬平叔文

哀先鋒副統辭

李中丞青詞

祭薛威儀文

祭劉雲卿文

卷十九

書啓

請王教授書

答麻知幾書

答李天英書

遺太醫張子和書

卷二十

題跋

跋東坡四達齋銘

題涪翁草書文選詩後

題異壺圖

書曹忠敏公碑後

題楊少師侍御帖

題三仙帖

題竹溪黃山書

書東坡寄無盡公書後

題巫山圖後

跋山谷草書

題南麓書後

跋米元章多景樓詩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書雷司直奏牘後

題東坡與王定國帖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題竹溪篆

題東坡乞常州奏草

題不伐書後

題紫陽宮銘後

題王致叔書稽叔夜養生論後

題黃山書後

跋劉伯深西巖歌

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

附後

閑閑老人神道碑

閑閑老人濠水文集

目錄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一

金 滄陽趙秉文著

大學

原教

夫道何謂者也。總妙體而爲言者也。教者何。所以示道也。傳道之謂教。教有方內。有方外。道不可以內外言之也。言內外者。人情之私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體。窮理盡性。語夫形而上者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用。開物成務。語夫形而下者也。是故語夫道也。無彼無此。無小無大。備萬物。通百氏。聖人不私道。道私聖人乎哉。語夫教也。有正有偏。有大有小。開百聖。通萬世。聖人不外乎大中。大中外。聖人乎哉。非聖人之所獨也。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誠此者也。天下之通道。五此之謂也。五常之目何謂也。是非孔子之言也。孟子言四端而不及信。雖兼言五者。而實主仁義而言之。於時未有五常之目也。漢儒以天下之通道。莫大于五者。天下從而是之。楊子曰。五事繫諸道德仁義禮。關老氏而言也。韓子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關佛老而言也。言各有常而已矣。然自韓子言仁義而不及道德。王氏所以有道德性命之說也。然學韓而不至。不失爲儒者。學王而不至。其弊必至于佛老。流而爲申韓。何則。道德性命之說。固聖人罕言之也。求其說而不得。失之緩而不切。則督責之術行矣。此老莊之

後。所以有申韓也。與過於仁。佛老之教也。過于義。申韓之術也。仁義合而爲孔子。孟子先性。荀卿後性。荀孟合而爲孔子。

性道教說

性之說難言也。何以明之。上焉者。雜佛老而言。下焉者。兼情與才而言之也。佛則滅情以歸性。老氏則歸根以復命。非吾所謂性之中也。荀卿曰。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言其情也。韓子曰。性有上中下。言其才也。非性之本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指性之本體也。方其喜怒哀樂未發之際。無一毫人欲之私。純是天理而已。故曰天命之謂性。孟子又于中形出性善之說。曰惻隱也。辭讓也。羞惡也。是非也。孟子學于子思者也。其亦異于曾子子思之所傳乎。曰否。不然也。此四端含藏而未發者也。發則見矣。譬之草木萌芽。其茁然而出者。必直。間有不直。物礙之耳。惟大人爲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率性而行之者也。故謂之道。人欲之勝久矣。一旦求復其天理之真。不亦難乎。固當務學以致其知。先明乎義理之辨。使一事一物。了然吾胸中。習察既久。天理日明。人僞日消。庶幾可以造聖賢之域。故聖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此修道之謂教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獨周程二夫子。紹千古之絕學。發前聖之秘奧。教人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懼。于不聞于不見。爲人道之要。此前聖所未到。其最優者乎。其徒遂以韓歐諸儒爲不知道。此好大人之言也。後儒之扶教。得聖賢之一體者多矣。使董子楊子文中子之徒。游于聖人之門。則游夏矣。使諸儒不見傳注之學。豈能遽先毛鄭哉。聞道有淺

深。乘時有先後耳。或曰。歐陽之學失之淺。蘇氏之學失之深。雜而不純。何曰。歐蘇長于經濟之變。如其常。自當歸周程。或曰。中庸之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後成書。不以明告羣弟子。何也。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之猶言素所言耳。至于天道性命。聖人之所難言。且易之一經。夫子晚而喜之。蓋慎言之也。孟子不言易。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乎讀禮。于時未嘗言易。後世猶曰。孟子不言易。所以深言之也。聖人于尋常日用之中。所語無非性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但門弟子有不知者。迨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一貫之後。蓋知之矣。然亦未嘗以窮高極遠爲得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而不知篤厚力行之實。其敝至于以世教爲俗學。而道學之敝。亦有以中爲正位。仁爲種性。流爲佛老而不自知。其敝反有甚于傳注之學。此又不可不知也。且中庸之道。何道也。天道也。大中至正之道也。典禮德刑。非人爲之私也。且子以爲外。是別有所謂性與天道乎。吾恐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雖聖學如天。亦必自近始。然則何自而入哉。曰。慎獨。

中說并引

蘇黃門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卽六祖所謂不思善惡之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卽六度萬行是也。藍田呂氏曰。寂然不動。中也。赤子之心也。伊川又云。性與天道中也。若如所論。和固可位。天地育萬物矣。只如不思善。不思惡。寂然不動。赤子之心。謂之中。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乎。又言性與天道中也。何不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性與道邪。或者謂物物皆中。且不可渣滓其說。請指眼前一物明之。何者。謂中。

只如權衡亦中之類。如何得雜佛老之說而言之。而明聖人所謂中也。或云無過與不及之謂中。此四者已發而中節者也。言中庸之道則可言大本則未可。若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皆中正也。非耶。

試論之曰。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理。夫不偏不倚正理。似涉于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者也。然未發之前亦豈外是哉。學者固不可求之于氣形質未分之前。老胞胎未具之際。佛且于尋常日用中。試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果是何物耶。此心未形不可謂有。必有事焉。不可謂無。果喜與果怒與。喜怒且不可得。尙何過與不及之有耶。停停常常。至公至正。無一毫之私意。不偏倚于一物。當是時不謂之中。將何以形容此理哉。及其發之于人倫事物之間。喜無過喜。喜所當喜。怒無過怒。怒所當怒。只是循其性固有之中也。其間不中節者。人欲雜之也。然則中者和之未發。和者中之已發。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純是天理而已矣。故曰天命之謂性。中之謂也。率性之謂道。和之謂也。所以不謂之性與道者。蓋中者因無過與不及而立名。所言中以形道則性也。言各有當云耳。何以知其爲天理。今夫天地之化。日月之運。陰陽寒暑之變。四時不相貸。五行不相讓。無適而非中也。大夏極暑。至于鑠金。而夏至一陰已生。隆冬祁寒。至于凍海。而冬至一陽已萌。庸非中乎。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不亦和乎。由是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聖人致中和之道也。曰然則中固天道。和人道與。曰天人交有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也。保合太和。乃利貞。和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能者養之以福。和也。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非中與。曰皆是也。方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不偏不倚。

非寂然不動而何。純一無僞，非赤子之心而何。直所從言之異耳。但蘇黃門言：「不思善惡，與夫李習之滅情以歸性，近乎寒灰槁木，雜佛而言也。」佛老之說皆非。與曰：「非此之謂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殊塗同歸，世皆知之，一致百慮，未之思也。夫道一而已，而教有別焉。有虛無之道，有大中之道，不斷不常，不有不無，釋氏之所謂中也。中論有五百問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乎環中，以應無窮。老莊之所謂中也，非吾聖人所謂大中之道也。其所謂大中之道者何也？天道也。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書曰：「執厥中。」易傳曰：「易有太極，極中也。」非向所謂佛老之中也。且雖聖人喜怒哀樂亦有所不免，中節而已。非滅情之謂也。位天地，育萬物，非外化育，離人倫之謂也。然則聖人所謂中者，將以有爲也。以言乎體，則謂之不動，以言純一，則謂之赤子。以言稟受，則謂之性。以言其由，則謂之道。以言其修，則謂之教。以言不易，則謂之庸。以言無妄，則謂之誠。中則和也，和則中也。以言其究，一而已矣。

誠說

夫道何爲者也。非太高難行之道也。今夫清虛寂滅之道，絕世離倫，非切于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大經，可一日離乎？故曰：「可離非道也。」其所以行之者，一曰誠也。誠自不欺入，固當戒謹恐懼，于不見不聞之際，所以養夫誠也。而誠由學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力行五者，所以學夫誠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聖人又懼夫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指而示之，近曰：「不欺自妻子始，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身自刑，家自刑，國由近以及遠，由淺以至深，無駭于高，無眩于奇，無精粗

小大之殊。一于不欺而已。所以致夫誠也。不欺盡誠乎。曰未也。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今夫雷始發聲也。蟄者奮萌者達。譬猶啐啄相感。無有先後。及乎十月而雷。物不與之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使伏羲垂唐虞之衣裳。文王制周公之禮樂。亦妄矣。無妄盡誠乎。曰亦未也。無息之謂誠。天一日一夜。運周三百六十五度。自古及今。未嘗少息也。天未嘗一歲誤萬物。聖人未嘗一息非天道。若顏子三月不違仁。其與文王純亦不已。則有間斷矣。天其有間乎。無息盡誠乎。曰亦未也。贊化育之謂誠。聖人盡其心以知性。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德至乎天。則鳶飛戾天。德至乎地。則魚躍于淵。上際下蟠。無一物不得其所。此成己成物。合內外之道也。可以盡誠乎。曰至矣。未盡也。抑見而敬。言而信。動而變。行而成。猶有言動之迹在。至于不動而變。不行而誠。不怒而威。神也不言而信。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文王之德。孔子之所以爲大也。

庸說

易稱天尊地卑。書稱天秩天序。春秋書天王。詩稱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明此道出于天。皆中庸所謂庸也。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此孟子所傳于子思子者也。經卽庸也。百世常行之道也。親親長長。尊賢貴貴而已。而有親親之等。尊賢之差。又在夫時中而已。此權所以應時變也。呂氏論之詳矣。見中庸解。譬猶五穀必可以療飢。藥石必可以治病。今夫玉山之禾。八瓊之丹。則美矣。果可以療飢乎。果可以治病乎。則太高難行之論。其不可以經世也亦明矣。其不及者。猶食糠籩而不美。五穀之味也。故夫接輿之狂。沮溺之狷。仲子

之廉。師商之過不及。高柴之過哀。宰我之短喪。管仲之奢。晏嬰之儉。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隘與不恭。皆非庸也。然則夷齊非耶。聖人有時乎清。清而至于隘。非庸也。有時乎和。和而至于不恭。非庸也。果何者。爲庸乎。要不出乎中而已。

和說

聖人未嘗無喜。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是也。未嘗無怒。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未嘗無哀。哀而不傷是也。未嘗無樂。樂而不淫是也。孰知夫至喜無喜。天地變化草木蕃。聖人之至喜也。至怒無怒。鼓之以雷霆。聖人之至怒也。至哀無哀。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聖人之至哀也。至樂無樂。鳶飛魚躍。聖人之至樂也。又孰知夫樂天知命。哀之大者也。窮理盡性。樂之極者也。然則舉八元非喜也。誅四凶非怒也。號泣于天非哀也。被袵衣鼓琴非樂也。當理而已。當理則常也。何以謂之和。蓋元者。因喜怒哀樂中節而名之也。譬如陽并于陰則喜。陰毗于陽則怒。則亦二氣之失和也。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喜怒哀樂通四時。和氣沖融于上下之間。則天地安得不位。萬物安得不育。四時安得不序。若此者。皆和之至也。

黃河九昭

大安元年。余出守窟邊。下臨大河。登高望遠。超然有懷。夫崑崙道之發。聖源也。積石迤之洑。聖流也。龍門跂之賢。化道也。仙掌綺之智。通塞也。屹以砥柱。匡失俗也。障以大坏。避諸礙也。隴以大陸。鍾道粹也。播以九河。入聖海也。授以馬圖。道通天也。竊以爲有合吾聖人之道。因作九昭。思聖道之昭也。非敢擬諸作者。

姑以紆情云耳。

發源

古帝賦予以正命兮。湛清白之純源。水瀾泥而變濁兮。火鬱煙而滋昏。蓋虛己以求復兮。究大中之所存。曰道有象兮。無其形。其下無尾兮。其上無根。塞汝兌兮。閉汝門。天而不人兮。見其本原。惟德人之天游兮。澗六鑿而不渾。迄反流而全一兮。契妙本于崑崙。

洑流

鷲鳥將擊兮。形必匿。霧豹養斑兮。毛以澤。龍蛇起陸兮。伸其屈。草木黃落兮。根自復。水不積兮。適吾舟。風不厚兮。塌吾翼。氣何溲兮。將雨。明何喪兮。出日。薛吾蘭兮。九畹。檀吾玉兮。十襲。壽顏天兮。天地。飽夷清兮。冰雪。飫道德之源流兮。導此心之積石。雖不周于今之人兮。吾將付萬世兮。潮汐。

化道

霜降兮。水歸。淵潛兮。天飛。朝鱗兮。水次。夕轡兮。雲遶。風爲翼兮。雷爲推。駕天吳兮。從馮夷。晞吾髮兮。弱水。濯予翼兮。咸池。東風飄兮。神靈。雨水增波兮。龍門。暮謂鷗運兮。何遲。謂螭騰兮。何怒。速莫速兮。蛻骨餘。樂莫樂兮。縱擊初。塗人兮。服儒。曾行兮。閱趨。潔芳馨兮。爲佩。御中直兮。爲車。澡身兮。德淵。御轡兮。雲衢。登聖門而化道兮。吾將從沂泗之所居。

通塞

日有光。有雲翳之決之則明。川有源。有石礙之。決之則通。噫。聖道之蕪塞兮。孰開明而別聰。羸蹙兮。劉駮。晉。瞻兮。魏。聳。求蛟螭兮。木末。索蚌蟠兮。雲中。有先覺兮。吾誰適從。麾韓莊之倚門兮。排釋老之歸宮。回狂瀾之既倒兮。障百川而朝東。侯況侯愈曰。軻曰。雄。同。闢異竇。失之相攻。嗚呼。聖如天王兮。彼諸子者。亦各諸侯與附庸。無閱牆而外禦兮。是亦爲大正與至公。

匡俗

悲世俗之側僻兮。循規矩而詭馳。摘荒途以冥行兮。失大中之所宜。謂荆棘兮可履。謂醜毒兮可飴。曰。先聖闢奧。我將竟之。世俗詭隘。我將諛之。頽波委靡。回而正之。吸清露以爲餐兮。緝雲霞以爲衣。御六氣以爲駕兮。搴蘭杜以爲幃。道莫正于仁義兮。教莫先于孝慈。矯末世之頽風兮。還中古之治時。屹中流之砥柱兮。溔萬派而東之。

避礙

世變萬殊兮。不一其時。道有時中兮。圓方異施。或邈而通兮。或直而砥。尺有所不足兮。寸有所宜。犛牛捕鼠兮。不如狴狸。太阿補履兮。不如兩錢之錐。申生以孝斃兮。萇弘以忠而誅夷。尾生信而溺兮。仲子廉而飢。言不必信兮。行不必果。權輕重以適道兮。固無可而不可。有孺子歌曰。桃花浪兮。春月暮。竹箭流兮。三山渡。雷闐闐兮。風冥冥。舟楫摧兮。蛟龍怒。劃大吓之當前兮。汨滔滔而東驚。又歌曰。深則厲淺則揭兮。冬日羔裘夏葛製兮。遇坎則止。乘流逝兮。先師是言。歎棠棣兮。

鍾粹

春蘭兮紫莖。秋菊兮金英。折江梅兮贈所思。睇荷花兮思目成。襟風兮佩月。飫冰兮飽雪。騁鸞兮跨鶴。將以朝兮紫闕。吸沆瀣兮餐朝霞。茹芝英兮服瓊芽。練玉顏兮不老。潔龜腸兮無邪。鍾天地之粹美兮。萃日月之光華。遊道德之苑囿兮。馳仁義之園林。及年歲之未暮兮。庶無愧于周任。

入海

登蓬萊兮歸鰲背些。明珠爲宮闕紫貝些。叢珍疊怪。璆琳琲些。松喬倥傯。戲浮彩些。日月出沒。歸墟會些。鵬鷗運化。天地大些。井蛙自囚。河伯隘些。九州滌源。入聖海些。

通天

倚聖道之通天兮。與河漢以同流。浮靈槎以問津兮。夕予次夫牽牛。前羲和使弭節兮。後望舒以爲御。左列缺之揚鞭兮。右豐隆以持斧。飛廉爲先驅兮。屏翳告予以未具。斡北斗以斲精兮。讖招搖以爲楫。歷鉤陳而入紫宮兮。聞琅琅之天語。曰夫人之正心兮。若北辰之居所。寂然不動。卽此太極兮。以游乎萬物之祖。盍求復于性初兮。執大中以爲矩。究性命之所極兮。泝濬源于天渚。亂曰。河行九區。通天淵兮。九疇八卦。源于天兮。一身動靜。一坤乾兮。湛然無爲。守太玄兮。

詠辭歸

歸去來兮。風乎舞雩。詠而歸。旣勿忘而勿助。抑何喜而何悲。時未來而莫預。事旣往而焉追。化新新而不

停習念念而覺非。譬已飢而方食。孰既寒而忘衣。無一毫之私意。信天理之精微。我思古人。嗟乎若奔。仰
驚前軌。遊心聖門。習矣而察。操之斯存。坐見于輿。飲見于罇。利何爲兮。桀跖善何爲兮。孔顏匪義路兮。焉
由。匪仁宅兮。孰安。嚴三省以日警。防六欲而常關。戒屋漏以慎獨。尙衣錦而中觀。存夜氣之枯亡。收放心
而知還。漸雲開而霧廓。俄鳶飛而鯢桓。歸去來兮。請從沂上之遊。惟曾點之舍瑟。終不慕兮。由求。既盡心
而不貳。亦樂天而何憂。天地均仁于萬物。播一氣乎郊疇。陸有不滓。水有方舟。野陰浮兮。藪澤光風泛兮。
林邱草漸漸而苗長。水源源而交流。觀物態之熙熙。廓予懷之休休。已矣乎。力天力兮。時天時。我初無將
亦無留。捨聖道兮。將安之。存心以養性。守死以爲期。慮道學之荒蕪。遂日耘而日耔。廓七篇兮。孟訓。詠二
南兮。周詩。會天人而一貫。窮理盡性。吾何疑。

閑閑老人淦水文集卷二

古賦

大椿賦爲黃太守壽

公劉相甥

於此有物焉。既澤而堅。既蔓而延。託根于無何之鄉。垂蔭于不土之田。祝日月而共友。券宇宙而爭年。歷春秋其幾何。羌不知其歲之八千。端策筮之繇曰。是以江夏爲鼻祖。小山爲外孫者耶。以孝弟爲根本。忠信爲枝葉者耶。有曄其華。富文藻者耶。有駢其實。茂德業者耶。松茂柏悅。不_レ以比其壽者耶。愚惑不足。請以椿言。

棲霞賦送道人還山

粵有人兮。夔芳華。跡城郭兮。志煙霞。賦言歸兮。杳何許。蹇遲迴兮。徒延佇。貝闕兮。珠宮。撫膝上兮。絲桐。高情兮。天外歸鴻。靈宮兮。玉紀。元都兮。寶藏。祝君王兮。萬壽。侍玉晨兮。天上。辱莫辱兮。多憂。樂莫樂兮。無求。望白雲兮。歸休。三年胡爲兮。此淹留。朝遊兮。山南。暮遊兮。山北。徙倚兮。亭上。聊逍遙以終日。日舞兮。清輝。臨深兮。翠微。西山扶兮。晚釀。秋水樂兮。朝飢。山近兮。多雨。雲昏兮。昏兮。承宇。煙銷兮。霧散。見恆茂兮。遠樹。樹斷兮。天開。雁翩翩兮。南渡。忽人歸兮。鳥盡。但空山兮。日暮。日暮兮。浮雲滋。日極千里兮。傷心悲。山中人兮。

歸來白首不歸兮。何時亂曰。山中人兮煙霞宅。翠羽籬兮白玉額。友麋鹿兮侶猿鶴。飲清泉兮坐白石。山中人兮煙霞衣。青天成幄兮白雲成幃。風爲襟兮月爲佩。娛清暉兮淡忘歸。山中人兮煙霞語。黑霓落手兮醉毫舞。蓬萊山兮在何處。乘清風兮欲歸去。

叢臺賦

歲辛亥之孟冬兮。余解印而南歸。覽全趙之形勝兮。弔荒臺之故基。大行奔走以南來兮。漳水改道而東馳。伊川谷之變易兮。矧人事之推移。獨歸然其凌空兮。意神物之所護持。問父老以陳迹兮。猶有雙塔野花之詩。噫。七雄擾擾。虎戰以龍爭兮。譬事勢于連雞。或爭桑而延敵兮。有以酒薄而召圍。朝膏血于秦韓之草野兮。夕暴骨于齊魏之沙陲。旣生靈于刀几兮。決一日之雄雌。得地不足以贖民之命兮。忍勞民而築斯方。主父變服而事威武兮。固一世之雄才。收中山林胡爲未厭兮。又窺秦室之狼豺。歸來置酒延眺八極兮。俯不見蕭牆之孕。哉。噫。翟犬之夢兆兮。讖百年之厲階。何苕華之新寵兮。宴安酖毒之孔懷。厭離宮別館之湫隘兮。起高臺之崔嵬。笑章華制度之狹陋兮。又況采椽與茅階。筮路縈紆以雲竦兮。闢道行空而飲霓。奏金石于雲端兮。悅鈞天之夢未迴。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聲哀。金輿玉輦君王來其間兮。左趙女而右吳娃。朝琴夜筑爲王歌舞兮。樂未極而哀隨。探雀殼於離宮兮。豈憶熊蹯與豹胎。痛父子斃于一朝兮。人亦念骨肉之瘡痍也。古往今來。日東月西。警歲律之跳丸。悼興亡之奕棊。歎趙國之城郭兮。變都成邑而變骨成灰。慨平原之池館兮。高者榛邱而下者荒陂。狐兔穴于邱陵兮。草木深于宮闈。地

荒菲而獸驟一作伏兮。天莽蒼而鳥遲一作馳。沈顧寂聽。心傷思摧。但聞蕭條之聲。非竹非絲。迫而聽之。乃在乎羽蟲之摩鼓。與衆竅之噏吹也。嗚呼。臺向時之臺也。山川花鳥。亦向時之山川花鳥也。山川花鳥。不能知此臺之興廢。而臺亦安能知人之悲歡。而人自悲之。然則靚妝炫服。臺非以爲榮也。而荒榛斷址。臺又奚以辱爲。而文王之靈臺。燕昭之黃金。當時稱賢者之樂。後世爲美談之資。而是臺也。蒙亡國之恥。興山木之歌。亦臺之不幸。而堪嘆。且夫今日之悲。昔日之樂也。騷人懷之而賦詠。行客過之而嘯唏。嗟舊物之都盡。獨天留兮。此臺閱千秋萬古。作龜鑑乎。方來。意者使一日之樂。易萬世之譏也。而臺亦何負于後世哉。可弔而不哈也。亂曰。洪波之臺。傷周舍于已死兮。後世之君。不能起廉頗于未衰。干將之劍。忍能誅忠魂于李牧兮。不能斷讒舌于郭開。繫梁棟兮。旣折。嘻。大廈兮將頽。非一臺足悲。國無人兮。吁。可悲。

解朝醒賦

少時所作

心怳怳兮危絃。身恍恍兮風船。頭岑岑其作惡。神昏昏其欲眠。安得尤物之蕭爽。析朝醒爲可憐。若夫齋金包之嫩馨。膾玉縷之芳鮮。蛤酒熟而口哆。鱗糟醉而臍團。皆足以扶尊前之頽玉。醒座上之逃禪。自蕭閑五噫之外。及涪翁與坡仙。或耳目所不際。蓋亦略得而言焉。又若酪水冰融。山梨凍堅。剖西瓜之蜃卵。烹北蔡之蛟涎。亦足解五更之渴夢。快一嚼于冰泉。至若辣蓼之和。邪蒿之醬。牛魚之醢。鹿尾之漿。海東頭鵝一作安。西尾羊。雋以太一作天。保羹以秦王。殿以紅臘。飯以黃粱。然後煎以松風。鱗眼之湯。燃以清泉。黃串之香已。而龍岩雪谿。襪烏絲而操翰墨。竹溪黃山。揮玉塵而談冰霜。卻弓彎而謝珠貫。屏水遠與山

長笑五斗于竹林。追獨醒于沅湘。輾然汗出。釋然病已。亦可謂彼此一時。跨鶴于維揚者耶。

海青賦

秦和履從
春水作

霜空蕭條。塞草先白。海樹無枝。海雲寡色。黯兮遼迴。風悲日匿。何鷲鳥之不羣。超瀚波一作海而一息。爾其

俊氣橫鶩。英姿傑立。頂摩穹蒼。翼迅東極。鐵鉤利翳。霜排勁翮。角膝插腦。細筋入骨。顧盼雄毅。飛騰滅沒。且寄巢于扶桑。夕刷羽于碣石。于是乃命虞人。遡風勢。繪繳設。萬里足。紮一枝心折。遂投軀以委命。恥摧翼以喪節。奚奴頭千。髯官指百。時飢飽以嗾呼。謹寒溫之調適。臂不暇弛。鈴不停掣。猶恐懷林邱。夢沙磧。恨身熱而子留。歎雄孤而雌隻也。逮其骨肉融。性情習。遠龍沙。入閩闔。蒙禁樹之專寵。叨錦鞬之前席。思報功于所養。甘賈勇于一決。既而新陽屆候。太簇司月。陽燄浮。冰澌坼。水溶溶而泛淥。鷲翩翩而下喙。探使星馳。屬車雷發。千輿隱鱗。萬騎飄瞥。上將幸乎光春之中。所以觀民風而宣鬱結。龍旂標而殿門。廠虎旅圍而鼓聲。疊忽水擊而驚飛。乍雲翔而成列。玉爪翻臂。錦繡下繼。初貼水而徐回。倏干雲而上擊。兩血紛紜。風毛磔裂。象廣寒之舞。口一本不空紛霓裳之回雪。似吳宮之習一本無戰。驚玉顏之喋血。壯如破敵。勢甚擒賊。至如關羽義勇。張綱奮烈。取鯨鯢于堅陣。叱豺狼之當輶。固亦釋豐狐之九尾。略狡兔之三穴。蓋猶賞驥足之神駿。且以勸忠于英傑也。既而壽杯舉。臣工悅。天威暢。皇恩浹。背長楊兮而趨京闕。

反小山賦并序

無塵道人李天英。家海壖。得小山寶而字之。名曰玄峯。寢作于花陰月寶之間。適甚爲賦。閑閑老人笑曰。

是猶有所待也。若知天壤間皆吾儿格間一物。又何待輦石于山。兩花於鼎之爲適哉。乃爲賦反之。
嗟石來前。孰形子鑄。匪山而拳。玉立峴焉。匪溜而涓。玉痕隱然。天臺臥雲。海濱籍煙。幾代子寶。幾姓子傳。
子入吾室。吾以子賢。瓊花晚醉。璧月夕眠。我家我林。吾以子便。我學我仕。吾以子遷。子豈吾友。吾不子捐。
石不能對。請以臆宣。自我之石。幾世幾年。山非吾名。石豈子妍。聽其兩忘。其樂也天。夫鏡中之象。亦水中
之象。瓶中之泉。卽澗下之泉。吾豈謂寶顧陸之筆。不若山林。皆吾之畫圖。悅秦巴之音。不若禽鳥。皆吾之
箏絃。子以心爲物役。智爲衆緣。不知無塵有塵。桎梏于一峯之玄也。空花悟大夫之夢。庭柏證祖師之禪。
無一物之非我。君其問諸屏山之散仙。

琅山賦

在易州境。俗謂之郎君山。
峯峭秀拔。頗似少華。

尾箕之精。琳瑯之英。鍾奇孕秀。琅山播形。帝敕六丁。移來玉京。六鯨負背。三山蓬瀛。萃兮直上。劍拔崢嶸。
表兮獨立。霜秋氣橫。骨非肉附。勢敵天勃。呀然而門。瞭然而城。其門伊何。竅鑿巨靈。隔山見山。蒼碧紛青。
素月夕啓。白雲晝局。其山雷峽。隱隱呖呖。石崖嵌空。龍門天成。孰劊孰鑿。不齧不崩。飛泉中來。華擘河傾。
或迥而流。或迴而泓。下赴兩洪。礪轟雷霆。百步之外。不聞人聲。蘊蘊隆隆。洞潭窈冥。石席可踞。窪尊可銘。
浮雲悠悠。千古此情。其城伊何。繚以重脛。疊嶂環抱。中心砥平。峨峨而仙。岌岌而亭。有駢斯指。有植斯屏。
摩雲障日。韜河映星。千態萬狀。不可殫名。李白杜陵。巨然道甯。九原骨醉。千日詎醒。瘦武畫隱。老任墨卿。
一朝榔筆。萬里騎鯨。崆峒九華。天台四明。迴絕人境。虛標仙經。神州奧區。燕南福庭。可杖可履。或仕或耕。

信步陟降。朝昏送迎。春山水流。秋空月明。岩泉夜落。松風晚清。遊心太玄。何慮何營。

華山感古賦

一本作感華山感古賦

有浮而清。有濁而甯。五岳奠形。二華削成。是其稟金天之秀氣。奄西土而作鎮。包潼關以爲門。奄奠乎東井。鶉首之分。岳之尊。惟天之柱。岳之作。爲世霖雨。岳之崇。一本有三字如阿衡周公。承天之功。厥掌伊何。兩分其山。聖道通塞。孟孫楊韓。厥蓮伊何。療療蠲疴。上醫醫國。雷扁秦和。其肅如霜。其高如秋。戚施伊優。爲天之羞。若夫昔之所謂具臣者。都山岳之權。竊雷雨之施。壤開千里之尊。秩視三公之貴。危不持而顛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且夫安昌胡廣之保祿。林甫盧杞之竊位。其餘刀鋸之餘。蓋亦未足與議。譬猶有干雲遏日之險而不能已。山東之亂。擘山導河之力。而不能障漁陽之騎也。向者羸顛劉蹶。天崩地坼。九廟灰燼。萬里喋血。陳吳一呼。殺函瓦裂。莽卓盜國。內訌外掣。楊李擅權。幽陵竊發。億昭播遷。朱李猖獗。而是山也。萃寇盜之淵藪。爲豺狼之窟宅。墜生靈于塗炭。寄性命于鋒鏑。與獸爲羣。以巢爲室。以木爲衣。以橡爲食。身爲心仇。形爲影絕。惡聞人聲。愁見日月。何辜于天。使至此極。或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向者子房運籌。霍光建謀。或啓其心。或甚其謀。祿產擅權。于呂其劉。我命平勃。反正而旋。二豎嘯凶。旣唐而周。我命五龍。夾日而轉。潼關之敗。繫尙父是賴。奉天之逼。惟西平之力。奮然大臣。力爭而活國。屹然如天柱之承西極。奈何以人事之一跌。而爲山靈之責。有秦川胡老啓口而笑曰。日有中昃。月有虧盈。凡一治一亂。乃一昏一明。福生有基。禍生有萌。山有朽故。壤崩。皿有蟲故。蠹生。謂山蓋高。浮雲翳之。不見其形。謂心至靈。有

物蔽之。不見其情。夫惡直爲納讒之媒。喜譽爲招佞之旌。驕奢爲重斂之階。好大爲興戎之徵。是以古之明王。棄是而不營。於以忠直是旌。抑讒佞之朋。一本作助土木不飾。杜非義之徵。平刑釋冤。息吁嗟之聲。含垢忍恥。絕忿怒之兵。夫然。故心定神休。嗜慾不生。禍亂不作。而天下和平矣。故亡漢者漢也。非莽卓也。亂唐者唐也。非安史也。使漢以秦爲鑑。自無兩京之亂。使唐以漢爲鑑。又安有蜀道之竄。如何以一晌之樂。而忘累世之患也。斯言懷古。非止一時。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期。一本下

攬蓬賦

釋世累而遠遊兮。聊逍遙以徜徉。行乎莽渺之野兮。歷榛蕪之蒼蒼。攬觸體以睨視兮。嗟遊魂之何方。賤榮辱杳莫訊兮。奚氏族之能詳。豈結纓齒劍以身狗難兮。將嬰疾之適常。甯正身守道性宮庭兮。抑貪生徇欲以自戕。以天地爲衾枕兮。豈必厚螻蟻而薄豺狼。上無君長。下無臣僕兮。豈必賤奴隸而尊侯王。將蟲臂鼠肝無不可兮。抑一氣頓盡。死灰之不揚。萬物皆出入于機兮。其孰爲之主張。聞風仙之高論兮。曰死生之未嘗。噫造化之無窮兮。何大塊之茫茫。千變萬化。北未始有極兮。如宿債之須償。老栽松而祖忍兮。李探環而姓羊。指後期于圓澤兮。悟前生于邢房。曾易世而不知兮。矧億劫之能量。歷萬世而一遇大聖兮。然後知大夢之何傷。黃帝孔子不可問兮。將質之于玉皇。溘哀風于上征兮。覲金闕而朝寥陽。紅雲霧其嬰音兮。聞天語之琅琅。曰道非有物兮。物物以彰。其上無始兮。其大無旁。無汨而真兮。道將汝昌。吾以爲道兮。寄浩劫于延康。聞至言而遂徂兮。蹇予將造乎中黃。仍羽人于丹邱兮。留不死之異鄉。聆古先

王之高風兮。屹法海之津梁。促千劫于一念兮。統萬有于毫釐。涉流沙而經西極兮。尋白毫之相光。曰五蘊非汝宅兮。四大非汝牀。毋棄溟渤兮。認一浮囊。觀恆河之不變兮。知見性之不亡。逮皮膚之脫落兮。露法身之堂堂。塵根盡而性空兮。知見而無體常。悟形骸之非我兮。中有不化其存者長。惟至人之達觀兮。超宇宙而高驤。以陰陽爲晝夜兮。以死生爲康莊。知身外之有身兮。亦忙中之不忙。混牆壁于瓦礫兮。遍法界而不藏。於是體妙心元。辭喪慮忘。充以法喜之食。薰以知見之香。散以象外之說。暢以聲前之章。逍遙乎無爲之業。游戲乎寂滅之場。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與彭殤也。亂曰。是身虛空以爲量兮。堅固不壞如金剛兮。孰爲天壽孰否臧兮。翠竹真如非青黃兮。枯木龍吟非宮商兮。眼如鼻口道乃將兮。

遊懸泉賦

庚午之歲。九月既望。趙子與客遊于承天之廢闕。置酒乎妬女祠之側。千山暮蒼。素月如拭。形與影嬉。谷響互答。一談一笑。超然自得。既而歎曰。泉不飛則無聲。石不聳則無骨。山以秋而殺瘦。境以夜而增寂。四者備矣。而無勝具。以文之境雖奇。而不卽於是。剝蝕腹之枝以爲琴。竅鳳膺之管以爲笛。誦王摩詰韋蘇州之詩。所以侑此觴。而永今夕。少焉動乎動息乎息。嗚乎嗚。嘿乎嘿。入吾耳者。瀏以清。歷吾目者。森以屹。金鼓半空。聲在峽中。道娘子之關。潘美所以下河東者耶。旗幟盡拔。春染木末。突井陘之口。韓信所以破趙壁者耶。迫而察之。風落山而泉鳴。石也。二客曰。未也。向者泉出祠下。大如車輪。下赴絕澗。懸流千尺。殷晴空之雷霆。飛炎天之冰雪。六年于茲。而闕其澤。子能酬而出之。亦一段之奇特。趙子曰。泉有時而通。亦

有時而寒。豈我見聞有通。有塞。而此見聞。復有何物。鳩林道人曰。物我同源。動靜致一。反聞聞處。聞所不及。無聞之間。聞性不絕。雖見見處。見亦不立。無見之見。見亦不滅。今子以耳聽聲。未能眼處聞聲。以眼觀色。未能耳處觀色。故一泉之見。爲之惑也。歸語同僚曰。此殆維摩詰也。覺而賦之。但山高水深。風清月白。

無盡藏賦

出國門而南。驚兮。並灑水而西馳。枕房山之東麓兮。而萬頃之蒼陂。得孤亭之爽塏兮。納萬象而君之。月娟娟而照席兮。風飄飄而吹衣。悵今夕之何夕兮。得二友之追隨。于是主詫客曰。自有天地。有此江山。如我與君。與人往還。向者與子。仰看山。俯聽泉。明月侍右。清風侍前。侯何番于萬戶。買不費于一錢。但恐造物者之怪多取。不覺他人之我先。若乃秋方半。夜既寂。流光潑水。素彩沈璧。玉虬騰舞。金波的皪。披蘭泛芷。紛紅獵碧。送漁舟於天末。飄鄰笛于日夕。洗耳盪目。清魂涼魄。忽然不知風乘我而我乘風。客爲主而主爲客也。且子以爲其樂何如也。雖然。世有污隆。物有成毀。向也蕪今也芷。向也亭今也圯。何變化之無常。而人事之不可恃也。客曰。自俗觀之。有代有謝。自道觀之。無成無毀。君亦知夫物無常時。無心乎。自有觀成則有成。自未有觀成。則成亦壞矣。自今觀昔。則有昔。以來望今。則今亦昔矣。由是觀之。方成方毀。方生方死。雖然。此猶有心于去來。見在也。若其無心。則無此矣。且夫水不與風期。風來而水波。山不與月期。月照而山白。庸知夫性空真風。性空真月。是尙有極耶。然則聲塵有盡。所以聲聲者無盡也。色塵有盡。所以色色者無盡也。主人喜曰。今而後知乾坤一亭。萬物一藏。吾慮尙無恙也。

拙軒賦

宜撫移刺公。築室于私第。勝之曰拙軒。以告閑閑居士曰。余有拙病。似愚而強。矯矯亢亢。蹢躅涼涼。人皆喜圓。己獨喜方。將適東溟。顧登太行。將之陽谷。反走寒鄉。鬼笑挪揄。人怒中傷。神醫不能療。善藥不能詳。且子以爲何如。可愈而康也。居士曰。拙者自拙。吾不知其短。巧者自巧。吾不知其長。或善宦而九卿。或白首而潛郎。以俗觀之。有窳有良。以道觀之。孰否孰臧。較榮枯於瞬息。等一夢于黃梁。神龜曳尾。大勝刳腸。漢陰抱甕。焉知沃湯。蜂以蜜而割。蚌以珠而戕。鋼桓山之石。豈若鶉衣之負朝陽。憶上蔡之犬。何如羊裘之釣滄浪。天道茫茫。何有何亡。老龜不爛。禍延枯桑。魯酒味薄。邯鄲被殃。吉凶無朕。智不能量。鄙夫自私。虱處裋襦。達人大觀。物我兩忘。縱心浩然。與道翱翔。言未既。公笑曰。余病良已。謝夫子之愈膏肓也。

遊西園賦

九日一本作月令辰皆醉。趙子獨遊西園。蓋故苑同乘之地。于時天高氣清。風物淒厲。草綠慘以斷蔓。果紅薦而脫蒂。若乃藻局黼閣。簷摧檻圮。曲池荒而飛螢。灌木老而雉雉。嗟物是而人非。何昔榮而今悴。既而登高臺。俯清泚。天落鏡中。水涵空際。物無倒影之心。水無涵空之意。心與境忘。境與神會。先生一笑而作。渺歸鴻于天外。

心靜天地之鑑賦

塵靜萬慮。心涵太空。廓聖賢之鑑別。際天地以融通。湛一意之虛凝。不膠于外。極兩間而照燭。盡在其中。

夫靜爲躁之君。心者形之主。無營則萬境俱遠。有蔽則纖毫莫覩。鑑明則塵垢不止。心則喻如。心靜則天地流通。鑑斯有取。若乃宇有泰定。神無坐馳。是非不得以物累。利害不能以物移。明則遠矣。鑑無近思。良以止之。鍵五基而不亂。復其見也。洞萬象以無遺。由是照燭無軀。眇綿作炳。造化無以遁其迹。洪纖無以逃其景。良由體道之沖。宅心以靜。何思何慮。守一性之宮庭。不將不迎。納萬殊之光景。今夫五色亂目。不見泰華之形。五音亂耳。不聞雷霆之聲。我是以神宇定兮。慮而不屈。心源淪兮。靜之徐清。天地不能外其照。日月不足況其明。不然曷以揚子著書。云潛則神明可測。莊生抗論。謂虛則純白自生。豈非心本一源。事周萬變。定而能慮。則慮乃有得。靜而後應。則應不能眩。今也守一真于不動之宅。閉六欲于不關之鍵。自然不慮而知。不窺而見。去智與故。始符顏氏之齊。和德與言。終契孟軻之辯。旣而解物之懸。淵之又淵。心虛則萬象皆靈。欲泯則百感無緣。可與遊于太始。可以陶乎德元。可以盪吾神于八荒之表。可以納吾身于一掬之前。滌玄覽于心地。開虛明于性天。故得其粗。則可以窮事物形名之理。得其精。亦有以識道。德性命之傳矣。物來自能順受。事至不爲束縛。發爲用智之權。救禍于未形。審作研幾之妙。見吉于所先。別有不定不亂。而心恆如不皦不昧。而用自在。以虛爲有對也。致虛極則無其對。以靜爲有待也。守靜至則絕其待。功之化。機之純。及其至也。寂然不足以名之。超入圓通之智海。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三

古詩

雜擬十首

朱明變氣候。大火向西流。六龍整征轡。倏忽夏已秋。閭闔來悲風。霜棱被九州。豈不念時節。歲律聿其周。精衛填溟海。木石安所投。獨攜羨門子。高步登崑邱。千秋長不老。永謝區中囚。

朔風厲嚴氣。元雲結層陰。霜雪被原野。行李寒駸駸。躑躅獸強顧。驚鳥辭故林。路滑踣峻坂。綠雲上嶽岑。挽藤斷人迹。反畏遑然音。藜藿不充腸。況乃飢飈侵。開門望晴霽。白日肯照臨。不憂凍餒逼。所懷四海心。聊興漆室歎。不待雍門琴。

白日淪西汜。滄海無回波。四時更代謝。奈此遲暮何。我欲制頽光。惜無魯陽戈。憑高望八荒。晴睇一作迷

山阿。驚風振江海。山林無靜柯。獸狂走四顧。曠野彌絀羅。西登廣武山。北顧望三河。蓬蒿蔽極目。人少虎狼多。喟然發長歎。撫劍徒悲歌。

猗猗南山竹。並生凡卉叢。歲晏多霜雪。見別蕭艾中。我欲食鷓鴣。千歲不一逢。留之和律呂。截作嶰谷筒。一變爲清商。日暮來悲風。清泉溉石根。上有白雲封。虛心抱靜節。知音爲誰容。不如歸去來。一竿釣清澗。

猗猗竹與桐。並生江之潯。朝日照孫枝。夕風振瑤林。鳳凰天外來。飛下玉山岑。棲枝食其實。氣類無幽深。夔倫不世出。斤斧倘見尋。一截嶮谷管。一製薰風琴。偶蒙識者賞。無窮出清音。

九齡起韶州。妻子家海濱。又如帝室寶。海底珊瑚金。人生有南北。此道無古今。迢迢龍江上。鴻雁萬里心。晚菊有正性。託根寒水津。不隨黃葉秋。況爭紫蘭春。依依抱晚節。冷豔排霜晨。日暮碧雲滋。折花思遠人。鳴雁不我待。霜露日夜新。願言垂採摘。歲晏委荆榛。

空齋日無事。起坐橫鳴琴。明月入我牖。照見萬古心。古風不復還。中有太古音。置琴挂壁上。吾道無古今。戚戚去故里。辛苦從軍行。黃沙翳白骨。麟閣垂本功名。西北秋風至。日暮愁雲生。火燒白草岡。水斷黃

河聲。天寒馬屯縮。仰天爲悲鳴。男兒貴死難。義重鴻毛輕。南登雕陰坂。北望驪騎營。駐馬千丈坡。射鵰萬里程。

西北有高城。來往交河道。古來征戰地。白骨埋秋草。人壽非金石。生男不待老。不敢上譙樓。惟恐愁絕倒。秦時築上郡。漢家事西鄙。邊兵鑿雨雪。血漲黃河水。千秋萬歲後。魂魄來遊此。一誦古戰場。悲風來萬里。

澠池行

豪斟巨炙排九楹。玉盤醽醁一再行。秦王顧指一本作高歌趙王瑟。屬東天遠邯鄲城。侍臣衝冠髮直指。秦庭

虎賁劍鋒倚。咸陽山色如死灰。邯鄲竊氣清于水。引車還避將軍路。叢爾那能持兩虎。君不見世間男兒健如虎。一旦焉知不如鼠。

秋日郊行

瘦馬兀西風。節物遽如許。雀噪晚禾場。螻飛秋菜圃。桑枯竅呼風。槐老皮溜雨。聞聲不見人。隔林搗社鼓。
初望少室

好山如佳士。洗盡名利塵。對之斂衽敬。可愛不可親。一水刻我骨。一石融我神。何況三十六峯峯。與天鄰。仰看青礧礧。俯矚白磷磷。因之攜畫本。試寫蒼然真。三日宿其下。舐筆不敢皴。歸來閉閣臥。枕上山橫陳。題詩追所見。何必如古人。

盧巖

龍潭石壁下。一本作繞石壁鳥道盤青蒼。飛泉從中來。聲落讀書堂。左右洒石壁。石上含宮商。尙疑盧徵君。醉騎白鸞翔。至今明月夜。飛下青山長。去之五百載。邱壑道愈光。舉瓢飲一本作取此水。清風益難忘。

龍門地志南京路河南府洛陽縣有龍門鎮

洛陽三日雨。不見龍門面。流水入野田。歸雲抱幽巘。因尋香山眠。遂就石樓飯。山川宛如昔。白傅不可見。至日感事

人言至日一線長。我覺至日一線短。縫新綻舊不如昔。身上衣猶慈母線。昨日日短猶可長。今日衣敝不可綻。年年至日壽北堂。親不在堂衣在眼。

遊玉泉山

夙戒遊名山。出郊氣已豪。薄雲不解事。似妒秋山高。西風爲不平。約略出林梢。林盡湖更寬。一鏡涵秋毫。披雲冠山頂。屹如戴山髻。連旬一休沐。未覺陟降勞。高談到晉魏。健筆凌風騷。玉泉如玉人。用舍隨所遭。何以侑嘉德。酌我玉色醪。

陪趙文孺路宣叔分韻賦雪

堂堂翰林公。清耀如令威。雪花對尊酒。浩氣先春歸。一還天地素。平盡山川巖。松竹瀉清聲。窗戶明幽輝。呼童設茶具。巡簷收落霏。清寒入詩腸。思遶昏鴉飛。力除鹽絮俗。改事文章機。後生那辨此。顰眉正冥一本宜揮。請看西溪老。傳著東坡衣。

崑嵐賦雪分韻得素字

閉門三日雪。荒城甚無趣。土屋多半頽。雞犬迷牖戶。雲端高青熒。天色易晚暮。寒迷日車轍。清絕坤維柱。竹藏凍虺蟄。松摧老蛟怒。餓鷲嚇癡雛。飢鷹跡寒兔。野人市樵蘇。不辨入市路。蹇驢踟峻坂。愁見冰河渡。陽衰理必復。天地豈終沍。佇看黃雲晴。飛眉落高樹。

望北山雲

浮雲起大行。六合須臾間。清風相汲引。吹我渡榆關。歲旱不成雨。悠然歸故山。向來無心出。亦復無心還。

井陘漢

一本無漢字

韓信廟

朝涉滹沱流。驅馬望大行。暮投井陘宿。僕痲馬元黃。地瘠斬春色。山高易夕陽。暮天飛鳥盡。佇立向蒼茫。

花下墓

山前樹。今人看花。昔人墓。昔人栽花待遊宴。一本作遊賓花開墓上人何處。今年花盡復明年。今人復爲後人憐。酒澆墓上吃不得。留與飢鴉作寒食。

漸臺行

齊國有四殆。漸臺空五層。臺成膏血盡。鬼力猶不勝。浮雲一蔽臨淄君。君王左右多青蠅。嫫婦不卹緯。杞國憂天崩。任從笑掩侍人口。仰天大拊列女膺。一言反掌易。春風變淄澠。吳楚各千里。飛鳥不敢凌。吳以西子亡。齊以無鹽興。醜與而美亡。未易定愛憎。請君寶此圖。觀國如延陵。

三五七格

秋風清。秋月明。白露夜深重。白雲秋晚曉。一作輕。夢回酒渴呼童起。枕上轆轤三五聲。

傲嚴武臨邊

少年騎馬耳生風。老去羞無汗馬功。落日秋風心尙壯。令人回首向雲中。

遊箭山

天風吹雪下平田。紛紛逐馬銀杯翻。何處清風搖玉鐸。興來不覺過青山。一本作山山青山可望不可攀。長河鏡裏開煙鬢。浮雲不見山頂相。想是落日孤雲閒。箭山峯頭望碣石。東南海水不可極。六龍賓日半海紅。長鯨駕浪掀天白。萬峯回合處。九折十三盤。一溪初入山百轉。萬壑度盡松聲寒。老苔萬古帶石色。枯松

倒植蒼苔裂。石門剗斷一峯開。猶向雲端眺青壁。不見長安許道甯。披麻誰繪倚天青。又不見天上謫仙金鑿客。削瓜詠此晴巒碧。眼前安得此突兀。想像造化初開闢。詩人以來幾人到。只說終南與嵩少。他年騎鶴歸蓬萊。仰天卻笑箭山小。

做太白登覽

扁舟過海島。風使一日耳。咫尺不可期。波濤四千里。竭來雞山下。共沐桃花湯。洗盡塵土骨。心期雲水鄉。夜夢挂席南斗傍。金山寺影水中央。海雲嘯蜃化樓閣。撞鐘擊鼓開海陽。施食狎鷗沾法味。銜花馴鹿散天香。夕陽萬頃鷗沒處。水銜天影青茫茫。臨風朗詠太白句。鳥飛不盡吳天長。海山道人種白玉。碧眼方瞳照巖谷。遺我天書三十六。模糊塵眼不可讀。醉乘天上紫玉麟。一問東海青童君。天風吹衣毛骨冷。銀河倒浸扶桑新。麻姑兩鬢垂秋霜。人間陸海變耕桑。歸來笑撫靈松下。春風幾度桃花馬。一本作春

閭山懸巖寺觀宇文公吳東山題名

幽州之鎮鬻巫閭。襟帶遼碣吞元菴。誰開青壁一萬丈。坐我滄海之方壺。有泉聲而飛。有松實而腴。雲煙出沒隨朝舖。三百六十古精廬。雲端削出金芙蕖。一本無此句望海寺前列幢蓋。鎮山亭下羅笙竽。廣甯太守來肩輿。今日之遊差樂乎。問而不答心語口。高士例與山相娛。壁間題詩六君子。髣髴記是高蔡吳。一本作壁間題詩亦髣髴。謂是詩人高蔡吳。山僧睨壁笑問吾。他山還有此客無。黃華老人醉騎驢。向天亦藐懸巖圖。

海月

東方雲海何所無。千奇萬怪一本作狀。雄牙鬚。風腥雨鹵。懶下筇。盡與海月爲僕奴。滄波萬古照明月。化爲團團此尤物。混然別有一太虛。七竅不施斤斧力。不辭支解充君須。照君胸中五車書。清光半食入肝肺。雄文徑欲誅螭蜃。一輪上下波心白。幾誤謫仙淪醉魄。爲君挂席拾滄溟。海岳樓頭斫冰雪。海岳樓公所隱

松糕

嗟嗟千歲姿。不比明堂蒿。膚裁三韓扇。液製山中醪。皮毛剝落盡。流轉到松糕。髯龍脫赤鱗。三日浴波濤。玉兔持玉杵。搗此元霜膏。文章百雜碎。肪澤滋煎熬。殷勤小方餅。裁以鞍山一本作畔刀。味甘剖萍實。色殷煎櫻桃。遼陽富冬菹。盤饌一本作餐窮溪毛。巧謀一飽地。蠶粉不我逃。腹中十八公。笑汝真老饕。未忘口腹累。尙似甞蒸羔。真味苦硬老。家風大孤高。聊將酥蜜供。調戲引兒曹。多生根塵習。雋永勝珍庖。一舌有多智。無乃綿蕞勞。人間無正味。嗜好隨所遭。安能知許事。爲君續離騷。

霜葉

天工設色繪雲屏。山光壁開煙嵐青。夕陽閃閃見鴉起。晚風蕭蕭吹客醒。林間老僧倚瘦藤。一枝秋水冷金瓶。日暮千崑秋影裏。紛紛吹落讀殘經。

遊紫霞山

共聯塵外鑣。薄遊西山寺。夕照返河山。秋容滿天地。霜風失故綠。顏色少姿媚。黃花似吾衰。紅葉如人醉。病來不舉酒。意得同此味。纒然似空尊。酒盡同棄置。

題大令冠軍帖

君不見長安城中永甯里。玉軸牙籤散城市。流傳人間知幾姓。墨蠹老蛟蟠不死。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大令冠軍字。嗚呼眞贋久不辨。咄咄逼人皆衛李。至今淳化二王帖。多是唐人所臨硬黃紙。想當盤礴下筆時。睥睨九原呼欲起。以燈取影見面觀。心知不言識形似。長沙無人吳郡亡。後來作者不到此。何必更問當年誰。吾言久矣經平子。黃山谷云懷素所臨

人日遊西山寺觀謝章壁畫山水

蕭寺荒堂三五間。謝章滿壁畫江山。天涯霜雪少春意。一日攜酒開心顏。飢禽穿窬啄官粟。歲久剗牆樵指禿。山僧送客不關門。寒雲夜夜飛來宿。

擬李長吉擊毬行

錦韜珠絡四百蹄。繡胸嵌花雙狡狴。分曹入場鼓聲作。月趁流星馬前落。側身下臂疾鳥回。霹靂一聲龍門開。玉鞭笑擊金鐙響。綠鞵齊出黃金枝。臨塔下馬坐廣亭。玉盤行酒跪輸朋。蒼頭上馬抱黃帕。一點飛一本作紅塵夕陽下。

歲暮言懷

歲晏多北風。寒向臥南壁。龜紋窳紙幕。規以安我室。宇宙豈不寬。盤薄入容膝。窗明讀易朝。月冷談道夕。風箏偶成韻。一笑付終日。嚴城傳夜柝。曾是非戎役。驚鷗動河漢。原野曠蕭瑟。積陰蕩寒氣。歷歷星斗白。

龍鍾感歲換。留滯眇天北。懷昔獨悲辛。乾坤同寥閱。

冬至

小時逢冬至。夜半叩鄰里。及今老無事。卻呼童稚起。坐深朋友敬。甚矣吾衰矣。笄女將及人。吾衰固其理。行年四十二。始有此兒子。未知賢與愚。懷抱差可喜。嚴冬霽霜雪。風日稍清美。一醉忘其家。頽然枕棗本一作几。

重九登會禪寺冷翠軒

北風吹倒磨雲峯。凜然雙角蟠白龍。邊城雪花大如席。黃花紅葉誰爲容。會禪西軒作重九。登高望遠開心胸。烟嵐捲盡暮山碧。冷雲萬里迷元鴻。山北花豬大如馬。割鮮飲食如長虹。酒酣起舞望兩寺。烏驚踏雪摧長松。天低日落望不盡。一徑何處來樵蹤。君不見七金山下打圍處。貂裘風帽寒蒙茸。跑風駿馬下平野。迎霜老兔咻榛叢。歸來得雋託朋友。臨風一飲輕千鍾。歡餘勝地兩蕭瑟。百年聚散如飛蓬。明朝卻望登眺處。城中惟見白雲封。

題東坡眉子石硯詩真蹟

東坡袖裏平原手。忠義胸臆筆發之。世俗臥筆取妍媚。書意乃似東鄰施。何曾夢見麒麟兒。天骨不似鸞駘肥。傾囊倒軸精妙乃如此。世間惟有眉子石硯吾家詩。

風琴堂

我家琴寫風入松。君家風琴惟隱几。月明天籟自宮商。何處安排君十指。風動龍吟自不知。無絃底處覓成虧。世間真樂類如此。但恐此聲非此耳。

聽雪軒

冰花吐琅玕。窗外留半月。蕭然煮茶興。似倩此君說。玉龍臥無力。時送窗紙濕。夜久沈無聲。風枝墮殘屑。
一本作雪

遊崆峒山

圓方相函浩無窮。巨細長短相形中。至人遺形立於獨。直與天地相始終。不離汾水見姑射。心知何處非崆峒。惜哉小智聞道晚。強以耳目尋遺蹤。去城三十里而遠。其下問一本作聞道軒轅宮。緣雲一徑羊角上。忽得平壤羅諸峯。兀一本作惛然坐我白茅屋。目所未擊已神通。青山爲身澗水舌。賓主相對森談鋒。是中無問亦無答。一墮觀聽真盲聾。何人得意乃忘象。豈必日月推屯蒙。參雲亭西山更好。下視落日低金容。歸來秀色豔眉頰。夢駕萬里西飛鴻。

題楊秘監畫馬

楊侯詩人寓于畫。後身韓幹前身竊。驂驢萬匹落人間。一紙千金不當價。曾貌先帝麝香驄。紙上飛出天池龍。至今畫史比良樂。一洗萬古凡馬空。時手畫皮歎奇蹟。二百年來無此筆。艱難常恨少神駒。掩圖獨抱龍媒泣。

靈巖寺

泰山天下山。萬山屹相對。何時巨鯨趾。中斷神斧快。遂令齊與魯。割若中作界。陽坡青礧礧。陰崖白磳磳。衆峯如環城。盤盤一都會。一徑入靈壁。十里行筇籟。飛泉何處來。石梁納高派。金碧闕精藍。未到氣先邁。鐘魚集萬指。陳迹向千載。何人僧伽藜。入壁了無礙。鐵君豈知道。證此身不壞。異類服猛逸。草木動光怪。信知像教力。超越範圍外。年來筆墨廢。政坐耳目隘。不行萬里脚。恐負三生債。濟南山水窟。巖寺風烟最。乞我一把茅。飛身入圖畫。

江岸艤舟圖

遠村樹如薺。近岸舟如月。孤舟泊沙尾。危檣見木末。前山景色一本作氣佳。日暮涼風發。時有渡頭人。蕭蕭吹素髮。

香山飛泉寺

一本作香山寺飛泉亭

霜風吹林林。葉乾泉聲落。日毛骨寒。道人清曉倚闌干。自汲清泉掃紅葉。一庵冬住白雲端。

東坡赤壁圖

連山盤武昌。古木參雲稠。誅茅東坡下。門前江水流。永懷百世士。老氣蓋九州。平生忠義心。雲濤一扁舟。笛聲何處來。喚月下船頭。掬此月中水。簸弄人間秋。蕩搖波中山。光中失林邱。古今一俯仰。共盡隨蚍蜉。孫曹何足弔。我自造物游。尚憐風月好。解與耳目謀。歸來玉堂夢。清影寒悠悠。一顧能幾何。鶴巢奄不留。

遺像不忍挂。尙恐兒輩羞。儼然袖雙手。妙賦疑可求。何時謫仙人。騎鶴下瀛洲。相期遊八表。一洗區中愁。

伯時畫九歌

楚鄉桂子落紛紛。江頭日暮天無雲。煙濃草遠望不盡。翩翩吹下雲中君。九歌九曲送迎神。還將歌曲事靈均。一聲吹入汨羅去。千古秋風愁殺人。

倣張志和西塞二首

一葉黃飛一葉舟。半竿落日半江秋。青草渡。白蘋洲。歸路月明山上頭。白頭波上白頭人。黃葉渡西黃葉村。山幾朵。酒盈尊。落日西風送到門。

楊祕監秋江捕魚圖

山蒼蒼。江茫茫。鳥飛不盡吳天長。潮平漲落洲渚出。秋風幾舍鱸魚鄉。漁郎聚魚鳴兩槳。輕罾觸破青山浪。修鱗出水玉參差。晚日搖光金蕩漾。長林無聲楓葉丹。清波不動江水寒。誰令此圖落塵土。乃是楊侯造化之筆端。我披此圖四十載。老去而今重見畫。空留名字落人間。當日題詩幾人在。漁人走利士走名。得失與魚相重輕。笑把綸竿渺滄海。浩歌直欲脍長鯨。

支遁相馬圖

支郎天機深。世故一馬中。向來蔬筍氣。寓物一洗空。眼前無騏驥。遠目送歸鴻。僧中有良樂。萬里籟雲風。

倣摩詰獨坐幽篁裏二首

獨坐幽林下。談元復觀易。西日隱半峯。一本作半衡峯返照林間石。石上多古苔。一本作蒼苔古山花間紅碧。花落人不知。山空水流出。

送李按察十首

豫章蔽牛馬。郢匠斧以斯。太阿斷犀象。補鞋不如錐。君子識其大。不爲流俗移。青雲自茲始。功業當及時。全齊十萬戶。繡衣付儒臣。往時佩犢者。今日扶犁人。潛魚遊清波。脫兔思荒榛。賢哉渤海守。盜賊皆吾民。漢儒事章句。去道利乃倍。桓譚謂子雲。此事今獨乃。岱岳小天下。齊魯復何在。會常登日觀。一目了滄海。好酒無深巷。急足無善迹。一僞喪百誠。中和爲士則。澤中一寸境。一本作方鏡解引萬里色。往時王廣道。山東化道德。

堂堂竹溪翁。如天有五星。篆籀深魏漢。文章倣六經。後生翫華藻。飢餓媿白青。善哉劉與李。斯文見典刑。西方有佳人。貽我白玉瑄。吹之和八風。元氣生虛窳。翩翩兩青鳥。云者王母遣。天長道路闊。音信何由展。皎皎霜雪練。寒女機中出。織成大吳鳳。被之臧獲賈。如何窮鄉士。九月猶絺綌。不見王逸賓。抱窮守空室。君侯下車日。百城風凜如。公餘一炷香。谿山奉宴居。治要無多言。所貴一字虛。所以曹相國。不讀城旦書。本心如水鏡。功名時翳之。少焉一本作年塵累盡。萬象復在茲。水冷知天寒。絃高覺柱危。世無齊一本作齊心友。誰知此襟期。二豪角談鋒。氣湧胸中山。達士兀無言。雙手縮袖間。理勝是非遣。道在禽魚閑。回也真不愚。高氣貌難攀。

春水行

光春宮外春水生。鴛鴦飛下寒猶輕。綠衣探使一鞭信。春風寫入鳴鞘聲。龍旂曉日迎天仗。小隊長圍圓月樣。忽聞壘鼓一聲飛。輕紋觸破桃花浪。內家最愛海東青。錦鞵翠臂翻青冥。晴空一擊雪花墮。連延十里風毛腥。初得頭鷺誇得雋。一騎星馳薦陵寢。歡聲沸入萬年觴。瓊毛散上千官鬢。不才無力答陽春。羞作長楊侍從臣。閑與老農歌帝力。歡呼一曲太平人。

涿郡先主廟二首

炎燼終四百。海飛羣雄奔。蛟龍離舊隱。豺虎瞰中原。仗義公天下。豈料中山孫。一本作艱難閒關拒赤壁。顛沛乞荆門。劉郎非嬌客。肯市一女恩。譬如韝上鷹。既飽則飛翻。山陽公安在。洒淚西南坤。區區一隅地。鼎力爭雄尊。滅魏壯圖屈。窺吳遺恨存。嗚呼永安宮。慷慨臨終言。老瞞安足雄。死而覩姦魂。仁與不仁耳。成敗何必論。天乎未厭漢。河洛不足吞。盜子復爲盜。丕乎猶子元。等爲一亡國。善惡終不諉。

當時五丈桑。牆頭搖羽葆。草木尙有情。人心不如草。緬懷車蓋翁。三顧隆中老。乾坤一草廬。鼎足事已了。艱危奉命際。流涕出師表。一時會風雲。千古事蘋藻。野農復何知。尙說官家好。筵卜傳神語。瓦釜薦行潦。瀘水耕餘村。范陽行處道。天留西日遲。地狹東風早。風霜慘燕雁。歲月愁蜀鳥。亦復梁父吟。塵埃驚潦倒。

扈從行

馬翻翻。車轆轤。塵土難分真面目。年年扈從春水行。裁染春山波漾綠。綠韞珠勒大羽箭。少年將軍而如

玉車中小婦聽鳴鞭。遙認飛塵郎馬足。朝隨鼓聲起。暮逐旗尾宿。樂事從今相繼躅。聖皇歲歲萬幾暇。春水圍鷺秋射鹿。

從帥府謁太清宮

層宮枕蒼陂。地迴風日冷。旌旗隱復見。原陸互馳騁。悠悠塵外趣。宵窅壺中境。山川蒸淑氣。草木闕清景。周疆有楚宋。漢隸列鐘鼎。尙矣千歲楹。荒哉九龍井。懷奇日以擊。契冥心獨省。悲歡萬古促。賞晤一日永。清波燠魚尾。落日賴牛領。天寒鷹隼擊。水落鴻雁影。白日照征夫。青天入漁艇。洗兵江漢清。茲焉事幽屏。

遊醉翁亭

一逕入幽谷。磴迂景更延。陽光時翳竹。石色寫冷泉。不見琅琊寺。心知白雲邊。殘僧戀幽景。斷臂初非禪。歲暮少風雪。回祿稍擅權。海內有此亭。奪去甯非天。中有不壞者。斷碑猶宛然。逋民半吳越。過客多幽燕。樹根落斷崖。聊挂從軍鞭。烏啼空落日。野色愁寒煙。月上人歸盡。山空水濺漣。

陽冰篆

護書如護兒。救燎如救飢。可笑亦可憐。似高還似癡。爲此陽冰篆。法傳承相斯。長楸蹙麒麟。快劍斫蛟螭。瑚連祖廟器。袞冕巖廊姿。夜光含圭角。春水變華滋。觀物獨寫妙。苦心人得知。入石疑無筆。妙處君獨窺。廬陵千載人。歎一本作笑此尤軀奇。一旦隨灰燼。世疑嶧山肥。成壞固有數。借哉徒爾爲。永成吾不預。旣壞那可追。當其將壞間。萬一神護持。一物尙不忍。其域可類推。乃知放麇翁。仁心不吾欺。

送墨李道士元老

嵩山到嵩陽。相望二百里。數驛走商嶺。兩崖夾伊水。飛煙空翠間。前路轉多山。雲橫碧嶂斷。雁沒青天還。鳥鳴青山上。人行修竹裏。犬吠得紫荊。花落鳥驚起。草荒摩詰墅。火斷魯山碑。昔疑王家畫。今信謝公詩。其中一道士。生計蒼煙壁。松下讀道經。窗前寫周易。相看斗南北。不見十年餘。重尋化鶴夢。要寫換鵝書。雲間侍玉皇。日下瞻天表。歸去秋海當作杖海一本作杖頭邊。乾坤一壺小。君歸我正病。病起霜滿鬢。尙能持酒否。還憶寄書無。遙知鳴皋下。尙有蒼苔迹。讀我往年詩。因之拂塵壁。

送李天英下第

天雞拂滄溟。萬里起古色。南風搖苦一本作冷雨。歸興生羽翼。二年客京華。一第爲親屈。文字天地讎。風雲囚霹靂。鸞鳳一本作皇望霄漢。騏驥絆荆棘。蹭蹬升天行。白雲繫胸臆。遙憐弟妹長。摩頂今過膝。人生在家樂。絕勝長爲客。老夫懷抱惡。數日臥向壁。胸中略雲夢。眼底無敵國。雲歸北海後。鳥沒青山夕。目斷東北塵。茫茫如有失。

與鹿才卿雨中同遊太宙山

羣山西來高崔嵬。太宙萬疊屏風開。半天截斷參井分。夕陽不到吟詩臺。寺有吟詩臺馮瀛王寓筆研於此近都形勝甲天下。況此萬斛藏瓊瑰。青蛟百道走玉骨。下赴僧界如奔雷。泉聲夜作飛雨來。冷雲滴破煙嵐堆。柏梯可望不可到。石鱗冷骨粘莓苔。塔上一鈴時獨語。慎勿促裝遽如許。徑須攜被上方眠。明日顛崖看懸乳。寺後

一峯高更寒。歸來駐馬更重看。蕭蕭易水寒流廣。蒼茫不見雲中山。西風栗葉高陽道。淡淡長空沒孤鳥。
荆卿廟前濕暮螢。昭王臺畔霑秋草。擬豁千秋萬古愁。更須一上郡城樓。西山應在欄干外。注目晴空浩
蕩秋。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四

古詩

和淵明擬古九首

亭亭澗底松。婉婉窗前柳。穠華能幾時。不耐風霜久。感君傾意氣。遂託金石友。膝上橫秋霜。筵中列杯酒。酒朋相知深。劍朋終不負。時運有代謝。交情隨薄厚。寄言歲寒姿。枯榮復何有。

停杯且勿飲。劍歌已三終。男兒重意氣。結髮早從戎。生常爲世豪。死當爲鬼雄。驚沙射人面。日暮來悲風。空拳冒強敵。方向陰山窮。仍聞霍嫫姚。萬騎出雲中。

小智多自私。大方乃無隅。一毫納萬象。萬象非卷舒。日月爲我牖。天地爲我廬。曲士窘拘囚。一身無容居。我夢登日觀。青天入平蕪。俯視但一氣。二豪彼何如。

憶昔一本作昔日穆天子。侈意一本作心窮八荒。崑崙入馬蹄。仙心厭一本作適廬視。明堂。王母爲之謠。白雲何茫茫。憑高俯九州。塊如蟻聚一本作蠅。場歸來。越河關。萬墳一本作家。歷嵩邱。遂令學仙子一本作者。聞風心一本作爲。激昂。漢武千

秋露。淮南八公方。至今瑤池會一本作宴。空爲後代傷。客從遠方來。氣貌充以完。鞍馬光照地。怪我儒衣冠。問君何苦心。所慕惟孔顏。古豈無賢豪。十六子八關。

獨齋無言子。流盼青雲端。芝蘭吐幽芳。山水發清彈。願爲九臬禽。接翼萬里鸞。揮手款謝客。所懼非飢寒。吾道無緇磷。萬古常如茲。奈何中智下。謂彼不知時。與世頗殊好。譬如澠與淄。我欲質所從。登高望九疑。路逢古漁父。長歌滄浪辭。出門異所見。退坐還自思。當世固殊古。古人不我一本欺。翩翩出林鳥。日暮將何之。倚簷送歸盡。聊欲弦吾詩。

西北有佳人。樓上拊雲和。一鼓別鶴操。再弄求凰歌。絃聲幾欲絕。哀響一本作音。何其多。昔爲掌中珠。一本作珍。今爲路傍華。壯年不再得。華落將如何。

張衡詠思元。屈平賦遠遊。高情薄雲天。意氣隘九州。朝攀扶桑枝。夕飲弱水流。翻然不忍去。無女哀高邱。嚴霜下百草。歲律聿其周。蕭蘭共憔悴。已矣吾何求。

青青一本蘭。俟時吾將採。不採庸何傷。香色終不改。太陽頽西汜。明月生東海。日月如飛梭。榮華不相待。寄言級佩子。無貽後時悔。

中秋

天風吹河漢。明月懸清光。清光不可掇。一本作吸。流影入杯觴。吸此風露魄。洗我冰炭一本作熱酒。芥蒂一本作腸。向來功名心。

一笑雪一本作冰。沃湯。人生幾中秋。彈指三萬場。胡爲置熱惱。一本作冰炭。不使心清涼。此心如秋月。虛明洞

八方。此身萬化中。泰山一毫芒。尙無物與我。何者爲彭殤。推琴黃葉落。矯首一本作抵。白雲翔。解衣一盤礴。清境墮渺茫。

重午遊冠山寺

南風搖百草。吹我遊山樊。青山曠華髮。似我頭上冠。長松五月窗戶關。一本作闕終古不散蒼雲寒。步出喬木杪。俯視林下鞍。飛亭枕爽塏。更覺天宇寬。憑高送遠開心顏。白雲青嶂非人間。深林冥冥白日暮。飛鳥裔裔長空閒。夕陽萬里開野色。晉趙形勢空河山。時清老守容癡頑。臨風把酒遺巾綸。明朝卻望題詩處。城樓唯見煙中竿。

七夕與諸生遊鵲山

七夕七日人間秋。興來飄然鵲山遊。靈仙役鶴渡河去。白雲嶺上空悠悠。手持雲腴酒。與雲吏獻酬。雲既不解飲。且可與子消百憂。雲不飲。我無愁。不愁不飲空白頭。但願年年歲歲得相見。長看雲馭織女會牽牛。

遊晉祠

官閑屏騎從。意行無澗岡。青山盡處山口轉。清溪宛與青山長。古城尙隔叔虞廟。水氣先入軍衣涼。溪行不十里。喬木森千章。靈泉萬古流不竭。蕩雲沃日搖精光。素月落圓甃。青天入方塘。棹歌中流簫鼓發。擊波驚起雙鴛鴦。腳踏船舷掖兩生。明月照我欵巾裳。兩生爲我歌。與子嚼一觴。興來洒墨三四行。使汝名似一本作堪。藿香。歌罷忽惆悵。欲歸且徜徉。清風明月本自無。盡藏青山綠水何處非吾鄉。世間風波老可畏。物外日月初不忙。安得此溪化作百斛酒。狂吟大醉三萬六千場。一朝忽騎一本作乘赤鱗去。歸來晉溪流。

水依舊空茫茫。

遂初園八詠

闕悠然臺味
眞庵二首

遂初園

人生衣食爾。所適飽與溫。逮其得志間。歸心負初言。少壯慕富貴。老大一本髮子孫。此心本無累。利欲令智昏。嗟我復何爲。未能返邱園。物外空難必。開圖對一尊。

歸愚莊

平生功名心。世路多崎嶇。年來忝問道。何者非夷塗。莊後桑百本。莊前芋數區。草屋三四間。榆柳八九株。僮僕足使令。雞犬應指呼。商鈕向我言。官豈不足歟。如何天壤間。不容七尺軀。忘身百事懶。忘心一物無。忘己又忘物。兀然同太虛。不斲亦不昧。無毀亦無譽。不向醉鄉醉。卽歸愚谷愚。

閑閑堂

天運如轉轂。日月如循環。人生天地內。頃刻安得閑。所貴心無事。心安身自安。低頭拾紅葉。仰面看青山。朝聽新泉響。暮送飛鳥還。清晨了人事。過午掩柴關。高飛出天外。低不墮塵寰。花落鳥聲寂。我處動靜閒。

翠貢亭

修竹百十箇。老柏四五行。日出煙霧散。露葉翻晴光。時攜一壺酒。來此據胡牀。鳥啼白日靜。花落春風香。君看蒼翠間。法身露堂堂。卽物原非眞。離物又非忘。一本掩一本卷忽而一本大笑。風枝奏笙簧。

佇香亭

今辰復何辰。幽花滿中園。愛此風露香。聊佇屐齒痕。花殘蜂蝶逝。花開蜂蝶喧。物理有代謝。花枝獨無言。無言還有情。似訴惟空尊。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存。呼兒具瘦杓。喚妾傾瓦盆。具盡一日歡。萬事不復論。

琴筑軒

琴筑雖有韻。不鼓則不鳴。流水無徽絃。一本作音使我神慮清。風月爲節奏。是中無虧成。聊將不俗耳。聽此無絃聲。無聲非無聞。聲自根極生。隱几以眼聽。頽然遺其形。少焉性空水。靈臺湛虛明。從渠童子見。擲瓦戲清冷。

南麓畫華清宮圖

天寶遺事今幾年。華清樓殿非人間。五家羅綺隘山谷。驅人尺紙天工閑。一本作蕃分繡嶺線涇渭。人物微茫纔位置。想當睥睨下筆時。兩眼猶能書細字。乃知棘端可以造沐猴。巧奪造化非人謀。胸中度世乃吾事。坐令千里當雙眸。明皇初心小姚禹。肯比金陵一屏主。一盼聊爲妖姬留。奈何坐此覆神州。太白西去有烏道。蜀山秦樹令人老。浮雲一蔽漁陽城。祿山馬飽宮前草。恩流四海一玉環。胡兒一本作敵入不合窺潼關。至今脂澤下蟾口。時有飲鹿疑神姦。豈知水洗凝酥一本作脂滑。一掬傷心馬嵬血。多年鬼火化爲碧。還邊離宮送行客。龍髯幾度過華清。筆端山高水冷冷。嗚呼興廢今已矣。祇有丹青留典刑。以下八句一本無畫詩雙絕兼書工。留傳遜公到松公。今年盜入嬌川東。火燒塔寺一洗空。松公間關來帝里。一身與畫同生死。吾

聞挈瓶之智不假器支郎大勝潼關騎。

跋武元直漁樵閑話圖

兩翁久忘世。木石以爲徒。偶然相值遇。風月應指呼。廢興非吾事。胡爲此區區。但覺腹中事。似落紙上圖。一以我爲漁。神遊渺江湖。一以我爲樵。夢爲山澤臚。形骸隨所寓。何者爲真吾。尙忘彼與此。況復朝市娛。西風下落日。渡口吹煙孤。無問亦無答。長嘯歸來乎。

就劉雲卿第與同院諸公喜雨分韻得發字

君家南山有衣鉢。叢桂分歸潛志香老蟾窟。從來青紫半門生。今日子歸潛志孫牀滿笏。爾來先生歸潛志

卿復秀出。論事觀書眼如月。豈惟傳家秉賜彪。亦復生兒勳勳勃。往時嘗歸潛志乘御史驄。未害雙蹄聊

一蹶。雙鼻古邑試牛刀。百里治歸潛志聲傳馬卒。今年視草直金鑾。雲一本章妙手指歸潛志揮發。老夫

當放歸潛志一頭地。有慚老驥追霜鶴。座中三館盡豪英。健筆縱橫建安骨。已知佳歸潛志會得四并。更

許深杯辭歸潛志百罰。我雖不飲願助勇。政要風歸潛志燈照華髮。但令風雨破天慳。未怕歸潛志歸途

洗靴鞮。

九日登繁臺寺

九日獨何日。寒花發幽芬。波澄無餘滓。天清廓游氛。鵬翼盤迅風。鴻響厲層雲。我與二三友。意適同酣醺。南登歌吹臺。一弔信陵君。捐軀赴趙壁。談笑卻秦軍。夷門今安在。草沒侯嬴墳。我亦感激士。白首羞論文。

禁中有頗牧。慷慨志奇勳。登臨送將歸。無爲愴離羣。蒼茫視八極。煙靄何紛紛。懷士撫一本作託長劍。悵然日西曛。

伯勝九日詩蕭然有陶風趣次韻

九日獨何日。高懷無與娛。仰視天宇清。倏見飛鴻孤。哀鳴呼其羣。相望渺江湖。豈不念親友。林間置尊壺。不醉慎毋歸。且莫歌驪駒。今日不爲樂。奈此歲將徂。風霜豔黃菊。興與南山俱。此時如不採。但恐隨樵蘇。日暮登吹臺。蒼茫望八區。翻然念鄉國。北望一長吁。

送雷希顏之涇州錄事李君美治中公廡南樓坐中作

一本無下
十二字

嚴霜枯

一本作
東風吹

百草搖蕩

一本
作落

鴻鵠心

翩翩萬里翼

隨雲落西南

涇水東流不到燕

送君落日孤雲邊

聲

名一日天下白

還作南樓座中客。西州自古多豪英。作者凜凜氣猶生。太尉英風邁萬古。不勞折筮咎此

虜。男兒生不功名死無益。莫言

一本
作輕

簿領卑凡職。君不見

一本無
此三字

當時髯張一尉耳。至今雙廟令人起。

做玉川子沙籠雲隔硯屏爲

一本無
爲字

呂唐卿藏

吾聞春秋紀年二百四十二。不書祥瑞書災異。不知何年沙籠崩。六獨退飛失其四。恆星不見夜有光。星隕如雨石在地。孔子諱魯不諱宋。但記有月食之既。豈知淪影入石中。蟾蜍桂影俱蒙籠。初疑日中有兩鳥。雙飛跳入姮娥宮。鶉火賁賁尾伏辰。狀如赤鳥雲非雲。女媧煉就五色石。搏沙斫作愚下人。史蘇發占又端策。坎爲白月艮山石。兌升而雲離奮翼。重兌爲呂歸有德。呂侯寶石到子孫。更遣趙子窮其源。齊趙

馬牛不相及如何窮此造化根。世間萬事何不有。耳目之外難具論。海中時時發火焰。世界一一持風輪。一微塵內網須彌。有頂天上猶崑崙。併卻咽喉與唇吻。別有一句超乾坤。木人撫掌非耳聽。石女懷胎斬眼開。扇子築著帝釋鼻。鯉魚驚翻東海盆。吾言非夸子夸矣。要與摩詰無言言。

從軍行送田琢器之

嚴風吹霜百草枯。胡兒馬肥思南驅。長戈飛鳥不敢度。扼胡嶺下行人無。鉤鈐一夕妖星過。賊臣自掣居庸鎖。藏金郡塢未厭深。長安三日然臍火。胡作北兵數道下山東。旌旗絳天海水紅。胡兒歸來血飲馬。中原無樹搖春風。羸駝毡車載金帛。城上官軍空歎息。纍纍婦女過關頭。回望都門心斷絕。漢家公主嫁烏孫。聖皇重戰議和親。北望地名一舍如天遠。黃沙茫茫愁殺人。田侯落落奇男子。主辱臣生不如死。殿前畫地作山川。請以一本作願與義軍相表裏。恨我不得學李英。愛君不減一本作恨君不識侯辛卿。子明又請當一面。禁中頗牧皆書生。是時李英子賢侯學莘卿王橫遮俘尸三十萬。潼關大笑哥舒翰。上書慷慨請長纓。臨風鍛翮空三歎。

題楊秘監雪谷曉裝圖

林空月已沈。雪落風未掃。束裝事晨征。之子涉遠道。心知馬上人。萬象入腹藁。髯奴亦可人。行李伴幽討。塵中無此客。風雲滿懷抱。逢辰則伊呂。不然商山皓。如何苦憔悴。薇蕨不得一本作飽飽。前身孟浩然。後身窮賈島。三生紙上形。千古笑枯槁。向一作由來富貴骨。露濕原上草。百年等一夢。翻覆無醜好。那知風雪灑。不

是蓬山老。所以邢和璞。一笑幾絕倒。

題魯直書黃庭經

一本作魯直烏絲欄黃庭

太清虛皇玉景經。琅函瓊笈秘始清。囊以雲錦金鈿局。四神守衛呵百靈。中夜一氣存黃庭。元霜瓊膏灌子形。方瞳綠髮魂魄宿。上壽千歲下百齡。天書下一本作夜降敕六丁。控駕三素乘風冷。鳳笙龍箎超冥冥。揚旌抗旆燿飛星。八威吐毒驅電一本作雷。靈榔火萬里流金鈴。仙人拂石劫不停。笑視人世風中螢。世間醉夢紛羶腥。三尸調汝丹田螟。有如尾閭泄滄溟。一朝神離鳥飛瓶。涪翁書法出蘭亭。名書此經實自銘。開卷恍然如酒醒。養生新發廬丁硯。

試院中愁坐。叔獻學博。忽送紅梅小桃數枝。坐念春物駘蕩西園。開鑰不得一觀。作詩破悶。兼簡張文學仲山。

數日天氣殊未佳。文書如山眼生花。忽遣官梅入吾室。政爾東君解留客。臘梅無韻空有香。紅梅亦復清而莊。此花韻勝開較晚。天許風流嫁海棠。海棠春驕睡未足。環兒酒暈紅潮玉。不應更有林下風。翠袖大寒倚修竹。銀瓶亦有小桃枝。茜裙游女窺荆籬。青枝綠葉不須問。自有月影溪光知。冰花不肯相媚嫵。來伴詩人作詩苦。橫斜影落水心中。融入詩中作奇語。古來詩人例多窮。把酒對花酒已空。亦知寒食只數日。醉夢不到西園中。天上公子被花惱。一笑回波嘲栲栳。不須區區索酒錢。但可煎茶對花前。

慧林賦海棠

君不見三郎花下吹觥栗。留王搦管番綽拍。一聲驚夢破華清。海棠頓覺無顏色。又不見百花潭北西郊路。醉裏花仙覓奇句。覺來酒盡花已空。詩人不是無心賦。梨園富貴春蕭瑟。空對畫圖三歎息。杜陵誰有補亡詩。坡仙詩中畫更奇。君不見西園往日稱豪一本作繁。雄羅衣不復能春風。雄樓傑閣春色裏。溫馨淑氣月明中。纖條嫋嫋春無力。猶透空牆絆遊客。不應折贈寄禪一本作僧房。來與幽人慰岑寂。石門老衲僧中壘。鼻端苦覓香有無。何似東庵人散後。月斜疎影照跣跡。

冷巖行

禪房閣雨鎖春陰。幽人切切鳴幽琴。一聲兩聲風蕭森。三弄五弄天沈沈。紛紛十指終不亂。雙鸞對舞揚哀音。初爲湘靈怨。再鼓別鶴吟。絃聲按仰止。復作忽然變。態窮蠟蠹。曲終從容。恬淡落花啼鳥。青春深苗夫子。吾獨知爾心。胡爲翻作冷山操。此意似欲爲師箴。昔年憶侍明光宮。曾以絲桐沃舜聰。薰風一曲巖廊靜。萬國無爲至化中。明昌有道真重瞳。重瞳左右多夔龍。朝廷詔起冷巖公。鼎湖龍去弓劍空。不聞天寶相國忠。漁陽馬嘶旌旗紅。聖主中興日月功。首誅莽泥鉏。羣凶張公上書見大計。臣以琴諫非琴工。先生年來到骨窮。但願四海無兵戎。夜闌更請彈三樂。臣獨飢寒亦不惡。

和淵明歸田園居送潘清客六首

身行半天下。何處無名山。蘇門天下勝。築室不待年。曩時孫公和。今代潘子淵。無家安四壁。治生惟寸田。去國行萬里。往寄三茅閒。山川半豺虎。一水不得前。寄謝李龍眠。爲我寫風煙。曲肱畫圖裏。臥遊西山巔。

尙恨畫中隱。不得招閑閑。有願何必遂。古人豈盡然。
人生本無累。世路自羈鞅。悠悠塵中境。翳翳霞外想。蘇門有佳處。悵望不得往。遙知西山下。煙雨薇蕨長。
有願神莫遠。誰謂河水廣。夢逐西飛鳥。一夕騎渺莽。

萬國角聲裏。日暮行旅稀。幽人如野鶴。思逐南雲飛。冥冥花經眼。冽冽風吹衣。平生香火願。毋使寸心違。
堂堂鳩林師。法喜以爲娛。談道有源委。百川會歸墟。城市俛莫留。野性山林居。年荒拾橡栗。濕柴燒檝株。

尙憐陶與陸。問訊今何如。當時蓮社人。寥落今幾餘。修靜復西去。而獨逃空虛。藍輿會相訪。容我醉時無。

昨日遊東一本作四城。今朝一本作日復南陌。偶逢素心人。把手便歡適。一談復一笑。不覺日西夕。騎馬穿市橋。矯

首望林隙。歸來掩關臥。尙恨爲物役。四論喜僧肇。元文箋陸績。會當投絕學。繕性終何益。

駕牛函谷關。跨鹿渦水曲。相期無翼飛。豈不賢尊足。他年東坡翁。一納歸玉局。相衰老不死。分我一寸燭。

千年暗室中。一旦得朝旭。

題巨然泉巖老柏圖

雲一本作雪巖森危有老柏。幾度寒泉激秋月。氣凌層空白日寒。根貫斷崖蒼石裂。奔騰逝水送流光。剝落古

苔封老節。明堂未作棟梁材。潦倒風霜半無葉。何人胸次富泉石。巨然袖中董源筆。崖傾岸絕無人見。夜

半移舟真有力。賢侯筆力今曹植。氣象參天二千尺。爲回筆力挽萬牛。頓覺煙嵐少顏色。

夢登華山

夢登蓮華峯。舉手摩青天。道人洗一本我心。相與掬飛泉。風吹青霞佩。飄若雲中仙。下視塵世人。擾擾紛腥羶。直欲叫蒼穹。生靈日熬煎。安得側仙掌。狂瀾迴百川。一洗胡羯一本作六界塵。萬騎還全燕。功成不受賞。棄之若浮煙。金管換綠一本作華髮。玉液煉丹田。金丹如可冀。脫疑區中緣。閑尋碧玉調。朗詠青苔篇。還騎雙白鶴。飛下青山巔。

尙書左丞侯公雲溪圖

朝遊雲溪上。暮遊雲溪下。不知雲溪雲。去作人間雨。流水赴大壑。白雲思故山。何時溪上人。心與歸雲閑。黃公山下雲溪路。十里溪光照雲樹。溪流瀝瀝讀書聲。想見先生舊遊處。溪上老僧一本作人今白頭。尺書招我歸來休。圯上方傳黃石略。山中未暇赤松遊。我公昔年提孤軍。旌旗絳天帳。魚鱗鯨鯢沸。大海水渾罵。賊囁齒欲透。斷旄倪十萬寄一身。咸陽白骨迴青春。九重歎息天爲顰。殿前論事氣益振。滄海未全歸禹貢。山東且願變齊民。匣內寶書金屈戌。腰間瑞節玉麒麟。衛國錦衣歸故里。代公黑髮更慈親。他年鐘鼎書元勳。二十四考中書君。整頓乾坤濟時了。飄然卻返雲溪雲。

過廣武山

塵霾晦金境。鹿走羣雄馳。龍騰海水沸。虎怒風林披。成臯天下險。楚漢昔相持。乃翁一杯羹。且欲共分之。兩雄不並立。鴻溝徒爾爲。裹割一本作瘡撫戰士。智勇亦已疲。滎陽非吾唇。帝圖乃天資。陰陵夜失道。慷慨兒女悲。長陵一杯土。笑煞牧羊兒。勝負兩蝸角。興亡一枰碁。而況彼區區。二蟻爭雄雌。西登廣武山。曠望大

河湄野曠知天迥。崖傾覺岸危。青山明劍戟。霜林列旌旗。雲槎秋浩渺。煙樹晴參差。淒涼阮生歎。浩蕩謫仙詞。懷古念離散。興極淚還垂。

河中八詠

舜井

一水獨冷然。浮雲幾變遷。心知思舜處。時見井中天。

夷齊墓

讓伐理難全。求仁豈怨天。乾坤吾道獨。宇宙此山傳。不肯淪周粟。猶應飲舜泉。冥鴻飢欲死。落日暝昏煙。

鶴鵲樓

樓成鶴鵲幾時還。人去樓空境自閑。地接連城秋水渡。河分兩岸夕陽山。汀一本作墟。煙冉冉分秦樹。隴雁依

依度晉關。千古廢興還造物。暫攜一本作移風月出塵寰。

逍遙樓

黃河城上逍遙樓。何人能作逍遙遊。斷霞落日今猶古。明月清風春復秋。千里兵塵常漠漠。五年心事漫悠悠。中條太華不忍見。雲自高飛水自流。

汾陽王像

天寶虜一本作突騎興漁陽。首提孤軍起朔方。掃除梟槍廓氛翳。再使日月光吾唐。丹青凌煙誰第一。功業汾

陽異姓王。當時太尉亦雄偉。天不怒遺壯士傷。河中重鎮甲天下。渾公與公屹相望。時危英雄常恨少。撫壁再拜涕泗滂。諸會下馬識公否。公雖云亡像在堂。

吳生畫

吳生大士十六像。歲久塵昏蛛網絲。真物從來有真賞。息軒爲作證明師。

楊惠之維摩像

一點傳心已失機。更求形似轉成癡。至今遺像兀不語。猶似當初問法時。

先公碑

過客紛紛總不知。先公事迹竹溪碑。坡軒不薦山僧意。也覓西廂待月詩。

汾陰祠后土

閑閑吏隱官蓬萊。玉堂給札非仙才。封香汾陰祠后土。騎士引赴軒轅臺。龍門峽東天下險。狀如萬頃納一杯。方丘中峙巨鰲趾。黃河一箭從天來。長風吹雲碧海去。曠蕩萬里晴天開。青山終古不改色。下送落日浮金壘。滄波幾回照新雁。往日繁華一本作雄安在哉。君不見漢家六葉誇雄才。力通象郡臣龍堆。泰山日觀封禪罷。屬車九九聲如雷。橫汾中流簫鼓發。酒酣樂極情生哀。秋風一曲在人世。茂陵桂樹空莓苔。又不見開元四海不動塵。千麾萬騎祠神隄。侍臣文章咸第一。豐碑自勒鑿崔嵬。憑高慨詠才子句。山川滿目空塵埃。鈴聲琳琅蜀道雨。想見萬里愁雲迴。蒲關北走滎河道。巖深地古令人老。胡兒一本作北師夜渡黃

河冰生人憔悴如霜草。吾皇神聖如軒轅。北伐獯鬻一本作萬里。清中原。徧秩羣神禮喬嶽。還因后土祀坤元。靈祇紛紛福來下。倒卷天河洗兵馬。重新日月照乾坤。再整山河歸廟社。三河形勢滿河中。獨紀葵邱第一功。唐漢遺民尋故事。還思法駕幸河東。

會靈觀卽事二首

戊寅五月十日試宏詞

靈宮初雨餘。散策步幽徑。深樾不見人。微風度疎磬。心閑偶無事。虛極自生聽。時復靜中喧。歸禽暮爭暝。欹枕北窗風。書葉久未定。午夢破華胥。起看松陰正。閑居觀物化。靜處見天性。鳴鳩亦何爲。谷谷自相應。

題東坡石鍾乳山記墨迹

書爲水滸幾半

東坡謫齊安。人怒神所許。倒騎臥水龍。醉踞石頭虎。赤壁萬里江。一葉吾敢侮。歸來抵湖口。此樂乃并與。扁舟絕壁下。鶴鶴如人語。風雷相轟厖。水石效吞吐。山遺洞庭樂。帝下鈞天舞。石鍾不吾欺。一證萬萬古。遺墨落人間。訛缺十四五。模糊魯壁簡。剝落岐陽鼓。蜿蜒半鱗甲。恐尙脫風雨。畫移瓦棺壁。劍化延平渚。祝君十襲藏。隄防六丁取。

武元直書喬君章蓮峯小隱圖

武君非書師。勝概飽胸臆。太華五千仞。驅寫入盈尺。飛泉峯頂來。落我松下石。清風忽吹散。琴上濺餘滴。呼兒急寫之。指下淋漓濕。未知責子翁。頗復有此適。何時圖中人。真作林下客。青山不遠人。但恐富貴逼。勇退良獨難。此願誰能必。向來燕趙閒。逆旅拜真逸。兒時弄琴者。天涯老相識。俛仰四十年。父子埋雙璧。

卷中題詩人十九已仙籍。年光飛鳥過。紙上但陳迹。對此還自傷。何事爲物役。還丹日月遲。白首光陰疾。文章真小技。身外皆長物。拂衣歸去來。蓮峯入心碧。

中元夜祭太一罷對月二首

今夕知何夕。白露涵秋空。褰衣踏明月。如在瓊瑤宮。細數秋兔毫。桂樹何玲瓏。當年誰所種。翳此天公瞳。清光知人意。飛影入杯中。流霞酌不盡。清光浩無窮。我欲遡白雲。一訪東坡翁。扁舟下赤壁。此樂將無同。疇昔縞衣仙。北作羽衣僮。酒酣邀我去。鶴背聆松風。

靈宮夜醮餘。香霧飛不起。更衣步石壇。風露浩如洗。月波走金蛇。入我清樽裏。引杯不復疑。弓影正如此。夜深聞一本雁過。歛見巾落几。松間龍一吟。風庭應落子。空中步虛聲。隱隱猶未已。

東軒老人河山形勝圖

太虛匠流峙。造化誰胚胎。洪荒萬萬古。至今餘劫灰。黃河發崑崙。匣怒不敢乖。初經龍門天下險。勢如萬頃納一杯。桃花浪激不得上。凡魚幾曝鱗與腮。下趨神隄如地底。終古不到軒轅臺。蒲津沈沈臥虹影。鐵牛駕浪輸黃能。千里一曲復一曲。傾山倒嶽不復迴。巨靈運東肘。首華爲崩摧。茅津濟師想勝概。搔首北望令心哀。萬派赴集津。鼓聲如會垓。神斧忽中斷。鑿鑿何年開。崖傾路斷飛鳥絕。輕舟一箭浮天來。篙師絕叫未又瞬。回望已失雲濤堆。但見兩崖蒼蒼半天外。三門斗落如驚雷。擘窠大字誰所銘。高山百尺磨蒼崖。廟前劉公一片石。龜龍剝落生莓苔。東軒先生生長三晉地。回視韓魏空浮埃。想像舊遊處。落筆如

山頽胸中元自有河山。寫出勝概何壯哉。餘波到諸郎。直氣凌斗魁。況復文章妙天下。睥睨晁張。對蘇梅。竹帛如山不經國。安用江鮑稱詩才。劉夫子。我有一杯酒。澆汝胸崔嵬。嗚呼聖道久蕪塞。孟氏闢路誅蒿萊。諸儒辛苦補罅漏。未見巨手如排淮。後生索塗方摘埴。雖有耳目如嬰孩。祝君頽波作砥柱。驅入聖海無津涯。劉夫子深藏十襲作龜鑑。先君此崗吁可懷。

春雪

幽窗不知春。但覺寒轉加。開門散飛雪。帶雨不成花。盤空飛瓊舞。作態正橫斜。著樹暫玲瓏。少焉委泥沙。急掃枝上玉。爲我試新茶。不須待明月。湯好客更佳。

同英粹中賦梅

一本作同粹
中師賦梅

寒梅雪中春。高節自一奇。人問無此花。風月恐未宜。不爲愛冷豔。不爲惜幽姿。愛此骨中香。花餘嗅空枝。影斜清淺處。香度黃昏時。可使飢無食。不可無吾詩。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五

古詩

題趙琳書東坡石上以杖橫膝扇頭二首

廟堂竟何人。此老乃石上。盤礴萬古胸。人此一藤杖。擊去荆舒蠻。扶來司馬相。君看熊虎顏。百獸不敢撓。東坡謫嶺南。一笑六根淨。食骨不棄餘。又使羣狗競。手中果何物。乃是照邪鏡。爾曹何足容。以杖叩其脛。

擬陶和許至忠二首

西日頽殘照。北風凜寒威。侏儒飽欲死。幽人獨無衣。不上北闕書。甘采西山薇。曾子已再化。甯遽早知非。豈不樂仕宦。恐與心事違。柴桑舊三徑。吾行其庶幾。尚憐淵明翁。頗負責子譏。隱几茅簷下。聊欲曝斜暉。歸田有何樂。佳處正在茲。閑與老農語。夜雨深一犁。行年近六十。作秩本悠悠復何之。有田足我食。有布成我衣。富於黔婁生。樂於榮啓期。妻子慍見言。一點不上眉。吾師有遺訓。貧賤不能移。

題牧牛扇頭

一牛顧其犢。一牛軒尻睢。旁有牧犢子。窺巢攀樹枝。嗟爾有餉具。不念鴉雛飢。烏鴉各天性。飛來護其兒。汝親亦念汝。而人獨不知。不如兩相忘。人禽相娛嬉。

東籬採菊圖

淵明初亦仕。迹留心已遠。雅志懷林淵。高情逸雲漢。妖狐向晝昏。獨鶴驚夜半。平生忠義心。回作松菊伴。東籬把一枝。意豈在酒醞。不見白衣來。目送南山雁。澹然忘言說。聊付一笑粲。

贈眼醫

和扁不並世。世豈無良醫。今代王彥若。恨無東坡詩。大弨臥壯士。積熱下腦脂。神鍼運斤風。此妙人得知。君言吾有道。神視了不疑。擘山導河流。破壁取蛟螭。聖道如日月。浮雲時翳之。誰爲補天手。刮膜施金篦。韓孟不可作。此藝真吾師。

釣篷

船篷無可載。意釣不在魚。此身真襁褓。萬事一蘧條。無載不載沈。死魚安足餌。洛水是非波。臨流聊洗耳。聽雨軒

無田妻啼飢。有田稻蟠泥。等爲飢所驅。貧富亦兩齊。雨中窗下眠。窗外芭蕉語。置書且安眠。催租吏如雨。

擬東坡謫居三適

旦起嘯日

老人畏朝寒。常恨爲物役。爬搔未云已。簡書催我出。爾來先朝參。晨起喜見日。王事有期程。安能待子息。披衣向東方。聊復效龜吸。漸漸支體柔。谷谷真氣入。少焉肝腸暖。陽和通百脈。吾年六耋餘。前路那可必。

未來不吾預。已逝安容息。及此未病間。聊冀一溉益。

午窗曝背

清晨了公事。及午身得閑。南榮有晴日。曝背於其間。稍稍陽光舒。融融和氣還。時攜一冊書。眼花紛爛斑。倦卽枕書臥。散盡腰腳頑。清于三杯餘。甜勝一味跽。人間有此適。不覺天公慳。世人慕煖熱。肉屏醉雲鬢。雖得一餉樂。憂喜常相關。癡兒亦笑我。市中有樵山。

夜臥炕暖

京師苦寒歲。桂玉不易求。斗粟換束薪。掉臂不肯酬。日糶五升米。未有旦夕憂。近山富黑塹。百金不難謀。地炕規玲瓏。火穴通深幽。長舒兩腳睡。暖律初迴鄒。門前三尺雪。鼻息方駒駒。田家燒槽柹。濕煙炫淚流。渾家身上衣。炙背曉未休。誰能獻此術。助汝當衾裯。

傲聖俞月出斷崖口二首

未伏暑猶在。雨點落未落。夢覺起視夜。缺月掛屋角。殘星橫斜河。晨雞號天風。幽人窗中眠。紗廚明秋空。

長白山行

長白山雄天北極。白杏仙人常出沒。玉龍垂爪落蒼崖。四江飛下天紳白。匹馬渡江龍飛天。雲起候王化。千百至今甲第多。寓一本作屬籍。時清毬馬爭馳突。錦韉貂帽獵春風。五陵豪氣何飄忽。前年胡一本作北騎瞰中。

原。准。擬。長。城。如。削。鐵。君。家。兄。弟。真。連。壁。胸。中。十。萬。森。戈。戟。向。經。論。事。天。子。前。漢。庭。諸。公。一本作人動。顏。色。心。知。不。易。一。囚。命。顧。肯。貪。功。事。無。益。西。南。方。面。應。時。須。帝。曰。來。前。無。汝。易。從。來。十。益。不。補。損。三。輔。蕭。條。半。荆。棘。瘦。妻。曳。耙。女。扶。犁。惟。恐。官。軍。闕。糧。給。嗚。呼。瘡。痍。尚。未。復。且。願。休。兵。養。民。力。老。夫。謬。忝。春。官。伯。白。首。書。生。不。經。國。一作本待。公。功。成。歸。廟。堂。再。獻。中。興。二。三。策。

渡水僧二首

日。落。前。溪。渡。鐘。聲。隔。岸。聞。秋。水。深。可。涉。挽。衣。踏。行。雲。行。雲。忽。破。碎。波。動。生。魚。鱗。化。爲。百。千。我。何。者。爲。我。身。此。身。尚。非。我。況。復。影。中。人。畫。師。蓋。其。眼。了。此。起。滅。因。三。生。祠。下。夢。一。笑。語。前。塵。一。僧。杭。中。流。杖。笠。行。相。隨。波。紋。生。足。指。照。影。光。瀾。瀾。一。僧。到。彼。岸。前。引。如。導。師。腰。間。兩。不。借。身。外。一。伽。黎。一。僧。方。欲。涉。結。帶。如。有。思。前。山。鳥。飛。夕。後。山。雲。起。時。君。看。眉。頰。間。中。有。摩。詰。詩。

時雨并序

時雨美胥莘公也。公以行臺移鎮平陽。鄰畏其威。民懷其德焉。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相。休。運。是。生。世。臣。惟。我。世。臣。乃。國。于。莘。天。子。命。之。牧。爾。邦。民。北。風。喑。喑。雨。雪。霏。霏。嗟。我。晉。人。而。瘡。而。痍。吹。之。响。之。靡。之。拊。之。于。煥。其。寒。于。飽。其。飢。既。瘳。既。夷。不。嘯。以。嘻。孰。爲。豺。虎。載。柵。載。壘。孰。爲。蠹。賊。載。艾。載。理。無。擾。我。鄉。我。鄉。我。里。無。伐。我。桑。我。桑。我。梓。遠。夷。駢。矣。我。民。社。矣。公。在。在。堂。如。春。斯。溫。激。矢。在。壺。折。衝。于。樽。民。安。于。廩。兵。安。于。屯。公。在。在。堂。錦。衣。繡。裳。敵。予。改。爲。斯。民。不。忘。公。在。在。堂。繡。裳。錦。衣。

我民之思無以公歸。

皇武井序

皇武命平章公移鎮陝右也

皇奮厥武如雷如霆。獷彼遠夷。載震載驚。帝命相臣。蘇我一本。疲民。維時莘公。展也大成。公自平陽。移鎮于秦。世皆謂公在處陽春。公在在秦。有年無兵。世皆謂公斯民德星。維此二方。不甯不令。帥臣議征。發言盈庭。公奏累上。如山不傾。世皆謂公漢之營平。既完三輔。復保五城。以迄于今。夏人請盟。維將盡能。維公竭誠。公拜稽首。天子之明。我公歸矣。我民思矣。詔公復起。周邦咸喜。願公百年。以佐天子。罔俾樊侯。于周專美。

鄭子產廟

晉楚更霸爭雄尊。勢如兩虎挾一豚。玉帛事楚方南轅。晉師已及國北門。鄭有人焉國無小。晉楚雖大談笑了。臨風三歎酌酒一本。注日蒼陂望高鳥。

過湖城

暮行潼關道。百里蒼山昏。勢一本。斷忽平野。大河東南奔。我行屬冬季。風雪浩以繁。元雲結層陰。狐貉不得溫。豈不念白首。出使萬里番。惜彼守凍者。據鞍復何言。

過閩鄉

秦關百二天下壯。百萬雄師未能傍。兩關未了又潼關。潼關之敗何等閑。九齡斥逐姚宋死。邊將邀功從此始。今年西屠石堡城。明年又起漁陽兵。朝廷欲藉邊將重。不覺胡雛一本作猪龍心暗動。祿山前死未可知。雖有漁陽突騎將奚爲。自古明主重用武。莫笑書生陳腐語。

含元殿

秦山從此來。宮殿何巍巍。含元遺址在。下建十丈旂。當昔休明日。軒陛朝諸夷。一旦人事改。翻坐牧羊兒。譬如元一本作血氣衰。百疾攻四肢。陵夷更五代。興亡如奕碁。塵埋梨園骨。火燒花萼碑。寢殿通樵徑。宮牆插酒旗。至今明月夜。石馬空聞嘶。蒼天不可問。渭水空自馳。誰爲後來者。應與此心期。

過乾陵

乾陵故梁山也。舊有柏萬株。亡矣。有石蕃王像。來朝者六十四。至今猶存。下有章懷太子墓。

曉日上乾陵。乾陵何巍巍。前瞻對雙闕。上有十丈碑。左右蕃夷像。想見朝貢時。一抔土未乾。袞服易禕衣。好還雖天道。翦伐盡本支。淒涼廬陵謫。慷慨黃臺辭。賴有狄相國。取日洗成池。母后盜國鼎。呂氏非薄姬。中睿乃其子。天幸亦其宜。驪山三日火。見笑牧羊兒。如何陵上柏。獨有神護持。千秋百歲後。魂魄復來茲。故山草木赭。應悔復辟遲。天回西日照。歲暮北風吹。南登樂遊原。默誦昭陵詩。

發棗社

夜發棗社驛。寥帷見明月。月照斷崖冰。風吹陰磴雪。山重複峻嶺。十步九盤折。兩岸夾深澗。線路僅容轍。龜車下百尺。輾轆聲未絕。坡陀到平地。稍喜見雉堞。隔城聞鐘鼓。星斗何歷歷。故人相勞苦。杯酒慰行役。

夜闌秉明燭。相對恍如失。

過雷州

冬季落日黃。霜雪原野白。驅車上峻坂。十步百夫力。我行未半嶺。回視但木末。白雲在高頂。可望不可及。北風摧去翼。孤煙帶遠客。居人候征騎。倦僕望前驛。倉皇下坡陀。張燈已昏黑。

遊華山寄元裕之

我從秦川來。遍歷終南遊。暮行華陰道。清快明雙眸。東風一夜橫。一本作翻作惡塵埃咫尺迷巖幽。山神戲人

亦薄相。一杯未盡陰霾。一本作收。但見兩岸巨壁列劍戟。流泉夾道鳴琳瑯。希夷石室綠蘿合。金仙鶴駕空

悠悠。石門忽。一本作斷。一峯出。婆娑石上爲遲留。上方可望不可到。崖傾路絕令人愁。十盤九折羊角上。青

柯平上得少休。三峯壁立五千仞。其下無址旁無儔。巨靈仙掌在霄漢。銀河飛下青雲頭。或云奇勝最

作在高頂。腳力未易供。一本作冥揆。蒼龍嶺瘦苔蘚。一本作滑。嵌空石磴誰雕鏤。每憐風自四山下。一本下不

見底。惟聞松聲萬壑寒。鷗颺。一本作捫參歷井上。一本絕頂下視塵世區。中因酒酣蒼茫瞰無際。塊視五嶽

芥九州。南望漢中山。簪如碧玉抽。一本作况復秦宮與漢闕。飄然聚散風中漚。上有明星玉女之洞天。

二十八宿環且周。又有千歲之玉蓮。花開十丈藕如舟。五鬢不朽之長松。流膏入地盤蛟虬。採根食實可

羽化。方瞳綠髮三千秋。時聞笙簫明月夜。芝朮羽蓋來瀛洲。乾坤不老青山色。日月萬古無停轉。君且爲

我挽回六龍轡。我亦爲君倒卻。一本黃河流。終期。一本汗漫遊八表。乘風更覓元丹邱。

傲淵明白廣

天地有常度。日月有常數。有生則有死。如朝必有暮。來者不可卻。去者那容駐。但喜故歲新。新年行復故。故交零落盡。世豈能久住。年衰性自忘。所以語多誤。況復眼半昏。文字宜少覷。前路那可知。正宜委運去。幸近古稀年。無復更多慮。

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翩翩萬里鶴。日暮將何之。昏鴉擇所安。笑汝不知時。孔席不暇暖。此理吾何一本疑。尙愧淵明翁。濁酒時一持。

少長慕富貴。老大思邱山。一爲妻子累。不肯踐斯言。誤落塵網中。黽勉四十年。吾衰有兒子。門戶幸可闔。漆園去我久。舉世少真情。晉宋多名流。惜哉亦虛名。浮虛忘軒冕。踰檢稱達生。淵明初亦仕。不爲寵辱驚。笑彼夸毗子。空談竟何成。

貧賤豈不苦。仰慕冥鴻飛。富貴豈不樂。乃有黃犬悲。苦樂各異趣。嗜好從所依。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掛冠不待年。況此齒髮衰。遙酌一杯酒。毋使一本寸心違。

琳宮雜畫罷。頗厭鼓吹喧。既久少人事。卻愛幽居偏。南榮有奇趣。雲峯可當山。一雨溪水漲。稍稍魚鳥還。我亦樂其樂。可爲靜者言。

好醜無定在。當時者爲是。嬾子當寵時。安知後來毀。世道每如斯。吾生幸不爾。舉世尙五弦。安事矜綠綺。

少年喜草書。臨池學伯英。縱橫挾造化。如見萬物情。墨濡四溟窄。筆落三山傾。年來頗自笑。惜哉以技鳴。白首竟無得。俯仰愧此生。

秋菊有至性。霜松無俗一本姿。采采黃金花。笑撫蒼煙枝。偶有杯中物。成此一段奇。白雲南山來。出岫復

何爲。醉臥東軒一本下。聊脫人間羈。

今日好天氣。一本清晨雪雲開。東風如故人。適我平生懷。一本忽見南來燕。孤雌與雄來。一本暮歸主人

堂。梁間有一本雙棲。巢傾覆其子。又補新巢泥。翩翩隨陽雁。幽貞苦難諧。江湖偶相失。咫尺雲路迷。哀哀

霜雪際。獨向胡天迴。鷺鳥閉籠中。舉翮觸四隅。騏驥駕鹽車。跼促一本困中途。一朝一本遭識拔。未免

爲人驅。傍觀信美矣。自愧良有餘。不如兩無累。還我田園居。

千載淵明翁。誰謂不知道。謾賦責子詩。調戲以一本娛老。杜陵蓋自況。亦豈恨枯槁。壺觴清濁共。適意無

醜好。歸來五柳宅。守我不貪寶。長嘯天地間。獨立萬物表。

憶昔告歸老。方屬耆指時。眼昏頭半白。誓將從此辭。幾年不得謝。因循到今茲。耳聾左目盲。決去吾何疑。

君恩雖云重。竊祿良自欺。乘流且復逝。遇坎將安之。

昔我謝事時。曾造老衲境。謂言方閑去。如醉不得醒。至要無多言。退步心自領。一朝桶底脫。露出囊中穎。

有如闍室中。照耀賴燭炳。

嚴風大澤枯。霰雪寒威至。此時陶彭澤。相與父老醉。醉不必相扶。顛倒無倫次。處世貴無名。不知斯我貴。

斯人今已一本亡。三歎有遺味。

憶我澠水陽。經營五畝宅。修竹幾千一本竿。今爲狐兔迹。相逢問鄉舊。里巷不盈百。艱難驚獨在。鬢髮颯

已白。一醉齊彭殤。無爲空歎一本息。

幽居澹無事。雅志了元經。眼花憎文字。悠悠竟無成。中夜起不一本寐。披衣守寒更。梅竹散清影。素月流

廣庭。孤鶴闕逸響。切切寒蟲鳴。撫卷長歎息。慷慨測中情。

淵明雖不仕。愛此北窗風。曲肱枕書臥。樂亦在其中。時持一杯酒。賴此齊窮通。大笑杯中蛇。晚矣悟雕弓。

漢儒傳注學。未爲無一本所得。秦火少完書。豈免烏焉惑。後儒補罅漏。聖道稍開塞。俗士喜操戈。又一秦

相國。且共歎一觴。多言不如默。

昔我平生友。峩冠及偕仕。居官不避事。力學固爲己。非無濟時策。壘斷亦云恥。行年未六十。發志沒蒿里。

塞予隨朝班。星霜幾四紀。譬如遠行客。日暮尋所止。養志歸田廬。晚節猶可恃。

淵明非嗜酒。愛此醉一本中真。謂言忘憂物。中有太古淳。回首市朝中。萬事牛毛新。去年持使節。悠悠過

西秦。宮闕隨飛煙。衣冠化埃塵。當時一本憑軒一本賦。慷慨嗟一本徒勤。所以山林客。樂與魚鳥親。西登

太華頂。曠望長河津。寄謝三峯一本雲。聊欲濫吾巾。誓將從此去。笑謝當途人。

擬和韋蘇州二十首

和西澗

西荒竹徑草叢生。樹隔前溪一犢鳴。步尋幽澗疑無路。忽有人家略杓橫。

和煙際鐘

近擊斂暝色。遠山猶夕暉。聲從煙際起。復向煙中微。隨風散林野。渡頭人未歸。

和西塞山龍門

雙闕聳岩裏。神斧忽中斷。一水從中來。千龕道傍滿。

和山耕叟

步逐麋鹿迹。詎知朝市情。負薪南澗曲。一本作口荆棘雨中行。呼兒一本作童問牛飽。又向山田耕。

和上方僧

石澗雲生衲。崖傾月照禪。曬衣橫竹錫。洗鉢落巖泉。但見山花發。幽居不記年。

擬詠夜

明從關中去。闇從明際一本作中來。流光不相待。一本作不待曉闇盡玉爐灰。

擬詠聲

萬籟靜中起。猶是生滅因。隱几以眼聽。非根亦非塵。

和寄全椒道士

潘清客自鄧移樓觀與中條喬象之同居

新移白關峯。遠訪中條客。結茅授經臺。共坐雲間石。松龕讀易朝。月窗談道夕。從此到終身。區中了無迹。

和游溪

清溪霧氣散。水涵天影空。白雲翻著底。移舟明鏡中。鳥近前灘日。花移別岸風。遙知夜來雨。山色翠如葱。

和秋齋獨宿

冷暈侵殘燭。雨聲在深竹。驚鳥時一鳴。寒枝不成宿。

和聽嘉陵江水聲代深師答

驚湍瀉石崖。百步無人迹。愛此靜中喧。一本作喧中靜聊步安禪席。水無激石意。云何轉雷聲。仁者自生聽。達士了不驚。心空境自寂。澹然兩無情。

和演師西齋

不見竹間僧。但聞花外磬。敲檻出魚遊。巢簷知鳥性。雲蒸坐禪石。露濕行道徑。夜寂一燈殘。山月來破暝。

和遊開元精舍

松軒風掃靜。終日閉門居。犬臥青苔地。鳥銜紅柿一本作葉。初瓶殘夜禪起。經潤雨翻餘。自是少人迹。非關往來疎。

和答山中道士

行轉清溪又別峯。馬蹏終日認樵踪。翠微深處無人住。寺在深山何處鐘。

和西樓

十去龍沙雁。年年久不歸。煙塵猶未息。莫近塞雲飛。

和遊瑯琊萬壽寺

茲寺廢已久。經構昔未遑。一朝煥金碧。煌煌耀東岡。文母開大施。天廚來衆香。綦迴轉佛閣。窈窕闕禪房。平地俯歸鳥。高齋在上方。宿雲不歸山。野水自成塘。道人如水鏡。見者心清涼。理勝是非遣。虛澹形迹忘。歸鞍惜清境。佇立暮天蒼。

擬漠漠來帆重。冥冥去鳥遲。

一無冥冥去鳥遲句。章集作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

薄暮瀟瀟雨。何人獨倚闌。濛濛山氣重。澹澹水紋寒。草際光猶泫。一本作瀟松梢滴未乾。燈前未歸客。無夢到長安。

擬何時風雨夜。復此對牀眠。

一無復此對牀眠句。章集作當知風雪夜。復此對牀眠。

幽居少人事。有客來不速。爐內火正紅。尊中酒新綠。高齋始聞雁。隔窗時動竹。何當風雪夜。抱被還同宿。擬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

一無孤花表春餘句。章集寂一作靜。

了無車馬一本作塵迹。終日掩禪關。不下溪頭路。坐看簷際山。好鳥破午寂。幽花澹春閑。簪組方爲累。來遊不知還。

擬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

一無燕寢凝清香句。

冠帶事朝謁。清坐彈鳴琴。以彼塵外趣。遠我遺世心。岸幘送歸鳥。隱几見遙岑。聊得一本作同靜者樂。豈必居

山林

送麻徵君知幾

丹山五色鳳。一舉眇天隅。文采瑞聖世。不爲竹與梧。渥洼汗血種。逸氣凌九區。可見不可紮。白壁誰敢沽。夫君號神童。七歲能草書。二十上詞賦。下筆凌紫虛。三十富經學。兩魁天下儒。娥眉衆女嫉。反畏知名譽。一朝相舍去。願以道自娛。閑觀養生書。洞究先天圖。姓字聞天朝。相公借吹噓。左丞從容拜恩命。移疾還里閭。諸公惜其去。乞留侍玉除。掉頭不肯住。一飯吾豈無。君看澤中雉。飲啄良自如。一旦畜樊中。意氣慘不舒。又如田間牛。騰擲適有餘。被之以文繡。顧影反踟蹰。君恩豈不重。力疾須人扶。旁觀信美矣。違己非病歟。不如本無累。還我田園居。喜君節獨高。知君功名疎。可以激頽俗。可以勵貪夫。異時高士傳。名與壺山俱。

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泉腥馬不食。長城城下多亂泉。多年冷浸征人骨。單于吹落關山月。茫茫原上沙如雪。十去征夫九不迴。一望沙場心斷絕。胡作一本人以殺戮爲耕作。黃河不盡生人血。木波部落半蕭條。羌婦翻爲胡作一本透地妾。聖皇震怒下天兵。天弧夜射旄頭滅。九州復禹跡。萬里還耕桑。但願猛士守四方。更築長城萬里長。

猛虎行

孤虎在深山。一怒風林披。朝食千牛羊。暮食千熊羆。虎暴尙可制。人還寢其皮。旄頭飛精光。落地爲積屍。焚山赭草木。血積成汗池。萬靈泣上訴。生民將何爲。帝怒敕六丁。雷電下取之。埋魂九地底。壓以泰山坻。然後天下人。頗得伸其眉。寄言顛越者。毋俾有一本作得音種遺。

傲老杜無家

弟妹他鄉隔。無家問死生。兵戈塵共暗。江漢月偏清。落日黃牛峽。秋風白帝城。中原消息斷。何處是秦京。

傲劉長卿出塞二首

上山搖白旗。下馬駐旌麾。虜騎數重合。漢人三日圍。天寒短兵接。日暮戰聲微。萬里天山北。招魂葬不歸。初從召募軍。麾下點行頻。衣上兩行淚。燈前萬里身。鼓聲青海振。戰骨黑山塵。落日邊風起。蕭蕭愁殺人。

楊妃墓

灼灼陌上花。青青路傍草。人心任榮悴。過眼無醜好。馬嵬三尺墳。西出劍門道。如何傾國顏。傷心不同老。

李夫人墓

夫人臨訣時。掩而羞人主。空餘返魂香。默默不得語。千秋百歲後。粉黛化爲土。一笑不成妍。春風花自舞。延安滋戒師。余初主安塞。堡簿時相識也。今戊子歲春。被命作醮平涼。偶得相會。以四十三年之舊。故集句以贈之。

五城何迢迢。

杜

關河茫茫隔波浪。

許表民

與君別來今幾時。

盧

翰林白髮三千丈。

王

形容變盡語音存。

東坡

思往事似前身。樂天四十三年如電抹。東坡欲談前事恐無人。子由龐眉皓首無住著。杜臂上念珠如皎月。唐僧
上楞嚴已不看。東坡更看腳跟參一節。山谷人生何處不相逢。丁冠猶恐相逢是夢中。晏叔原全是行人更分首。山谷

明朝車馬各西東。歐陽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六

律詩

塞上四首

窮邊四十里。野戶兩三家。山腹過雲影。波光戰日華。汲泉尋澗曲。樵路入雲斜。隨分坡田罷。還簪野草花。
因尋射鵰壘。偶到殺狐川。鹵地牛羊瘦。邊沙草木羶。廢城一本作池餘井臼。古戍斷烽煙。自說無征戰。經今六十年。

薄宦邊城裏。經年無客過。一川平地少。四面亂山多。野色連秋塞。邊聲入暮河。舊貂寒更薄。飄寄欲如何。
樹寓連山郭。林煙接塞垣。斷崖懸屋勢。漲水沒沙痕。烽火雲間戍。牛羊嶺外村。太平閑檄手。文字付清樽。
寒夜

歲晏寒無那。夜深清欲飢。竹風驚夢斷。雪意聽窗知。稍稍鵲翻樹。蕭蕭人語籬。虛明滿吾室。何許月來時。

三山渡口一本無口字

春水三山渡。斜陽八字堤。河淤樹身短。沙截草痕齊。地納黃流大。天銜淩澤低。故人不我見。愁思使人迷。

西陵

藹藹西陵樹。蕭條歌吹聲。客愁連斷雁。地古更荒城。山色嬌新雨。河流怒不平。浮雲臺上起。不盡古今情。

柏人光武廟

真人開有漢。帝業肇蕪蕪。洒落君臣契。艱危廟社圖。山川扶鄩邑。日月拱東都。社稷千秋里。風雲四達衢。北風吹雨雪。西日照桑榆。舊物餘翁仲。荒祠老祝巫。功臣遺像在。時有鼠銜鬚。

正覺院

西日轉廊腰。疏鐘送次寥。壞牆緣苦竹。破屋上凌霄。白髮知僧臘。青燈更客宵。葉聲風外盡。窗雨續蕭蕭。

開元寺

歲久開元寺。黃一本花一作槐落石龍。僧瓶深碧甃。蝸壁篆金容。窗影年年塔。禽棲夜夜鐘。平生睡秋雨。竹閣味

偏濃。

散策

解鞍成小憩。散策遂幽欣。偶拂水邊石。坐看岩上雲。桑麻深畏景。水竹淡斜曛。興寄方自得。清涼誰與分。

陸渾

言從陸渾去。不遇一本紫芝還。鳥飛不盡處。夕陽千萬山。雲起動兼靜。水流忙更閑。坐待石上月。滅沒煙

嵐閒。

梁園中秋

今夜梁園月。相逢照一尊。他時千里共。此會幾人存。老我追隨盡。憐渠笑語溫。不眠瞻玉兔。終夕露荷翻。

梅和尚節使挽詞二首

鏖戰羣奔外。申威一隙一本作呼閒。功名歸死事。義勇鄙生還。矢向胡天一本作邊塵盡。弓猶漢月彎。君王思戰苦。

起冢象天山。

走卒知虔將。兒童說義州。甘心輕白羽。苦戰脫兜鍪。把絕揮戈地。創餘振臂秋。英魂知不泯。結草抗邦讐。

溫妃挽詞二首

白日森容衛。青春忽夜臺。鼎湖龍已去。祿館燕空迴。仙駕隨天遠。妝奩惻聖哀。一本作慄祇應彤史上。遺采不

塵埃。

容衛三春肅。如何一日殊。妃星淪紫極。帝子沒蒼梧。卜地陪長樂。升天後鼎湖。皇情何以慰。彤管載嬪虞。

和西溪思歸

好在西溪隱。人今白玉堂。興來看畫本。夢去拂詩牆。舊竹多年合。新松幾許長。從渠黃石老。獨占白雲鄉。

獄中

處順初無累。安時故不憂。敢違一本作還身後慮。甘向死前休。有姊如工部。無兒似鄧攸。悠悠天地意。還許望

松楸。

徙倚

徒倚秋原上。長吟動所思。草荒天馬瘦。日落野鷹飢。多病親朋改。中年齒髮衰。功名付公等。才力況明時。

寒食遙奠西山寺二首

榆中草色蕪。春水稍漸車。野祭一盂飯。鄉愁千里餘。年年寒食客。日日故園疏。莫訝交親一本絕。嵇康懶

寄書。

年來百事廢。漸與世情疎。案上一杯酒。牀頭幾冊書。春風疑渾沌。水月似空虛。頃刻翻晴晦。吾心澹久如。

赴甯化宿王道

山屋如雞柵。才容卸馬鞍。風吹四山雪。月照一川寒。不敢侵星起。惟愁上嶺難。中宵問前路。安枕若爲安。

觀音院

棟宇懸崖上。風煙勝概中。寒通汾渚月。清帶雪山風。茗水隨瓶得。棊燈繫牖通。仍聞馬頭寺。別業亂山叢。

北垞

驅馬北垞上。山光澹復深。夕嵐無遠近。返照有晴陰。泉落莓苔石。風光松櫟林。悠然成獨酌。啼鳥是知音。

荷葉平

平生慣山水。見之如等閑。竭來驚老眼。何處無名山。峯峯千峯外。蒼茫一雨間。山神應解事。爲我洗孱顏。

蘆芽山

荷葉平初盡。蘆芽勢漸分。朝來知宿雨。谷底見歸雲。日上松猶滴。風來草自薰。臨溪歸路險。萬筏下河汾。

管州道中

龜手酸風裏。寒多酒不勝。馬蹄荒店雪。人迹斷橋冰。瘦骨成山字。霜髯作戟棱。綠窗三丈日。政爾步騰騰。

代郡張氏瑞柏堂

鬱鬱何年植。盤盤兀老蒼。文章深篆籀。忠義抱風霜。子舍占烏鵲。孫枝託鳳凰。主人廊廟具。會見拂雲長。

謁北嶽

四大神儀一羣。山太茂尊。奠方荒冀宅。視禮配天孫。西送虞淵暮。東瞻碣石墩。寶符臨代郡。巨鎖一本作鐵鎖

扼并門。控趙襟。形壯包燕氣。象渾九河探。禹蹟萬里叫。虞魂在昔登。封始初無一本作前驅。羽衛繁。千官駢部

曲。萬騎隘山樊。卜地恆陽曲。移祠泰始元。晉移祠曲陽。荒碑刊歲月。飛石礮乾坤。帝秩加黃屋。宮居象紫垣。雲

楣朽芝瑞。雨砌裂槐根。天業恢宏大。山靈翊衛屯。巫閭歸帝制。長白發金源。九廟龍盤接。三邦蛇勢吞。雲

煙浮近甸。日月繞中原。款謁天香重。封題御署存。銀鑄諸產富。雷雨萬靈奔。神聽羞回德。天聰納正言。負

時身九死。去國淚雙痕。日近趨大闕。生還託聖恩。許身空一本作徒。稷契無術補。羲軒帝籙長。桑洞一本作寺。仙巖

張果村。卜居如可近。重整北山轅。

過黃崖二首

患難驚身在。龍鍾感歲新。山川愁倦鳥。歲月老行人。落日黃崖古。東風白鬢春。傷心潢水北。無乃久風一本作塵。

落日逢人恐。深秋動旅懷。乳鷹家碧嶂。飢虎嘯黃崖。此道將何適。吾生尙未諧。傷心墟落裏。犬舐有殘骸。

桃花鳥回寄王伯直

冰破村橋擁。春寒旅雁低。遠山封霧小。高浪與雲齊。鳥寺明松雪。潮船濺藕泥。詩情吟不盡。寄與畫中題。

咸平道中

道壞緣岡遠。村流自作塘。夕陽開野色。秋水納山光。雨住林逾黑。鳥歸天更蒼。冥搜無好句。淡墨寫微茫。

慶雲道中

對岸青山隔。孤城碧浪開。綠蕪天際合。白鳥日邊迴。渡口呼舟急。沙頭立馬催。夕煙生極浦。欲上客衣來。

中秋金河感懷

金河今夜月。遼水一尊同。雁影不復北。馬蹄猶向東。山川新戰血。宇宙舊飄蓬。擾擾餘生事。愁來醉眼中。

登巢雲樓

烽火三年戍。沙陀幾戰場。白子甘薄宦。與子各殊方。寒木伺春色。高樓傾夕陽。如聞洗兵馬。失喜問臨潢。

和楊子元二首

紅葉如人老。黃花與世疎。物華行婉婉。天宇迴澄虛。山作屏風畫。雁成人字書。相逢一杯酒。秋興各何如。

松下獨酌

小雨斑斑落。庭槐槭槭疎。秋涵山骨冷。天入水痕虛。多病難忘酒。窮愁強著書。深慚靈感老。時復問何如。

行人隱微徑。古寺帶平岡。山勢依城斷。河流入野長。樹欹枝壞道。草臥壓頽牆。獨酌無人共。松風薦一觴。

松山道中

松漠三百里。飄然一日中。山長雲不斷。地迥雪無窮。遠嶺貪殘照。深林貯晚風。煙村一回首。獨鶴下晴空。

疊翠巖三首

枯枿似黔突。斷崖如削瓜。林深自風雨。地古更煙霞。腳力行將盡。雲山殊未涯。試窮千里目。直北際龍沙。飛身清曠外。著眼有無間。崖斷疑無路。雲開更有山。鳥隨天影沒。人自日邊還。歸夢挾清境。詩情不得閑。帳殿臨青嶂。蒼崖裊翠煙。孤根盤厚地。秀色入蒼天。井有四時雪。岩垂萬古泉。皇情非暇豫。問俗到山川。

陪李舜咨登憫忠寺閣

日月躔雙拱。風煙約寸眸。雲山浮近甸。宇宙有高樓。鳥外餘殘照。天邊更去舟。登臨有如此。況接李膺遊。

宿崔家莊

野次寒山外。人家霽雨中。飢鷹蹲落照。危葉顛西風。牆缺青山補。橋欹白水通。豐年聞好語。倚杖問衰翁。

過淖水

夕陰山谿處。谿字平照大河流。漠漠雲間樹。悠悠天際舟。黃塵隨匹馬。白水自雙鷗。會得閑中趣。浮生半白頭。

通許道中南征

曉逐三軍發。清寒苦不禁。征驂過野店。塞犬一本作路。出疎林。宿火留行客。霜枝滑凍禽。據鞍閑覓句。愁些不成吟。

廬州城下

月暈曉樹城。風高夜斫營。角聲寒水動。弓勢斷鴻驚。利鏃穿吳甲。長戈斷楚纓。迴看經戰處。慘淡一本作絕。暮煙一本作寒生。

章宗挽詞

鳳紀三千歲。龍飛二十年。竟殫徽號冊。空頌柏梁篇。授聖金滕起。遺言玉几宣。建平何苦讖。雨泣戴仁天。

暮春

自嗟中歲在。不與暮春宜。非復歡娛地。其如老大時。百年歸覽鏡。萬事入支頤。此意無人會。陶情一賦詩。

汝蕤酒尊

秘色創尊形。中泓貯醪醑。縮肩潛蠖蛭。蟠腹漲青甯。巧琢晴嵐古。圓嗟碧玉瑩。銀杯猶羽化。風雨慎緘局。

湧雲樓雨

滿地江湖夢。連陰晦朔秋。雨中山似醉。風外浪如愁。眼病憎黃卷。心安任白頭。明年一官滿。誰復話登樓。

窮愁二首

乍喜三庚伏。還驚一葉涼。窮愁天色少。睡思雨聲長。掩卷悲興替。懷人問在亡。平生庾開府。詩興未能忘。

何處新秋好。飄蕭意欲仙。乍涼新雨後。欲曙未明前。莎影蛩吟地。松梢鶴唳天。物情無好醜。適意各天然。
和潘師韻

睽離三十載。重此叩元微。日月雙蓬鬢。乾坤一布衣。月明渦水宿。秋老華峯歸。不得陪仙馭。浮生有是非。
和政老九日韻

數日閑齋臥。體中殊不佳。那知是重九。但喜見黃花。矯首懷天末。攜壺傍水涯。琳宮題壁處。醉墨字欹斜。

贈茅先生

二室神仙宅。三茅道士家。野人遺竹箒。劉仙編竹箒以給公朝夕弟子掃松花。有道能擒虎。無心任踐蛇。天平有陳迹。吾欲老煙霞。去歲兵至公庵。公了無懼色。兵亦不敢害。

大雪二首

大雪無朝暮。衰年見未曾。園林春浩蕩。川岳氣憑陵。雲慘天應漏。陽微井欲冰。欲尋安道舍。何處一龕燈。
大雪欲平簷。黃昏氣轉嚴。天邊迷草樹。雲外失烏蟾。天意平高下。人情有愛嫌。抱貧酬桂玉。樓上醉厭厭。

雪霽

黃雲霽雪威。寒日淡暉暉。雨砌晴猶滴。一本作先風簷落更飛。侵凌池面瘦。擁腫樹身肥。長憶廬陵老。憂時咏鐵衣。

十月菊得深字

地偏開較晚。風勁可能禁。雨漬金英淺。寒添紫暈深。抱叢無晚一本作曉蝶。窺蕊有貞禽。留待飄零後。梅花約重尋。

白雁

波淨影逾白。霜清鳴一本作唳更哀。乾坤雙鬢老。風雪一聲來。休迴隱猶見。天長去復迴。物情嫌太潔。莫使羽

毛摧。

雪

朔雲連鄭圃。飛雪滿梁園。猛勢池心滅。清聲竹外繁。飢鴉寒啄樹。販屨踵臨門。何以娛佳客。開軒對一尊。

野菊

離離巖下菊。無主混蓬茅。路斷秋光隔。山明水影交。荒叢鳴蟋蟀。寒葉掛蟪蛄。擬訪陶廬飲。柴扉何處敲。

嶽觀

步履方壇上。行吟避草芽。簾聲風拂燕。池影柳蹲鴉。天入濛濛雨。春歸淡淡花。遊春心未老。牆外度香車。

秋雨

天邊認遙電。雲際尙殘陽。雨腳夜深白。濤頭曉霧黃。沙邊明雁影。林下見山光。擬盡登高興。秋懷祇自傷。

手拈樺皮彈琴圖

何人聊幻巧。袖裏出毫端。道眼無二見。齊心廢六官。煩君無耳聽。寓我非指彈。攬卻伯牙手。秋風萬籟寒。

早出新安驛

一無驛字

夜宿新安驛。平明雪寒碓。馬頭迷舊路。虎跡印新泥。冰凍寒流狹。天銜遠路低。人稀山店遠。茅屋只聞雞。

明惠皇后挽歌詞四十首

皇明齊月象。厚德配坤元。惻怛憂民意。勤勞毓聖恩。國風悲卷耳。星緯暗軒轅。喪妣人心痛。哀號望寢園。威儀文物備。祖載出叢塗。薄葬追三代。嚴禋致九虞。仁恩遺鳳詔。功德載龜趺。左右重興業。詩書讚水圖。太極齊元始。三光並照臨。勤勞憂國念。惻怛愛民心。元鳥歌殷母。思齊詠太任。兩朝難儷美。萬古播徽音。階奠凋葉盡。宮漏滴聲殘。玉几俄遺訓。龍樓罷問安。雲容愁慘戚。風色動悲酸。萬古餘功德。煌煌玉冊寒。疇昔占蟲夢。今來歎鳳飛。漢宮貽內則。文母謝芳徽。永臥重泉夜。空餘大練衣。魏郊甯久駐。會看德陵歸。阿母瑤池去。應歸海上峯。寶奩空有象。練幄靜無蹤。孝享嚴三廟。輿儀備九龍。獻陵今密邇。揮淚灑楸松。聖德高千古。慈幃十萬春。地維傷絕紀。月彩忽縈輪。應物歸先識。憂民感至仁。神儀雖已闕。遺範不埃塵。膺符稱太母。衍慶廣金源。衣練蠲重彩。躬蠶屈至尊。賜冰防病渴。恤獄恐民冤。孝意遵遺訓。詞臣歎永言。葛覃歌節用。卷耳頌求賢。遽厭人間世。還爲物外仙。會觀羞淇一本作歌確露。無復夢捫天。玉座虛長樂。依然夜月懸。

謙抑傳家法。寬仁沃帝聰。禮崇光教塔。時奉孝嚴宮。卓隸恩皆及。嬪妃愛悉同。繞階花泣露。應是怨西風。慶源鍾馬鄴。何止活千人。陰化行中壺。私權抑外親。鳳輿歸厚夜。蠶館閉長春。蕭寺諸嬪御。能忘賜饜頻。

方享東朝奉。俄幾甲子還。玉梳音窅窅。彤管事班班。陵寢音容闕。蓬萊日月閑。丁憂遺詔在。恩澤滿人間。式屬多難際。方承長樂歡。霜飛金殿冷。月沒桂宮寒。雨泣愁雲慘。風悲薤露殘。南山爲樂石。遺美豈能刊。一紀坤儀正。千齡母範彰。徽音齊太妣。厚德配娥皇。衣練昭純儉。因山戒厚藏。傷心彤史上。千古播遺芳。縑氏傳仙裔。燕山啓夢符。化人元正己。祈福爲民敷。疾殆中遺命。髮深示永圖。傷心虞帝事。煙雨暗蒼梧。奔走來羣辟。哀摧動百靈。妖氛湮璧月。霄漢隕軒星。玉几貽周訓。妝奩泣漢庭。遺言遵薄葬。神意想來甯。身尊恆率禮。名正更持謙。椒掖坤儀正。天庭母訓嚴。鴻名登玉簡。遺像入霜縑。異日朝陵處。應須啓鏡奩。寬和能待物。凝密勸行仁。道德持三寶。恩私逮四民。兩朝隆漢禮。十亂冠周臣。一旦仙遊去。空餘四海春。心知爲善樂。敬傅又尊師。國化濯衣儉。民歌賜藥慈。誦經虛玉案。奉佛冷金華。遺旨無窮恨。風吹徧九疑。六綉辭秋殿。元堂啓夜扉。一朝藏壽器。千載闕容衣。懸象軒星掩。哀歌薤露稀。松楸交隧道。會有五雲飛。保阿成訓在。闡闕令儀昭。儉德高千古。仁聲溢兩朝。事隨流水逝。愁逐冷雲飄。仙馭知何適。憑誰問汝寥。陰化昆乾造。熙朝賴母臨。功勳新女史。德澤浹人心。偃月丰容閉。軒星瑞彩沈。笳聲哀不盡。陵柏自森森。元勳施社稷。茂德庇人民。色養嗟中阻。靈遊忽上賓。侍臣歌薤露。神物護龍輶。耐廟推尊諡。千齡寶冊新。太妣敦周化。塗山啓夏家。尊名天比峻。淑德日增華。孝享心何切。仙游望愈賒。空餘遺令在。攀慕極幽遐。天禍纏興慶。幽堂掩后禱。徽首知有嗣。孝養痛長違。夜月空椒屋。秋風冷玉衣。遙瞻陵寢上。慘淡暮雲飛。風急搖寒樹。虹蜚薄太陰。雲隨仙馭遠。塵入綺簾深。素莫長秋外。蕭條湘水潯。聖情時悵望。流淚滿宸襟。

吉夢捫大後。明禋配地時。嬪虞彰淑慎。生武極恩慈。無復全輿返。空瞻畫雲馳。蕭蕭松柏路。長夜闕神儀。
玉音昭懿行。彤管列閔休。今日歸陵寢。何年返玉樓。聖心方盡孝。鸞馭竟難留。陵樹西風裏。千秋萬古愁。
羣生資茂育。至德果難名。憑几言猶在。因山事已成。西風翻畫雲。落日送銘旌。羽衛歸來晚。蕭蕭萬馬鳴。
音容歸壽器。管御玉衣閑。聖孝空如慕。慈顏痛莫攀。雲愁縈汴水。霧慘鎖夷山。悵望白楊路。翟車竟不還。
孫謀貽嗣聖。內教輔先朝。孝敬全終始。勤勞繼夙宵。民災憂水殄。邊患慮天驕。大漸惟幾際。猶思儉德昭。
一紀成功著。乘鸞上九天。物生恩德載。聖慮想恩憐。儉素言猶在。寬慈事有傳。禁幃斜日晚。空裊寶爐煙。
飄飄成遠駕。寂靜掩元堂。薄蕩神功著。巍巍聖業彰。周任揚溢美。漢鄧藹餘芳。末命丁寧意。憂民不暫忘。
寢饋存公議。無慚六后名。妝奩空有迹。珮玉寂無聲。祭享升清廟。哀號動聖情。神靈陰有力。保佑再昇平。
蘋藻親三奠。禱禴備六衣。坤元方載物。軒宿遽淪暉。廟貌嚴新祀。神遊逸不歸。白雲無處所。長傍德陵飛。
馮相方觀祲。坐陽忽告災。千秋臨寶殿。一夕闕泉臺。纒緋悲長往。靈輻挽不回。昊天思罔極。長使聖情哀。
仙源周太子。華裔漢徵君。生聖休祥著。憂民儉德勤。姜源忻懿範。光烈惡鴻勳。輔就中興業。飄然返白雲。
蜃絡陳彝憲。龜人獻吉占。郊衢笳鼓咽。羽衛禁兵嚴。雲氣迎鸞馭。秋塵翳寶奩。祝官揚至德。簡冊發幽潛。
月殿封鸞鑑。風韓臥佩環。百神來肅衛。萬騎盡虛還。雨泣銘旌濕。風淒總轡閑。仙遊無覓處。追慕慘宸顏。
月暈驚虧薄。川流駭沸騰。憂勤終爽豫。報施似無憑。長夜扃銀海。愁雲慘玉繩。聖心哀念切。素幄每晨興。

河上二首

築堰分泉脈。開溝斷荻芽。風期占月暈。水信識桃花。
早愛瀕河麥。晴憐喚雨鳩。春隨挑菜侶。月趁捕魚舟。

雪中登真定閣

風月下如意。寺樓高處吟。城中一萬戶。一雪太平心。

連雲潮退

夕陽明島寺。海氣入邊城。潮落青魚出。泥深白鳥行。

鄧山雜咏十首

天城山

造化搏清氣。秀出天城山。青松伴僧老。白雲如我閑。

馬耳峯

房駟落人間。入石露雙碧。月明聞夜嘶。驚落山頭石。

仙人峯

世界幾微塵。古今一昏曉。笑謝區中緣。獨立萬物表。

摩雲峯

青山本無情。白雲自來往。身在浮雲中。仰看浮雲上。

獨冠峯

大壩難爲兄。小壩難爲弟。百里見主峯。衆山皆遜迤。

五芝嶺

一本作峯

白雲如幽人。出山本無期。朝來抱幽石。五峯成六芝。

鬱秀峯

道人西澗來。衣上南山雨。心知石堂煙。晴峯一本作嵐正堪數。

泓雲泉

藹藹春雲滋。巖溜滴泉乳。獨留一泓碧。去作人間雨。

上龍門

南北兩石門。上下一靈鷲。仰看蓮峯立。忽見天門透。

下龍門

亂峯排鳥道。一水會龍門。禹力不到處。猶知滄海尊。

奉命奏告山陵四首

祇命款園陵。儼裝事行役。黃葉宿幾程。青山館三日。

西園積翠氣。空外摩一本作挂青天。飛筇不到處。獨鳥衝寒煙。

山前紅樹合。山頂白雲封。山中有蘭若。日暮聞疎鐘。
山月出未高。林深鳥猶夢。霜落人未知。寒添覺聲重。

遊崆峒四絕

青龍洞

青龍不可見。雲白洞中出。爲雨濟人間。歸時杳無迹。

仙人橋

絕澗初無路。通仙忽有橋。偶攜青竹杖。平步到雲霄。

翠屏山

山作屏風樣。其如空翠何。不遮秋塞盡。空障夕陽多。

參雲亭

鳥語山更靜。松聲風自寒。不嫌雲氣濕。來此凭闌干。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七

律詩

春山詩意圖

何年身入畫圖傳。似是三生孟浩然。詩句工夫驢背上。醉鄉田地酒旗邊。一川芳草綠堪染。夾路杏花紅欲然。想見歸來泥樣醉。卻如醮水柳三眠。

春日卽事

支頤偶到野人家。總把深心付物華。鳥毳餘情閑日月。花心深蠹半塵沙。游絲逆上風中柳。亂沫分屯水際槎。且共年光暫觀化。直須美酒送生涯。

酷暑二首

林鴉開味忘飛騰。天地爲爐萬象蒸。冰井湯塵幾千尺。塔鈴風闕十三層。夢魂正透雲帆客。書本閑臨雪籠僧。一枕雨窗惟靜勝。不須赤腳踏層冰。

石枕繩牀夏簟藤。慢膚終日厭馱蒸。夢飛楚澤三千里。人在秦樓十二層。松頂露涼時警鶴。山房泉冷獨輸僧。人間膏火塵城市。世外清涼勝飲冰。

棕扇

犀甲龍鱗倚半空。抱歸掌握自清風。山精附木鬚髯古。回祿煽炎尾鬣紅。何處青蠅千里外。向來白羽一揮中。水邊石上應須此。乞與文園病肺翁。

三臺懷古

人道姦雄君似鬼。姦雄我道鬼輸君。身猶北面魏基建。骨入西陵漢鼎分。貪與卯金成舜禹。不知典午笑桓文。清漳不洗前朝惡。日遶三臺送夕曛。

寄王處士子端

寄語雪溪王處士。年來多病復何如。浮雲世態紛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疎。李白一杯人月影。一本作影月鄭虔三絕盡詩書。情知不得文章力。乞與黃華作隱居。

登友雲亭

友雲飛觀鬱崔嵬。落木蕭蕭聽者哀。九日朱絃和雁斷。開年黃菊費詩催。淮天雨露橙千里。梁地風煙酒一杯。此日此生人共醉。明年重健與誰來。

除日二首

一本作除夜

梅花無信報平安。又聽譙門畫角。一本作畫漏殘。荒郡人煙窮臘外。上方樓閣晚雲端。沈沈烏沒天無盡。漠漠煙昏山更寒。日暮數峰猶帶雪。城頭霧色入欄干。

龍鍾三十九年春。諱說新年似諱貧。醉白名堂甘後進。小坡著號似前身。自憐耐辱稱居士。人笑無機是道人。斷送生涯一枝足。不須長物擾天真。

娛暉軒

古晉地形今日眠。幾人亭榭幾人詩。數州山水有窮處。萬古風煙無盡時。天逐南帆秋雁遠。峯遮西望夕陽遲。客來欲問忘歸意。掛起僧軒君自知。

馬頭山清居院

每逢佳處輒安跽。及到清居半日憊。曉壁撼鐘雲離石。夜泉洗鉢月搖山。人生能作幾時客。林下都無一箇閑。不信試看題壁字。明朝多是馬頭還。

松聲

飛廉作意怒髯龍。萬壑千巖氣象雄。獨鶴夢中搖夜月。七絃徽外寄秋風。石壇醮罷支筇裏。天竺齋餘隱几中。想見紛紛吹子落。山堂一洗一本作枕耳偏聽。

抹里湛酒

乍坼香泥甕釀成。一鞭先到日邊城。玻璃色映薔薇露。沆瀣光浮金菊英。偶說中州先酒譜。賴傳後世以詩名。相如病渴焉能賦。久矣吾衰畏後生。

連雲島望海

壯觀天東第一遊。曉披絕島寄冥揆。煙中熊岳隨潮沒。天際遼江入海流。地絕四維那辨樹。風來萬里忽通舟。我從析木西南境。回望中原四百州。

庚申元日

一從禁苑別花韞。四度山城自作年。愁裏椒盤雙淚落。坐中歲酒幾人先。此心不動吾何敢。老去知非理固然。白髮無兒何足道。且收見在鬪尊前。

送張仲山

千山飛雪白磴磴。袖裏吟鞭送客來。鬚出冰霜年貌改。眼藏狐貉語音猜。風吹陰磴魚鱗卷。日曝陽坡龜兆開。北去人煙山店遠。且煨新火暖離盃。

和林卿錦波亭韻

使君興寄本翛然。愛此澄波清且漣。楊柳陰中黃鳥地。芙蓉香底白鷗天。涼通簾幌風生座。露泛琴尊月滿船。相見仙裾乘一葉。恍疑太乙下雲邊。

雜興十首

白雲

黑山潢水解弓刀。茅屋朝來聽伯勞。萬里馬辭邊雪苦。一聲雁拂朔雲高。關山落日家何在。詩酒春風氣尚豪。試上荒城望鄉國。重來清鏡鑷霜毛。

南園

壑水垣城斷往還。青林路轉礙幽關。百年樹腹通人過。四月花枝對酒閑。逸馬風牛春雨草。荒天老地夕陽山。金丸逐勝非吾事。心在歸鴻滅沒間。

翠微軒

千里風煙棟宇間。地形西去接松關。尊前奚霽來朝地。雲外幽營不斷山。故壘熊城人物換。斷霞一本作雲落日古今閑。百年興廢人空老。水自東西鳥自還。

鎮國寺

靈鷲飛來處處尊。緣雲細路絡城根。百年樓殿倚天末。萬井風煙當寺門。五月微涼清佛界。六時豪吹動祇園。四山放入無多力。乞與西南構一軒。

七金山寺

剝簷篆額蠹蝸涎。像教塵埃閱百年。殿棟猶題遼日月。圖經不載禹山川。荒碑盤屈蜿蜒古。壇壁參覃罔象拳。想見當時崇奉日。無邊花雨散諸天。

野香亭

半空欄檻倚雲根。暇日登臨付一罇。山上青蓮惟見塔。水邊綠樹定知村。花枝低拂尋春騎。杜宇頻傷久客魂。過盡芳時游客少。一軒風雨送黃昏。

靈感寺

徒河岸北白蓮東。法鼓驚飛碣石鴻。塔上風煙高鳥路。山頭雲雨化人宮。松林礙日蜂房冷。石砌頽沙蟻穴空。欲盡休公揮墜樂。髻絲羞對落花風。

蘭若院

傳經蘭若歲時同。繡縠珠簾處處逢。花院鳥歸深殿磬。雨樓人散隔城鐘。長空淡淡吞平野。落日微微見遠峯。年去年來人自老。空餘壞衲掛長松。

金河寺

何處人間六月秋。金河寺外水西頭。坐分遊客青天幕。醉倒詩仙白玉舟。萬里南風雙老鬢。百年心事一沙鷗。王侯螻蟻俱塵土。一笑從來萬事休。

趙園

佳木千章曲岸南。此園閱世似飛禽。地幽花晚春兼夏。山近嵐昏晴似陰。溪雨斷橋愁渡水。樵風吹帽怯穿林。馬頭納納沙邊路。霜葉濃時憶重尋。

扈蹕萬甯宮

一聲清蹕九天開。白日雷霆引仗來。花萼夾城通禁籞。曲江兩岸盡樓臺。柳陰罇日迎雕輦。荷氣分香入酒一本作壽杯。遙想薰風臨水殿。五絃聲裏阜民財。

琵琶嶺 一本題首有
匾牌二字

曉拂朱欄滿袖風。支頤吟望翠微中。薄雲漏日巖開碧。淺露離花潤滴紅。馬散平坡臨水聚。人來盤路到山窮。子雲老大無才思。懶賦長楊五柞宮。

拂雲坪

萬壘雲山最上頭。千宮影裏侍宸遊。翠巖秀色來天地。黃嶺 疊翠巖
黃土嶺 嵐光上冕旒。帳殿影臨眠鹿地。簫韶聲入射熊秋。翠華指日東巡狩。回望中原第一州。

金蓮川

一色天連王氣中。 一本作一望
金蓮五色中 離宮風月滿雲龍。向來菡萏香銷盡。何許薔薇露染濃。秋水胡邊羅襪步。夕陽低處紫金容。長楊獵罷迴天仗。萬燭煌煌下翠峯。

五月牡丹應制

好事天公養露芽。陽和趁及六龍車。天香護日迎朱輦。國色留春待翠華。穀雨曾霑青帝澤。薰風又卷赤城霞。金盤薦瑞休嗟晚。猶是人間第一花。

和王正之寄遠二首

人生會合少知音。一榻高懸肯重尋。後日相逢應老大。何時一笑共登臨。三年京國塵埃夢。千里故人離別心。想見詩來愁擘紙。倚欄清快比風襟。

鐘鼎功名自有時。如公才力不嫌遲。且尋彭澤籬邊菊。莫賦元都觀裏詩。晝寢執經童子問。春遊齋印吏人隨。懸知山縣無公事。好續琴高第二碑。

甲子元日大安早朝

闕角蒼龍建一本作轉斗杓。衣冠萬國大安朝。使臣未入分班立。殿陛將升按笏招。彩殿中間瞻北極。丹墀側畔聽簫韶。太初甲子天元朔。萬歲常瞻玉燭調。

紅梨花應制

染根日日費天工。眼底梅花夢不同。春色似憐啼夜雨。天恩特許醉東風。袖障翡翠餘輕碧。雪點胭脂暈小紅。漢主蕊宮三十六。溶溶和氣月明中。

轅門不寐

蕭蕭傳柝月三更。欹枕轅門聽鼓聲。戰馬不肥淮甸草。征人愁望歷陽城。兵戈荏苒音書絕。行李蕭條蟻蝨生。早晚樓船下揚子。滿天風雨洗蠻荆。

寄懷

不問山林與市朝。大都鵬鷲各逍遙。歸心老去投林鳥。壯志春來掛壁弔。坐處工夫惟易可。閑中日月以琴消。十年鏡裏功名事。白髮年來漸不饒。

賦雪和張子野巡字韻

翰林風骨玉爲神。天遣簷花送酒巡。侍從驂騑應白鳳。神仙官府不紅塵。懸知穎尾風流舊。不及鼇頭句法新。天上玉堂誰得見。風光袞袞筆頭春。

楊秘監畫高士過關圖

三生自是竹林遊。寫出荒寒意外愁。世事盡如翻著襪。人生剛作偏笑倒騎牛。關山風月一本作雪詩千首。富貴豪華土一邱。獨有文章磨不得。至今圖畫想風流。

重陽後雪寄馬柔克

朝來飛雪白模糊。城郭山川入畫圖。一色乾坤還太素。萬家樓閣化清都。狐裘貂帽將軍騎。金帳羊羔太守姝。何似吾家正清絕。曉窗吟撚凍髭鬚。

代州一本作過代

金波曾醉雁門州。端有人間六月秋。萬古河山雄朔部。四時風月入南樓。漢家戰伐雲千里。唐李英雄土一邱。繫馬曲欄搔首望。晚一本作曉來閑殺釣魚舟。一本作繫馬朱欄重回首。煙波誰在釣魚舟。

淨陽道中

路轉山腰步步迷。高林淺水下回谿。蕎花釀蜜蜂貪腹。柏葉儲香麝養臍。不覺困來尋短夢。偶逢佳處入新題。何時更到園林寺。看徧峯巒處處低。

題郝運使榮歸堂

翰墨聲名四十年。歸來還作地行仙。柴桑問路陶元亮。洛社休官白樂天。拄杖扶兒還客拜。畫圖繪老聽人傳。窮秋雨霽陂日出。想見騎驢興渺然。

遊鄴家灤二首

山崦人家半夕陽。倚牆爭看騎紅妝。野泉自入他州界。古碣猶存舊姓鄉。蛇出廟壩神古柳。牛尋沙灤憩柔桑。蟬聲抵死催歸騎。辜負亭陰一枕涼。

水際林間杖屨香。綸巾野服道家妝。婦姑繾綣欣同社。翁仲扶筇不出鄉。拜跪使君嗟老大。逢迎地主問耕桑。今秋一飽天難必。且快新苗雨後涼。

題近侍局使聚扇

早朝攜入紫微宮。日用都歸掌握中。運動樞機真有道。卷藏懷袖不言功。宸庭永日更番暇。水殿微涼侍宴終。願以微軀奉清燕。仁聲宣布一本作播舜絃風。

張清獻公慶八十壽

富貴康寧壽八旬。明時乞得自由身。宦途班列聯三事。家法中朝第一人。疎傳未歸東海郡。白公獨享洛城春。羸金換得傳經業。留與元成贊化鈞。

上方

山近西臺易夕煙。東臺占得夕陽偏。貪看歸鳥過林隙。不覺奇峯墮眼前。土竈夜燒松葉火。石盆曉漱菊

花泉丹梯橫絕青山路。勸子先參鳥道禪。一本作元

題右丞畫荷篠圖

杏花萋葉雨聲春。甘作明時荷篠身。只道烏鴉猶父子。豈知螻蟻亦君臣。杖頭日月挑周器。松下衣冠自舜民。好在丹青王右轄。解迴枯槁入陶鈞。

遊上清宮二首

霜葉蕭蕭覆井欄。朝元閣上玉箏寒。千年遼鶴歸華表。萬里宮車泣露盤。日上霧塵迷碧瓦。夜深月露洗荒壇。斷碑脗炙人何在。吏部而今不姓韓。

暇日登臨近吹臺。夷門城下訪寒梅。釐頭他日幾人在。樽酒而今一笑開。秋潦滲餘村境出。夕舂歇一本作鳴處野禽來。醉歸扶路人爭看。知是詩仙闕苑迴。

送月上人赴少林

雙臂伽黎不作難。將心到處遣人安。瓶離汴水秋風冷。錫入嵩峯夜月寒。篋裏贈詩更雨曬。囊中施鉢對風餐。心知擬就東林宿。已向林梢薦剎竿。

登定安閣

鸞飛高閣迴凌虛。中有盤盤一塔孤。千里河山隨指顧。諸天日月繞彌虛。神超罔象遺身世。眼入一本作就蒼茫一有無。便欲乘風遊汗漫。幡然回首念南都。

許州襄城縣進嘉禾合穎應制

襄城城下壤歌傳。驛奏嘉禾到日邊。
穎合周王新雨露。畝分黃帝舊山川。
太平氣象聯珠琲。明德馨香列
豆籩。萬國和同歸帝治。古書願獻補遺編。

隴州進黃鸚鵡應制

隴鳥明時亦效祥。天教合侍赭袍黃。
九重城裏駢鶯舌。百子池邊借鵲裳。
夜臂翠簾條脫重。春籠珠殿荔
枝香。紫宸朝退鳴鞘遠。儉學山稱萬歲觴。

寄陳正叔

渺渺西風去翼輕。一本作霜林楓葉動秋聲。
嵩邛競秀容多峭。河洛爭一本作交流忌獨清。
廣武山川留一本作迷壘。成皋草本闕空城。
憑高一掬英雄淚。付一本作寄與窮途阮步兵。

贈磨鏡李先生

自笑年來白髮公。丹砂不肯借顏紅。
分無海上三山藥。來訪人間百歲翁。
黃瀆何曾澆明月。青天元不礙
冥鴻。何時相約丹元子。便欲因之乘曉風。

記夢劉雲卿有次韻閑公夢歸詩。又照閑公夢歸詩後。用叔通韻。據此則記夢原作夢歸也。

六年京國鬢塵黃。一望家山一斷腸。
病後始知謀退晚。夢中猶記和詩忙。
風來竹裏娟娟好。水過花間冉冉香。
夢句學道無成還自笑。人生習氣果難忘。

登天壽閣

人間赤日無處避。天上雲居卽寶坊。鳥飛無礙長空闊。人意自生高閣涼。風來爲作不請友。午夢竟到無何鄉。黃昏索馬出門去。猶望東華塵土黃。

和劉雲卿

屏山沒後使人悲。此外交親我與雷。千里老懷何日寫。一生笑口幾回開。心知契闊留陳土。時復登臨上吹臺。目極天低雁回處。西風忽送好詩來。

和種竹

君家種竹五七箇。我亦近栽三四一本作數竿。兩地平分風月破。大家留待雪霜看。土膏生意一本作色葉猶卷。客枕夢魂一本作同聲已寒。見此又思君子面。何時相對倚闌干。

寄元裕之

久雨新晴散瘴頑。一軒涼思坐中間。樹頭風瀉無窮水。天末雲移不定山。宦味漸思生處樂。人生難得老來閑。紫芝眉宇何時見。誰與嵩山共往還。

送宋飛卿二首

雄豪兩妙秀而文。不獨吾云人亦云。賀監早知仙李白。薛宣那得吏朱雲。秋風泮水傷今別。明月邠郊與子分。瘦李之純髯希雷顏希隔存沒。只愁詩壘不能軍。

未能免俗聊從宦。遙望孤雲憶舊廬。不樂徑歸真吏隱。得閑隨分寄僧居。關山牢落三年夢。行李蕭條一
束書。想見蓮華峯下過。路人遙指倒騎驢。

至日次劉雲卿韻

此生天地一陳人。百歲三分過二分。老去光陰空惜日。愁來世事獨看雲。靜中剝復觀消長。身外榮枯聽
一本糾紛。猶有憂時心未已。臥聽兒誦戰場文。

百五日獨游西園

西園啟鑰起芳塵。滿眼風光不屬春。樓閣人非空似舊。溪山歲久卻成真。斷橋沒板橫斜艇。古木欹垣礙
去輪。老去搜詩厭雕斲。晚風吹水白鱗鱗。

題王摩詰畫明皇劍閣圖

劍閣森危隔錦官。雲間棧路細盤盤。天回日馭長安遠。雨滴鈴聲蜀道難。當日六軍同駐馬。他時萬里獨
回鑾。傷心凝碧池頭句。有底工夫作畫看。

和欽止河中卽事

鶴鵲樓前一望時。長河寂寞送斜暉。人歌人哭幾興廢。年去年來今是非。寒雨涓流人斷渡。
一本作寒雨
渡頭人迹斷秋風汾水雁來稀。千村萬落生煙靄。更許礮聲暮搗衣。

弔袁用之

卜築中條四十秋。安排佳處近休休。隱居境爲王官勝。仙伯名因少室留。架上殘書灰燼冷。囊中妙藥鬼神偷。傷心天柱峯頭月。曾照先生杖履游。

古瓶臘梅

石冷銅腥苦未清。瓦壺溫水照輕明。土花暈碧龍紋澁。一本作蒼華吐碧龍文澁燭淚痕疎雁字橫。未許功名歸鼎鼐。且收一本風月入瓶罍。嬌黃喚起一本昭陽夢。漢苑淒涼一本草棘生。

雪意

門巷蕭條日易曛。豆階灰欲落紅雲。眼花淡淡初疑見。耳重蕭蕭竟不聞。便可一杯平體粟。不須六出點衣紋。殷勤急遣蓬萊使。探到梅花破幾分。

栗

漁陽上谷晚風寒。秋入霜林栗玉乾。未析機欄封萬穀。乍分混沌出雙丸。賓朋宴罷煨秋熟。兒女燈前爆夜闌。千樹侯封等塵土。且隨園芋勸加餐。

憶橙

悵望天涯驛騎塵。政須玉甲破芳新。可憐虛度梅梢月。無計相陪竹葉春。三日手香頻入夢。一年秋好不關身。快須準備新詩句。倘有金苞贈故人。

射虎

眼花百步透林寒。抵死噴人守九關。只道草中藏白額。豈知世上有黃閒。才聞父老愁三害。倏見熊羆寢一班。寄謝咸陽歎黃犬。何如霧豹隱南山。

冬至

天時人事不難量。消盡羣陰又一陽。千里家山憑夢到。數莖白髮爲愁長。老來度日惟經卷。病後關心祇藥方。六十之年今過五。不須苦死問行藏。

菊二首

水冷雲疎木葉黃。繞籬目送雁南翔。酒傾桑落林廬靜。秋入騷人齒頰香。人惜後期霑雨露。天教晚節傲風霜。憑誰寄語陶元亮。不爲南山興自長。

西風吹葉靜千林。獨有幽香伴苦吟。細葉宮槐舒碧皺。小花佛頂暈黃深。誰憐細雨情何限。可忍清霜瘦不禁。寄語兒曹莫輕折。重陽留待副孤斟。

九月十一日夜對月

無花無酒過重陽。轉覺閑居興味長。明月豈隨人薄厚。黃花不逐世炎涼。閨年節晚初過雁。老境衾寒知有霜。清境喚回蝴蝶夢。起尋竹影據胡牀。

答趙慶之節使

故人別後定何如。春雁來時忽寄書。壯歲從軍幾人在。老來分守五年餘。掛冠無計追宏景。襆被何時從

魏舒遙想西川賢父老。瓜疇閑伴故侯鉏。

題劉萊州像

當時二老趙張儔。王儵然知府。焦明鏡運使。獨許先生第一流。異政曾聞山鬼伏。直聲須向古人求。從來走卒知司馬。到處兒童說細侯。惆悵當年舊游處。羊曇不肯過西州。

九日會極目亭

孤亭高壓冷雲堆。九日登臨貴酒盃。魏國河山殘照在。梁王臺一本作樓殿野花開。鷗從白水明邊沒。雁向青天盡處回。未必龍山如此會。座中三館盡英才。

再次前韻

秋興高於灑灑堆。秋光併入阮公盃。霜彫蒲劍三棱折。雨裂荷衣十字開。北雁遠浮梁水動。南雲低抱楚天回。前年此日登高會。檢點惟無知李才。謂屏山死矣。

過楊太尉墳

道旁古塚入荒榛。下馬摩挲漢八分。誰謂皇天無老眼。卻令大鳥泣孤墳。獨攜一盞霜風酒。共酌三峯日暮雲。李杜就誅鉤黨起。可能天下獨傷君。

過邠州二首

地靈物秀古稱雄。前有汾陽後范公。千古山川形勝地。兩朝人物畫圖中。一家忠厚餘風化。七月蠶桑詠

女工誰識聖賢遺意在。黍離篇末繼幽風。
遙看涇水遶城流。下盡坡陀始見州。歲暮簡書催出塞。天寒風雪送行舟。坡田井井龜圖畫。山路盤盤篆
印繆。更欲殷勤訪陳迹。夜深燈火伴牢愁。

過慶陽

地形占得古金湯。感歎當時幾一本作古戰場。父子一家三范帥。功名異代兩汾陽。四山帶郭環天險。二水分
流會女牆。想見公堂無一事。臨川閣上日飛陽。

暮春得寒字

九日聊偷一日閑。三分春色二分闌。鄉關夢裏人空老。風雨夜來花又一本作更殘。乍拆泥封一本作饒酒熟。
未開火禁粥餉寒。何時投劾歸田去。楊柳陰中把釣竿。

秋雨

十日秋霖不出門。門前流水似江村。牆頭新竹大於母。砌下老桐今有孫。澤雁背飛驚吹急。濠魚逆上避
河渾。秋風未得乘槎便。擬控扶搖北海鷗。

百塔

松林橫截東南野。蘭若斜連子午莊。平楚風煙開鄂杜。斷碑歲月自隋唐。樓頭山入詩人座。砌下泉分衲
子房。更欲秦川窮勝概。卻從高塔望雲陽。

過石氏園樂天故居

石氏園亭竹一圍。眼前勝事只心知。幽禽有語能留客。流水無情自入池。客裏歲華將盡日。梅邊春信獨來時。醉吟吟後無吟者。又得閑閑一首詩。

上巳游西園分韻得蘭字與楊禮部攜同院諸公賦二首

相逢草草卽杯盤。誰識吾曹箇裏歡。燕蹴簷花墮茵席。魚搖波日動闌干。無窮照影溪溪柳。不住吹香曉曉蘭。已屬清明連上巳。更容飛蓋接鷓鴣。

跨鳳騎麟玉笏班。蹇驢不作杜陵酸。已煩繭紙書陳迹。更許仙舟泛碧瀾。酒令致師嚴細柳。詩朋鏖戰劇皋蘭。遨頭卻返瀛洲去。夢覺揚州鶴背寬。

挽劉雲卿

人物於今歎渺然。如君才德幾人全。忠言唐介初還闕。道學東萊不假年。黃壤苦埋經世志。青氈未了讀書緣。西園酬唱空陳迹。淚灑南風篋素牋。

楊尙書宮直雪詩擬應制作某時在暇聞而和之二首

霰雪霏霏點玉英。玉堂鈴索悄寒生。也應天上多珂葉。無賴人間有化城。兔苑因之賢者樂。羊羔加以聖之清。吾曹安預籌邊事。且及新年賀太平。

黃昏陡覺悄寒生。漏漉銅壺第幾更。未放六花齊苑樹。先留半月抹宮城。一陶風俗還純素。盡領乾坤入

太清應是上方觀下界。放教雙眼一時明。

二月見梅花

不應開處避嚴冬。無賴春寒雪尙封。縱使風霜欺爾瘦。可能桃李爲君容。龐眉都尉嗟何晚。飛騎將軍歎不逢。畢竟榮枯無定在。此花勸汝倒金鐘。

春寒花較遲

吟懷常恨負芳時。及至春來雪尙滋。榆莢半含椒粒色。柳條未變麴塵絲。牆陰更覺花開晚。水冷應知雁到遲。慚愧蓬萊老仙伯。已迴和氣入新詩。

殘梅

寒梅不作白頭新。相對依依似故人。要伴賓鴻并社燕。未隨流水與紅塵。空枝擬折猶堪嗅。殘蕊重看不厭頻。自是東皇催鼎食。無情風雨一本作無晴無雨不關春。

杏花

香傳微雨隔簾櫳。十載觥船不負公。愁見餘春紛雪白。且看初日眩霞紅。兩株副使鶯吟裏。一色新郎馬足中。投老安能知許事。一鞭農事趁春風。此近時字樣詩。非詩也。悚愧。

慶學士叔獻七十壽二首

乞得閑身七十餘。知幾初不爲鱸魚。胸中幸有平邊策。林下聊觀養性書。收拾雲山歸蠟屐。卷藏事業入

籃輿。君王拊髀思頗牧。未許先生作隱居。
小築龍潭德不孤。盧鴻新有草堂圖。四朝人物今誰在。二老風流與我俱。把酒笑談猶解醉。上山筋力不
須扶。文章不逐年齡改。能爲開興作頌無。

訪天甯周老前致任後

敝策羸童負束書。清晨渺渺獨騎驢。乍辭天上尙書履。來訪雲間大士居。覽鏡年年非復我。照溪處處得
逢渠。從今莫訝經過數。乞得閑身頗自如。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八

律詩

春遊四首

草荒一逕抱村斜。日暮初歸拜掃車。猶有飢鴉來攫肉。覘人飛下杜梨花。
無數飛花送小舟。蜻蜓款立釣絲頭。一溪春水關何事。一本作無情甚皺作風前萬疊愁。
樹藏修竹竹藏門。門外清流幾股分。行過小橋人不見。背陰花氣隔牆聞。
煙外絲絲風柳斜。春光也自到天涯。太平有象村村酒。寒食無家處處花。

題扇頭

文書勾引黑甜鄉。倦枕拋書午夢長。夢裏碁聲驚雨雹。覺來窗隙有斜陽。

平湖戲鴨圖

平湖下飛磴雙紋。翻動江南水底雲。盡日自來還自去。塵埃滿眼不如君。

暮歸

貪看孤鳥入重雲。不覺青林雨氣昏。行過斷橋沙路黑。忽從電影得前村。

正覺院

齋時一鉢僧上堂。履聲如水度秋窗。斜一本陽滿地槐陰薄。幽鳥飛來施食幢。

登嵩頂

危躡嵩山頂上來。五髯龍對八仙臺。不知眼界闊多少。直盡黃河一曲迴。

少林

只麼西來坐面牆。更無一法付神光。少林自有吹毛物。三十六峯如劍鏗。

石樓

月約風期屢往還。水聲山色石樓間。大家也入香山去。那箇心如白傅閑。

嵩山道中二首

爲愛青山懶著鞭。吟詩時作鶴頭偏。驀然得句驚飛鳥。撲蔌巖花墮馬前。

屋頭山色靜無埃。竹裏柴門水際開。驚怪籬中犬迎吠。有人知自碧峯一本來。

題南城樓

樓上遙看郊外村。不須騎馬坐平分。人家應在青山外。時有歸牛下白雲。

香巖寺壁

一夕秋風變素商。蕭蕭雲物換新涼。片雲不作前谿雨。飛過高城有底忙。

題扇頭

魏三句裏數聲櫓。秦七詞中萬點鴉。好在團團明月底。一灣流水幾人家。
三學院對月

何年觀佛□天子。各以寶花樓閣俱。爲問上方銀世界。不知有此夜寒無。

清居寺五杉亭觀子野留題

五杉亭下一本作今日。祇三株。曾是詩人歎息餘。君去我來杉尚在。斷腸君沒見君書。

回春谷

冰崖雪柱道人家。谷榜回春事已夸。卻恐陽和在泉底。未春先發忍冬花。

祕魔巖

鐵鎖關藏五百龍。文殊遊戲作神通。山僧要辨金剛眼。莫謂魚蝦在此中。

登萬聖閣

中州之山臺山高。遍尋五頂無乃勞。老去看山無腳力。直憑一閣了秋毫。

馬頭

天外亂山圍曠野。水邊孤塔背屏城。馬頭指纜桑乾路。愁見行人問去程。

趙橋望

天垂曠野初疑合。地轉深巖忽似窮。偶向高崖聞笑語。寒吞一帶夕陽中。

雞鳴山

煙蒸山腹晴猶濕。河帶冰澌暖漸流。獨上雞鳴看日出。五雲多處是皇州。

盧溝

河分橋柱如瓜蔓。路入都門似犬牙。落日盧溝溝上柳。送人幾度出京華。

漁陽道中

盤山曾借上方眠。落日蒼蒼響石泉。夜半峯頭聽鳴鹿。半崖松子落階前。

達北京

小車日日碾征塵。臥卽看書坐欠伸。露宿風餐二千里。青山無處不隨人。

龍山怪松

自笑書生骨相窮。倒騎驢看兩三峯。天東稍喜無碑讀。踏雪還來看怪松。

東京見梅

二月天東凍未蘇。梅花有骨也清癯。一枝萼綠來千里。爲問東君管得無。

遼東

幾家籬落枕江邊。樹外秋明水底天。日暮沙禽忽驚起。一痕衝破浪花圓。

北都雪望

千山雪盡出樵車。一逕雲移一本去似蛇。小屋平頭墟落裏。炊煙起處是人家。

北都小雪

邊城小雪試年華。煙冷貔貅十萬家。探使不來人半醉。將軍氈帳亭平沙。

襲香亭二首

小橋虹影拂一本波光。面面荷花鏡裏妝。風月要知無盡藏。一本一亭分作兩亭香。

黃堂公退吏人稀。露下西溪鶴未知。一榻清香無著處。曉風殘月獨來時。

錦波亭

柳影移隄一本作攔。步晚涼。清溪放闌。一本水泱泱。胸中經緯天機錦。閑卻小亭風露香。

雨晴二首

東風時送瓦溝聲。欹枕幽窗夢自驚。睡起不知雲已散。夕陽偏向柳梢明。

一抹平林媚夕暉。山煙漠漠燕飛飛。倚欄遙認天邊電。何處行人帶雨歸。

靈感寺二首

斜廊深院斷人行。雪聚松丫立鳥清。僧臘數殘門乍啓。驚飛諍語獨含情。

青山隱隱入煙微。一日看山坐水涯。何事晚來風截斷。偶看白鳥過林時。

雞鳴山下橋

西山相對翠屏開。一水中流礙石迴。橋北橋南路分處。紅塵一騎日邊來。

和舜元雜詩二首

□馬龍鍾兩鬢華。敲門避雨野人家。門前籬落猶懸路。十里晚風吹斷霞。
三五殘星闕角東。淡黃楊柳月中明。貪看稚子收殘葉。駐馬天街滿袖風。

聖安小集

松軒卻扇風仍好。苔逕無花雨亦香。門外市聲塵午枕。老僧元不下禪牀。

和子約立春

唐虞禮樂歲元新。齊魯中書有大臣。泰和三年調玉燭。衣冠萬國拜王春。

二青圖

大青天驥之雲初。小青八尺猶龍騰。三十年來無汗馬。不將遺像鑄興陵。

古北口

幾家虛落兵戈外。數畝荒田谷澗中。日暮圍場來野鹿。令人長憶筆頭公。

撫州二首

蕭寺金風動刹竿。西城北斗掛闌干。一蟲不響夜更靜。片月未高山已寒。

燕賜城邊春草生，野狐嶺外斷人行。沙平草遠望不盡，日暮惟有牛羊聲。

北苑寓直

柳外宮牆粉一圍，飛塵障面捲斜暉。瀟瀟幾點蓮塘雨，曾上詩人下直衣。

寓望

蒲根閣閣亂蛙鳴，點水楊花半白青。隔岸風來聞鼓吹，一本作笛柳陰深處有園亭。

戴花

病來酒盞一本作杯酒懶重持，強爲殘花折一枝。人老易悲花易落，東風休一本作莫近鬢邊吹。

玉堂二首

玉堂看到午陰移，日薄春閑下直遲。誤喜交番旗腳轉，隔牆送過小桃枝。

玉堂陰合冷窗紗，雨過銀泥引篆螭。萱草茂蔕俱不見，蜂聲滿院探槐花。

西溪

山根西北塵沙少，水際東南風月寬。盡日朱門人不到，鳧鷖引子傍欄干。

夏至

玉堂睡起苦思茶，別院銅輪碾露芽。紅日轉階簾影薄，一雙蝴蝶上葵花。

過邯鄲

十五年來黍一炊。叢臺重覓舊題詩。而今馬上行人老。不似當初過趙時。

臨洛

聽山洛水送還迎。世事浮雲幾變更。白髮重來相識盡。逢人欲問小時名。

眞際柏

趙州東院庭前柏。二百年來屈鐵柯。莫恠兩株纏欲死。後來禪客葛藤多。

滹沱

滹沱一箭截天來。六月砮雷打土崖。一夜北風吹岸改。一本作柳直從中渡捧船迴。

題閣立本職貢圖臨本

周王職貢朝萬邦。右相丹青亦無雙。好本不應天下獨。解如明月印千江。
金犀旆面覘天庭。王會圖中見典刑。已了宣威沙漠事。更煩右相寫丹青。

墨梅

畫師不作脂粉面。一本作墨師 不作胭脂面卻恐旁人嫌不眞。相逢莫道不相識。夏馥從來琢玉人。

香山

山秀薰人欲破齋。臨行別語更徘徊。筆頭滴下煙嵐句。知是香山境裏來。

夏日

樹木交陰鳥自呼。遶遶殘夢破華胥。虛簷一道風如水。展盡牀頭幾葉書。

太寧吟詩臺雨中

易州山水甲天下。一日太寧如死灰。山意似羞人識面。雨昏丞相賦詩臺。

涑陽道中

石頭磴确水縱橫。人在青山影裏行。忽悟過溪驚笑語。斷崖茅屋暮舂聲。

昌平狄梁公廟

力扶滄海將頽日。目送西山不盡雲。一邑豈能專惠愛。至今天下不名君。

燕

宦游憐我食官倉。贏得蒼蒼兩鬢霜。一本作贏得
青青兩鬢蒼不識一本
作曾無情雙燕子。南來北去爲誰忙。

靈峯院

天門劃斷兩岸青。拄杖靈峯頂上行。一片白雲巖下起。不教眼力盡東溟。

湧雲樓雨二首

片雲頭上一聲雷。欲到冠山風引迴。窗外忽傳林葉響。坐看飛雨入樓來。
簾雨風斜不上鉤。欄干吹溼怕人愁。雷聲驅雨東山去。留下斜陽恰半樓。

樓上二首

樓頭四面好風生。下與遙山一樣平。睡起紗幮欹枕處。恰如水底看雲行。
山城過雨恰衣單。清曉樓頭六月寒。卻喚奚奴添半臂。要乘涼氣倚欄干。

登晉陽閣

坡陀勢盡晉川開。一線汾河掌上來。斜日西風倚高閣。白鳥飛過天門回。

中山會故人

三十三一本作二年年役夢魂。故人老盡一身存。燈前細講當時話。別後相思誰與論。

下直

綠槐影裏鳥呼風。退食涼生襟袖中。滿地綠苔承步障。楸花無蒂落深宮。

潭上二首

倒影花枝照水明。三三五五岸邊行。今年潭上游人少。不是東風也世情。
日斜飛盡往來塵。爲怕春愁戀酒樽。醉裏不知歸去晚。先聲留著顛華門。

宿王佐寺

鞍山柘水事茫茫。猶記同游宿上方。老大重尋窗下宿。殘經挂壁故人亡。

燕子圖三首

一別天涯十見春。重來白髮一番新。心知話盡春愁處。相對依依如故人。

祝爾區區萬里身。錦書回寄莫辭頻。而今塞北看雙翼。一本作多少中原失意人。交親消息兩何如。滿眼兵戈不得書。爲問南來新燕子。銜泥曾復到吾廬。

送人之河中

功名蟻穴夢南柯。投老空門不較多。試看鐵牛無用處。一本作無力用橫身終古負黃河。

題李平夫畫黃山塞驢詩圖二首

浮光林杪水參差。意想先生得句時。千古黃山山下路。塞驢不是少人騎。

三十年前濟水東。詩中一本作人曾識塞驢翁。而今畫出推敲勢。卻恐相逢是夢中。

中秋日郊外遇雨

斜風吹雨水生寒。荷蓋傾珠下芡盤。驚起鷺鷥眠不得。衝煙飛過蓼花灘。

登安定閣

東一本作春風吹袖著欄干。薄霧初收雪未殘。擬折梅花遮遠目。愁看直北是長安。

滎陽古槐

滎陽縣東千古槐。人言曾見漢朝來。不知幾覺南柯夢。直到如今喚不回。

虎牢

兩山一本作崖峽東枕洪濤。自古英雄爭虎牢。蒼天胡一本作何爲設此險。長使戰骨如山高。

新安道中

草根啾唧候蟲鳴。月黑山腰信馬行。
夾路水聲長在耳。六根先得一根清。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九

律詩

游華山四首

石頭礪磴水縱橫。過雨山間草屨輕。未到上方先滿意。倚天青壁看雲生。
我與青山有舊盟。淡雲微雨忽淪平。朝來自獻三峯面。一本作絕真箇山人一本作神不世情。
仙人仙去有仙掌。袖中擲下青芙蓉。遺與楊羲書一紙。暫留笙鶴駐中峯。
玉龜山下古仙真。許我天台一化身。擬把紅蓮一本作蓮騎白鶴。下看浮世幾揚塵。

河上公廟

河上丈人忘姓名。一編道德了一生。時來河上觀物化。投膠欲變黃河清。

稠桑谷遇雨

窮秋兩渡稠桑谷。馬滑還經險地過。騎上小山三十里。天教衝雨看黃河。

濟源四絕

歌管年年樂太平。而今鉦鼓替歡聲。裴公祠下無窮水。好乞餘波爲洗兵。

祠前繚繞無窮水。樹作一本杪參差不盡山。極目水窮山盡處。天壇猶在白雲間。
樹映樓臺水映空。溪容林意兩溶溶。夏山如醉無人畫。遠處微茫近處濃。
甍甍雲木曉相參。寺枕龍蟠十頃潭。一徑通幽竹深處。居人指似侍中庵。

山行四絕

終日看雲不忍還。馬蹏塹确兩山間。雨聲欲到詩人耳。雲氣先濛一半山。
漠漠青田鷺啄苔。背人飛去又一本飛回。青山影裏啣青稻。知是濟源枋口來。
樹根繫棧水淪漪。雨裏看山也大奇。不見文公陳迹在。摩挲苔壁認題詩。
玉柱峯前紫翠堆。道人架竹引泉來。穿雲絡石無人見。下赴龍門作怒雷。

雨晴

一春無雨漫塵黃。一本作不雨作泥香碧瓦朝來泛霽光。留得紫薇花上露。幾招渴燕下雕梁。

一雨

遙望叢林一塔孤。蹇騎日轉古城隅。夜來一雨添新漲。激灑灘頭漸欲無。

和楊尙書之美韻四首

河南夫子兩程子。要與洙泗繼後塵。濂溪先生爲張本。舞雩風裏浴沂春。
東萊兩本不朽計。讀書原委有來因。傷哉絕筆大事記。續經未了已亡身。

諸公辨論助恠驚。削去訓傳非人情。大公至正本無我。吾道初如日月明。
漢儒俗學欺盲聾。獨有一士超樊籠。君家子雲晚治易。聖人門戶見重。

題劉德溫畫湖山豐夏橫幅四首

聞道神仙郭恕先。曾將清夏寫湖山。而今寶一本作筆墨歸天上。時許劉郎見一斑。

湖山清夏不應豐。一逕林陰水石中。六月涼生清蕩底。釣魚船上一絲風。
風來山腳水淪漣。林影參差舞鏡天。袖卻長安遮日手。綠陰多處弄潺湲。
遠處微茫近處濃。岸容林意兩溶溶。夏山如醉無人畫。更倩劉郎作幾峯。

題東坡畫古柏怪石圖三首

荒山老柏枯擁腫。相伴醜石反成妍。有人披圖笑領似。不材如我終大年。
人生散材如散木。槁死深山病益奇。放出參天二千尺。安用荒藤纏繞爲。
東坡戲墨作樹石。筆勢海上驅風濤。畫師所難公所易。未必此圖如此高。

雪望

吹面風來受雪寒。寶花樓閣五雲端。船移忽破瓊瑤影。丹鳳橋邊駐馬看。

蟬

薄薄秋雲兩翼輕。淤泥脫迹便恢聲。可能枵腹涼陰底。受盡人間風露清。

三蘇帖二首

他年鴻雁各分飛。風雨瀟瀟有所思。猶記讀書懷遠驛。夜深燈火對牀時。君家一日會三蘇。翰墨人間今古無。時向明窗展橫幅。不須更寫德星圖。

卽事

樓頭不見暮山重。遙認青林雨意濃。一陣風來忽吹散。斷雲還補兩三峯。

宿朱家寺

撤幕風來遠更清。窗閑野曠見雲生。夜深古殿無燈燭。畫壁時因掣電明。

金水河

金水河邊駐馬時。熙春閣外夕陽微。舊時同樂園前水。曾照寒鴉幾度歸。

晚登太史臺二首

雲縷殘陽一線金。西風吹雨破層陰。歸鶉怪得紅翻背。返照依依在遠林。市橋落日與坡平。返照前灣別舸明。不覺城頭來暝色。回看天際暮煙生。

管幼安濯足圖

道喪何人識重輕。白頭不作魏公卿。滄浪濯足知君意。濁水那能浼我清。

龐才卿畫長江圖

青山隱隱水悠悠。何處長江是盡頭。欸乃一聲人不見。忽從天際下歸舟。
淨安寺紫臘梅

倩誰傳語主林神。莫以時宜鬪斬新。只是舊時黃面老。而今現作紫金身。
題移刺右丞畫雙鹿圖二首

忘言老人寫雙鹿。筆力不減東丹王。右相丹青乃餘事。向來勳業扶明昌。
當年扈從直長楊。想見秋山檨葉黃。沙外小灘圓似月。眼明雙鹿噉斜陽。
坡陽歸隱圖

年過六秩尙蹉跎。奈此坡陽歸隱何。不是不歸歸未得。家山雖好虎狼多。
九日繁臺寺

九日登臨一散懷。繁臺寺下插花回。空明衣上波光動。知是扁舟泛月來。
道旁古槐

虬枝盤屈尙百尺。不肯爲人充棟梁。六月行人汗如洗。尙能於世下清涼。
昭君出塞圖

無情漢月解隨人。羞向天涯照妾身。聞道將軍侯萬戶。已將功業上麒麟。
子卿歸漢圖

節毛落盡始歸來。白髮龍鍾老可哀。猶勝生降不歸漢。將軍空有望鄉臺。

龐才卿畫春山高隱圖

了無車馬到山家。門外東風掃落花。春入山間人不見。無時無處不煙霞。

同樂園二首

春歸空苑不成妍。柳影參參水底天。過卻清明游客少。晚風吹動釣魚船。

石作垣牆竹蔭一本作映門。水迴山復幾桃源。毛飄水面知鵝棚。角出牆頭認鹿園。

游上清宮四首

陰陰垂柳淨朝暉。城郭山林果是非。步遶仙壇香露溼。紫玫瑰刺冒人衣。
醜罷琳宮日更長。坐看幡影午悠揚。幽人喚起青童睡。苔徑掃花筠箬香。
細細薰風淡淡陰。過雲拋雨上花心。黃鶯渴味沾微潤。飛上高枝作好音。
細雨薰風未熟梅。仙禽啄食下莓苔。夏芳將盡無多景。紅白葵花相背開。

中牟陽冰篆

龍蛇起陸蟲蝕木。商盤周鼓秦刻餘。中牟三異今則四。斷碑殘缺陽冰書。

過楊太尉墳

直道從來自不容。斷碑千載尙塵封。潼關關下墳三尺。清節高於太華峯。

過長安二首

漢苑秦宮半夕陽。年年春色管興亡。窮橋折盡青青柳。不爲行人也斷腸。
茂陵玉怨苔痕土。魏帝金盤月法津。獨有乾陵陵上柏。年來風雨不能神。

草堂

幾家離落掩柴關。盡在浮嵐湧翠間。稻隴明邊通白水。竹梢缺處補青山。

過咸陽二首

獨立橋邊望白雲。摩挲古塚石麒麟。千秋萬古功名骨。盡作咸陽原上塵。
上林池籙鎖芳塵。直抵南山不屬人。世事千年陵谷變。千村桑柘鷓鴣春。

題東坡與佛印帖

魯公食粥已數月。蘇子探囊無一錢。身後胡椒八月斛。爾曹堪笑亦堪憐。

呼羣鳴鹿二首

霓斑剝落錯古錦。霞角輪囷生肉。一本作玉芝。呦呦誰見呼羣態。憶在秋山扈從時。
霜林楓葉動青。一本作秋山。誰道呦呦物性閑。同類呼羣更媒禍。世間何處不黃閒。

五嶽觀四絕

畫

瀏瀏清風下曲阿。亭亭午影轉庭柯。簾虛不捲通明處。時有流鶯襯蝶過。
夜

惜惜小雨一燈熒。猶記靈宮夜叩扃。繞樹驚鳥棲不定。踏翻柏子落塔庭。
曉

一聲鶉鷓喚年芳。底事驚迴蝶夢長。獨倚欄干梳白髮。滿襟清快曉風涼。
暮

移牀坐到晚涼時。手弄清泉似小兒。古觀無人蒼柏暗。偶看宿鳥暮爭枝。
荔枝圖

雨滴鈴聲蜀道長。都緣一曲荔枝香。宣和無限丹青手。好畫當年花石綱。
臨韓幹馬

秋日平原看肉飛。千金市骨眼中稀。世間賴有丹青手。韓幹丹青又已非。
載梅

滿車飽載梅花共。車聲啾啾不成弄。月落參橫畫角哀。橫眠正作梅花夢。
鴻溝

山川依舊霸圖空。楚漢分溝一峽中。金翅鳥王分海立。卻應莞爾笑英雄。

游崆峒四絕

西鄰烏鼠北朝那。涇水東流入大河。一上參雲亭上望。山川滿目夕陽多。
金湯形勝滿秦中。戰鼓驚飛北塞鴻。爲向崆峒山試道。可能高枕聽松風。
斷碑零落任苔封。想像當時問道宮。煙鎖洞天三十六。時人空禮白雲中。
萬松聲裏暮濤寒。盡在參雲一望間。只欠懸流二千石。天風吹下翠屏山。

題東巖道人讀書堂

裕之先大夫讀書於此巖其自號也

山頭佛屋五三間。山勢相連石嶺關。名字不妨從我改。更稱元子讀書山。

哀李平父

平父能詩善畫

妙畫清詩絕點塵。丹青纔了已無身。釣臺卽是西州路。長使羊曇淚滿巾。

洮石硯

何年洮石鴨頭綠。磨研來伴中書公。乞與玉堂揮翰手。便欲草檄係西戎。

跋黃華墨竹二首

老可能爲竹寫真。東坡解與竹傳神。墨君有語君知否。須信黃華是可人。
淡墨閑臨謝女真。蕭然林下自風神。世間亦有丹青手。只解尋常寫市人。

閏八月十八日會同館諸公同賦五首

一年十二度圓月。反覺一本作及到中秋此夜偏。天意自憐風露爽。更教明月十三圓。

閨年都未有新霜。探借秋花十日香。徑約同僚同一醉。有花有酒卽重陽。

太平勝事古難并。坡以把酒賦詩爲太平勝事且盡清歡伴醉一本作醒。座上少年三館秀。也知傍有老人星。

老去追歡強不能。少時忍酒似癡蠅。佩刀左右更相笑。我已年來節愛憎。

賓主相忘間濁清。坐中談笑雜歌聲。道人嘿坐無分別。總是秋風萬籟鳴。

馬上見桃花

可憐馬上逢春色。不得明窗貯古瓶。只恐東風易零落。免葵燕麦又青青。

列子廟二首

天祿讐書已斷編。枉將放蕩雜中筵。如何得似東皋子。刪卻揚朱力命篇。文粹有刪

東土西天一幻緣。先生古佛豈其仙。撻蓬指處無生死。看破鬻髓未兆前。

翠微寺二首

南山常愛退之詩。未說雲煙潤色之。要見山光如潑黛。更須留待雨晴時。

南山深鎖翠微宮。寺有山南十里東。祇怪朝來衫袖濕。不知身在翠微中。

宿索水

楚漢相隨京索間。路人指點舊河關。英雄成敗一邱土。雲自高飛水自閑。

平泉店逢夏使

窮廬毳服異華風。馬上相逢一笑同。贈我何勞繞朝策。賀蘭千里已胸中。
暮春用寒字韻二首

柳陰彩艦繫朱欄。樓外鞦韆搭畫杆。拔禊人歸池館靜。吹花風急皺波寒。
一時芳物已闌珊。年少春愁爲牡丹。村落人家雨前後。蓬窗罨紙護蠶寒。

初聞雁

囑爾南來新雁羣。封書好寄未歸人。天涯憔悴多風雪。回首中原又一春。
宿遂初園

病身三日園亭主。自慶還須把一盃。猶勝西鄰王學士。金門到老不曾來。

閑閑老人盜水文集卷十

雜體治赦國書表册文誥

擬元稹長慶新體戒諭

予新卽大政。承元和師旅之後。軍國庶務。有所未明。尙賴股肱元輔。文武庶僚。同寅戮力。叶贊太平之功。如聞有司。罔克勤和。玩歲愒日。習以成風。因循者苟歲月以養資。罷懦者託疾病以廢弛。爾旣若此。予何賴焉。爾尙明時予言。用孚汝聽。掌刑者無以私情破公法。俾有冤抑之情。典選者無以小節妨大務。俾有留滯之歎。掌計者出納之吝。固防濫予。取不以道。亦傷吾民。無縱褻刻。俾有流離之歎。曰諫官御史。汝惟耳目。其有大利害具以聞。無毛舉細事。以塞重責。曰守令兵役之後。吾民甚苦。無怠撫養。無爲盜賊。曰採訪使。敦本察吏。時汝之責。汝其察吏治。以催科爲名。肆侵漁者。曰將帥。汝典戎律。曷爾偏裨。傲爾師徒。殄殲乃讐。以復我高祖文皇之境土。爰暨將校。汝皆我功臣。後無忝爾祖考。其尙蹈果毅。無敢冒我糗糧。無私役爾卒伍。無與親民之官。妄分彼此。昔我烈祖。暨乃祖乃父。皆及逸勤。勛在王府。以有此境土。共享太平之福。相在小民。尙不忘累聖涵養之恩。況我有官君子。世受厚恩。身被厚祿。營己自私。獨不爲朝廷惜乎。嗚呼。厥亦惟我憲考。賞明罰公。衆職修理。成法具在。我其敢弗率爾。尙一乃心。敬乃事。厥有成績。朕不

汝吝其或弗欽。邦有常刑。朕不庸釋。治業赴功。可不勉歟。

諭陝西東西兩路行省詔

比以北境稱兵。西鄙爲重。肆遣將帥。以衛封陲。仍申命于大臣。以分領于行省。其責不爲不重。其任不爲不優。如聞彼軍深入夏境。倘邊方之少警。將兩地之可憂。雖九廟扶持。素爲神明祚也。而一時利害。不爲社稷慮乎。若非協力早圖。恐或噬臍之不及。其體此意。以究爾圖。於戲。進退君之密謀。朕不從中制也。安危國之大計。卿其以身任之。可守可攻。各度其勢。或犄或角。一從所長。無失事機。勉圖成效。

詳問書

云云。兩國和好。幾及百年。南北生靈。不見兵革。彼之所及。我之餘也。不圖曩者。秦和間。彼國君臣。狃于釁災。嗇禍之言。妄有無名之舉。我朝不得已。以兵應之。彼既異始圖。不克逞志于我。于是有增幣易叔。以伯之請。我章宗皇帝。重念彼國傷殘之故。曲從和好。仍歸淮漢。已得之地。恩至渥也。既許乞盟之後。庶幾爲度德量力之事。謹畏天保國之戒。豈意利我虜。釁頓違盟誓。累年譎詐。不貢歲幣。帥我叛亡。以蕩搖我邊陲。我邊臣憤怒。自率所部。以報東門之役。庶可少懲矣。且復擾我漣水。煽惑我山東之民。造釁百端。不念伯姪無窮之利。僥倖于不可知之勇。似不審輔車相依之勢。將復蹈覆車之轍也。我廷臣固請曰。彼忘累聖之恩。幸吾一旦之警。自以鞭長不及馬腹。不知牛雖瘠。憤于豚上。其可倖乎。便可興師。聲罪往伐。尙念彼界生靈何罪。故遣使臣。先以文告。仍以大兵壓境。若能改圖。一遵舊約。則又何求。如其不然。自啓禍端。

罪有歸矣。既違三靈之心，恐貽九廟之悔。事勢至此，雖欲乞和，不可及已。故令詳問，其審圖之云。

答夏國告和書

以生民爲心，不以細故而忽生民之命。以天下爲度，不以私忿而傷天下之功。唯我國家，奄宅中外，威制萬里，恩結三方。高麗叛歸，卻而不受。孽宋既服，免其稱臣。苟可利于生靈，有不較其名分。矧惟大夏，時我寶鄰，盟誓暨百年于茲。恩好若一家之舊，乃者北兵之大擾，因而東道之不通。豈意同盟，墮此姦計。俾我兩朝之交，贊至于一矢之相加。幸上天開悔禍之期，使赤子有息肩之望。茲紆信使，特枉載書。忍以一朝之違，遽忘累世之好。審此輔車之勢，屬我唇齒之邦。與其厭外夷之陸梁，孰若結諸夏之親昵。唯茲不類，乃我同讐。當人心厭亂之秋，見天道好還之意。衆既烏合，罪復貫盈。彼物極則終衰，此數離而復合。且閭牖猶可以禦侮，況同舟何患乎異心。既有成言，當如來約。自今既盟之後，云云。

回宋國賀正旦國書

春陽啓序，適當獻歲之辰。使驛馳緘，遠預履新之慶。旅陳器幣，備緝情文。且孚誠意之休，益締信盟之好。

回宋國賀萬年節

陽和應律，適臨姑洗之辰。使介馳軺，遠賀誕彌之節。肅陳旅幣，祇達近函。覽誠意以具孚，保歡盟而益固。

回夏國賀萬年節國書

遠馳使驛，來展賀儀。念誓好之方隆，故情文之俱盡。其爲浣懌，曷罄敷陳。式屬涼秋，善綏福祿。

統軍謝免罪表

誤軍期者無赦。邦有常刑。忘人罪而責成。君之大德。已獨前售。仍玷新恩。中謝。臣聞王者使臣。功不加過。人臣報國。死不顧生。要之能至于成功。可以相償于宿負。昨臣分屯西道。俾扞北陲。粗置營屯。稍增輕疊。皆本授之成算。固無取于疎材。朝廷察臣小心。寄臣大任。委之以精兵之地。授之以專對之權。庶知虜情。預爲邊備。而臣才微責重。識闇慮輕。誘未識于楚羸。敵妄言于邾小。遂闕儲告之備。尙遺宵旰之憂。大則置之典刑。小則削其仕籍。國曰可殺。臣猶自知。豈意隆恩。曲全微命。枯骨復肉。寄而何顏。尙且慮臣以損敵輕威。憫臣以積憂致斃。謂臣智雖失料。心則亡他。盡棄前瑕。許圖後效。激昂有地。奮躍呼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燭物以明。及人以恕。忘曹沫三敗之辱。要孟明一戰之功。遂致罪臣。復塵任使。臣敢不洗心知悔。畢志改圖。再三經畫之籌。庶裨帷幄。萬一生成之賜。少答乾坤。

進呈章宗皇帝實錄表

臣等言。伏以唐虞之際。有典謨。茂彰洪烈。文武之政。在方策。迄爲顯王。自昔人君。必存史籍。既有其豐隆。顯懿之德。亦賴夫溫醇深潤之文。鋪張對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然後事辭不苟。聲實相當。伏以章宗皇帝。聖敬日躋。聰明時又。光膺大業。祇述先猷。稟大有爲之資。千古挺出。行不忍人之政。基年有成。發倉廩以賑貧窮。置外臺以審刑獄。罷征斂于卽日。減租稅者累年。敦勸農桑。裁定制度。孝承祖廟。敬詣天壇。稽曠古之無文。定國朝之大禮。生徒徧學校。冠帶圓橋門。煥乎之文。足以藻飾有度。赫然之怒。足以震

疊萬方始以殷高之明鬼方肆伐終然宣后之烈淮夷來舒故得尊宋增幣以乞盟阻鞮革心而效順西服寧夏東撫辰韓歲時相望琛賚入貢由是蒸爲瑞氣散爲祥風神鳳來朝寶鼎出現野蠹成繭嘉穀旅生至于奎璧之文河洛之書日月出矣光其不亦難乎江漢濯濯矯乎不可尙已尙卻徽稱而不受愈彰聖德之難名二十年間鼓舞太平之治億萬世後光華悼史之書況夫良將之遠籌賢相之婉畫所表忠臣節婦所舉異行茂才本兵輿賦之繁生齒版圖之數所宜具載以示方來欽惟陛下寅紹燕謀思光前烈謂信書之未畢恐遺美之不昭深詔儒臣詳爲實錄往在東海之際已抽中祕之書踵此編年俾之載筆屬典冊之未上值虜寇之不虞師旅釋騷篇秩散逸欽承聖訓復命編摩徧閱官牋曲加撻訪然而起居注有所未備行止錄有所未詳或摺摭于案牘之餘或採拾于見聞之際載之行事誠咸五而登三及此成書懼掛一而漏萬臣等所編成章宗皇帝實錄一百卷并事目二十卷總計一百二十卷繕寫了畢謹具進呈伏望聖慈曲垂省覽臣文章曖昧學術空疎遺美不彰雖乏三長之妙直辭無愧庶伸一得之愚云

上尊號表

率籲衆願祇薦鴻名奉綸命以來俞慮精誠之未至輒伸前懇仰瀆宸嚴伏冀矜從以期得請臣聞乾坤之運量無得而形容日月之光華不勞于繪畫其有功參化育理謝名言應帝王之迹蓋出強名殫臣子之誠又烏可已欽惟皇帝陛下天資英粹聖學緝熙宣列聖之重光襲太平之休運文物煥乎三代聲教

瞻乎八方。爰自卽位以來。專以愛民爲務。置常平以備水旱。遣信使以勸農桑。三獻之外也。尙慮囚徒。萬幾之餘矣。親覽章奏。減樂府。出宮女。定律令。正禮儀。闢儒館。以崇文。繪功臣而厲武。恢土德以大中原之統。繚塞垣以杜外夷之虞。所爲經略萬方。彌綸百度。大功非止于數十。聖德未究其毫釐。是以德澤之流。霧湧雲蒸。瑞應之至。山呼水出。神鳳翔于磁郡。寶鼎出于汾陰。年穀屢豐。邊鄙不聳。時雨赴感。瑞雪應期。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望咸塞。由是助成庶政之職。具寮縉素之流。耆艾之屬。其願薦鴻稱者以億計。而久曠大典者踰十年。尙虞庶政之闕遺。復慮榮名之侈及。夫稽政道不若察衆望。守謙德不若建大中。況此皇王之上儀。祖宗之故事。闕上儀而不舉。皇王將有愧于前。遵定制之已行。祖宗亦有望于後。使典禮而未備。豈臣鄰之敢安。若夫淵懿冠倫。宥密基命。發育萬物。裁成兩間。所以繼于天。儲思穆清。游心昭曠。宵爾神略。巍乎帝功。所以法于道。澤昭天泉。恩及膺卵。博施濟衆。視民如傷。茲不曰仁乎。雲漢天章。金玉王度。藻飾萬物。膠葛三光。茲不曰文乎。賞不聞于賤疎。罰不阿于貴近。其理財也。取之有制。其禦戎也。動而有經。茲不曰義乎。不怒而威。不殺而服。天戈所指。則兇渠授首。皇威所殺。則裔夷請臣。茲不曰武乎。窮理盡性。無方可測。謂之神。極深研幾。無所不通。謂之聖。至明以照乎萬里之外。大孝以寧乎七廟之神。臣謹上稽天心。下察衆聖。謹與文武百寮。勤勤懇懇。不勝大願。固請上尊號云云。伏望陛下。曲爲淵聽。俯察輿誠。爰及陽春。昭受顯號。命禮官而諏日。詔儒者以刺經。參二帝以爲三。襲六經而爲七。編金刻玉。坐膺備物之儀。拊石鳴鐘。大講中天之禮。四方來賀。萬壽無疆。臣無任。

平章謝撫諭表

外虞肆靖。方深重任之懷。中使俯臨。俄示撫存之渥。人微任重。寵與愧并。如臣者素乏壯猷。濫膺闡寄。才雖無取。心則靡皇。欽惟皇帝陛下。內恕及人。至明燭物。憫河南之積暑。知臣下之微勞。臣敢不益勵懦衷。仰酬睿澤。王事靡盬。敢懷蒸溥之憂。天威所臨。卽遂凱還之樂。

車駕幸慶寧宮皇妃起居表

八月其稷。適當講事之秋。三歲乃巡。尤見重民之意。動惟時順。樂與民同。欽惟深略緯文。慮謀經遠。修己以安百姓。正家而御萬邦。王業所基。必本關雎之化。朝廷既治。乃講騶虞之田。妾等留侍掖庭。阻趨行闕。女工載績。望虞舜之衣裳。聖壽無疆。期周王之福祿。

又

正時以閏。方欣萬寶之成。出狩于田。猶俟三農之隙。豫順以動。益悅無疆。欽惟乾坤其仁。金玉其度。駕言出狩。車旣攻而馬旣同。無已太康。民不勞而國不費。屬霜秋之戒候。與聖體以御宜。妾等留侍中門。阻朝外闕。羽旄有美。想聞百姓之歡。弓韜興祥。更上多男之祝。

百官起居表

民狎于野。方農務之告成。時邁其邦。象天威而講武。翠華所駐。和氣交形。欽惟駿惠先猷。動遵古制。俎豆舉三驅之禮。羽旄形百姓之歡。豈徒獲赤雁以作歌。薦之郊廟。庶幾得飛熊而應卜。福大邦家。臣等祇奉

綸言叨釐省務。庶汾水秋風之作。阻預百官。頌南山天祿之詩。願言萬壽。

閏月表

五年再閏。雖云王者之居門。一歲三田。皆于農隙以講事。禮昭大典。歡溢綿區。欽惟適奢儉之中。參文武之用。文物有則。視民如傷。世已治而戒事之無虞。歲已登而虛民之不給。猶謹治兵之教。再爲省斂之行。飲是太和。錫之純嘏。臣等祇膺綸命。留玷中臺。卽雲氣以望蓬萊。一心徒切。祝泰元之授神策。萬壽無疆。

樞密左丞授平章政事表

陳力不能。方虞罪責。捫心何有。遽及寵光。聞命若驚。以榮爲懼。中謝。臣伏聞典策所載。謂天官不可假人。祖宗以來。示宰相不專用舊。或以內親于百姓。而外撫于四夷。有非其人。不付以事。如臣者。斗筲小器。樗櫟散材。偶塵科第之微。遂忝搢紳之列。亦嘗參中書之政。叨左轄之司。徒累明恩。無補國論。天實鑒此。臣猶知之。偶邊隅少警之初。乃臣子效節之日。當先行列。況忝承疑。左右樞省者四年。來往東西之兩地。賴神謀之經略。底外裔之服降。敢叨天功。以私臣力。伏惟陛下。憫臣以簪履之舊。矜臣以犬馬之勞。謂雖無術以補天。或可因人以成事。綸言下逮。中使俯臨。官超四階。爵躋一品。人徵寵厚。祿重身輕。欲上章引避。則慮瀆聽聞。欲奉命驅馳。則實懷慙懼。臣之進退。交集兢營。意明聖之遠圖。以羈縻之新附。欲壓以重臣之勢。敢懷乎小己之私。敢不益勵初心。誓圖後效。天威不遠。實臨過厚之誠。聖德難酬。仰祝無疆之壽。臣無任。

平章授左副元帥謝表

歌六月飭戎車。利執訊于醜虜。作三軍謀元帥。誤置貳于虛庸。聞命若驚。撫心知愧。中謝。臣聞兵應者勝。豈得已而後興。師出無名。彼不亡而何待。過勞聖慮。臨遣將臣。如臣者朴以少文。懦而不武。雖爲平鼠竊之寇。而愧非鷹揚之材。奉命以來。以榮爲懼。然王氣已吞于吳會。而天誅未卽于淮夷。敢意兵符重。參闕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功超將將。道顯威威。任臣而必以誠。與人而不求備。授之成算。折此遐衝。遂致非才。亦叨重責。仍且頒金而佐費。錫藥以扶衰。臣敢不佩賜孔懷。味珍知戒。饗士廣分甘之惠。勞師體止渴之仁。是以似之。敢後西平之子。不遑甯止。尙寬南顧之憂。

謝宣慰賜夫人葬賻贈龍腦水銀錦緞表

伏以義不顧私。旣鑿凶門而出。恩猶逮室。更迂卹典之華。死況以生。感深以泣。中謝。伏以君王之託。受脈啓行。伉儷之恩。從宜可貶。方深國慮。何以家爲。臣素乏將才。叨承闕寄。寵踰其分。釁鍾厥家。仰累明恩。俾光私室。錫龍裘以爲葬斂之具。飾錦綺以爲賻贈之資。數極哀榮。恩深窀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冠冕至德。體貌羣臣。施恩于旣往之魂。垂德于不報之所。遂令枯骨亦沾餘榮。兒姪至于誓心。犬馬猶知懷惠。歿而有識。應結草以知歸。生者可知。至蓋棺而後已。

平章左副元帥謝宣諭賜馬銜具兔鶴匹段藥物表

小醜亂常。致干天罰。偏師壓境。屢奏膚功。豈意庸疎。猥承褒寵。中謝。伏以薄伐荆楚。鋪敦淮潰。來旬來宣。

增六軍之氣。不留不處。成三務之功。以致提虎旅之三千。破島夷之數萬。孤城擒布。異域獲嘉。敢叨天功。以爲臣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心惻怛。詔旨溫醇。癡老爲之聳觀。武人至于感泣。人百其勇士。一乃心。縱其前禽。執此醜虜。捷無虛日。賞不踰時。撫戰士之勤勞。優將臣之寵錫。遂令眷渥。曲被微躬。佩刀非斷。割之才。解帶乏羈縻之術。徒復驅馳聖策。衣被天光。奉命靡遑。味珍知愧。臣敢不據鞍忘老。執轡請行。載惟筐篚之恩。莫非民力。尙謹藥石之戒。恐累主知。不矜小捷之易成。庶集大功而圖報。

謝宣諭生擒賊將田俊邁表

兇渠生致。頓收一戰之功。中使俯臨。過沐九重之諭。寵光曲被。感愧交并。中謝臣聞周王歌六月之師。殷高美三年之克。豈有偏將成師而出。醜虜望風而奔。捷以至三。一皆當百。雖未馘孫權之首。已能俘孟獲之降。從古罕聞。于今爲烈。此皆一人授算。諸將協心。謀不遺長。臣于何有。欽惟皇帝陛下。沈幾獨運。羣策兼收。虛小器之易盈。戒成功之難保。臣敢不銘心聖訓。畢至事機。草木知威。已振先聲之氣。蜂虿有毒。更深慮勝之懷。

謝宣諭破壽蔡州賊賜玉靴劍玉荷蓮盞一隻金一百兩內府緞子十疋表

邊將奮揚。屢騰捷奏。聖恩重疊。猥及非才。功匪蕭規。寵慚隗始。中謝臣聞一勝一負。兵家之常。萬舉萬全。聖人所獨。方大統終歸于混合。肆小寇適爲之驅除。蠢爾蠻方。干茲天罰。迨皇威之旣振。底賊壘之無堅。有俘其兇。有馘其首。釋圍城而復固。絕歸路以幾殲。其餘傷弓之鳥。不待弦之張。破竹之威。可迎刃而解。

殆將互海以有截。豈止渡江而若飛。伏惟皇帝陛下。出內府之珍。輟尙方之品。賜之唯服食器用。寵其守城郭封疆。變武自知。何臣力之有也。去病不敗。亦天幸之致然。如臣者。素乏壯猷。叨承闡寄。帶其搆具。有愧漢官之儀。酌彼金壘。徒忝周行之實。殆速在梁之刺。終非躍冶之才。欽惟皇帝陛下。干戈省躬。衣裳在笥。賤和氏之璧。所寶惟賢。損陳平之資。所圖者大。遂令異數。曲被微軀。臣敢不顧影知慚。飭躬自勵。種德誓同于美玉。許身願比于南金。是以似之。雖未對前人之烈。文之教也。敢對揚天子之功。

丞相謝過表

怪神不語。諒天道之匪誕。信僞難明。亦人言之可察。咎將誰執。臣猶自知。中謝伏以甲觀儲祥。甘泉錫羨。茲爲社稷之大計。豈勝臣子之至情。而臣等易動浮言。輒爲敷奏。庶幾崑崙之賤。或叶唐兒之微。豈謂以憑虛之言。冀無妄之福。罪之大者。天可欺乎。欽惟陛下。開日月之明。廓乾坤之德。謂臣過在輕信。察臣心則匪他。赦其智識之不明。復以訓辭而諄諭。臣敢不洗心加勵。捫舌知非。報國無功。但抑壽張之幻。事君有義。益堅畏慎之誠。

禘禮慶成表

親祠祖廟。有嚴裸獻之儀。上順天陽。蓋定尊卑之義。禮行一日。風動四方。欽惟御衆以寬。奉先思孝。告涓近日。款謁大宮。戒嚴之際。則風雨順從。將事之夜。則月星明朗。祖考昭假。福祿來宜。惟熙事之備成。實太平之高致。臣預瞻隆禮。祇侍齋祠。神其格思。昭一人之有慶。君曰卜爾。酢萬壽之無疆。

平章乞致仕表

恩厚身輕。莫有涓埃之報效。力微任重。豈逃天地之鑒臨。恐貽覆餗之羞。輒有避賢之請。中謝。臣聞忠臣不敢受無功之賞。明君不能蓄無用之臣。然後朝議僉諧。天工無曠。如臣者斗筭小器。樗櫟散材。早際休明。偶塵任使。適邊隅之少警。備行列以居前。仰賴聖慈。偶逃罪責。既委之要衝。而獨當一面。復預于師闈。而總統諸軍。屬聖主之嗣岡。尙賊臣之稽戡。但知除君側之惡。不敢避天威之誅。豈意罪不汝瑕。寵踰所望。進武樞機之重。與聞政事之繁。內無張華經國之謀。外無營平破賊之計。在承平之日。不敢冒居。況多難之時。豈能有補。加以門膺世爵。子尙主姻。在君恩更何以加。而臣才僅止于此。豈微軀之敢愛。慮賢路之久妨。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回雷雨之施。別求俊異。俾就退閑。使臣無居寵之嫌。得安常分。而國有得賢之助。早致太平。

賀立皇太子表

繼體承祧。尤重元良之寄。立嫡以長。適符公器之歸。華夏宅心。天人同慶。欽惟茂隆聖德。誕受丕基。深惟永圖。早定大本。重明麗正。繼照則蓋取諸麗。一索得男。主器者故受之震。上以隆廟社無疆之福。下以係臣民感戴之恩。羽翼已成。豈藉商山之皓。謳歌攸屬。益知子啓之賢。臣納久沐天恩。預聞國政。雞鳴問寢。廣歌三善之休。虎拜颺言。仰祝萬年之壽。

左參政乞致仕表

世屬艱虞。必得非常之佐。運遭明聖。豈私無用之臣。輒瀝危誠。仰干淵聽。中謝伏念。臣性惟朴魯。材本下愚。素好道家之言。本乏時才之用。偶塵任使。無補涓埃。當聖皇嗣位之初。正國家有事之日。不圖庸瑣。獲玷選掄。委之以機務之繁。加之以師旅之重。王衍清談。而本非經國。房瑄虛學。而素不知兵。在承平猶可尸居。而多難將來何補。豈但人言之可畏。實于賢路而有妨。況從改歲以來。已及懸車之際。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豈可徒戀明恩。久叨重任。伏願云云。隆天地之施。廓日月之明。憫臣以才不逮人。固非飾讓。許臣以老當致仕。實不遑安。庶寬罪戾之憂。以畢始終之賜。全歸爲幸。得請是期。

宰相爲蝗生乞罪表

陰陽佐理。濫居承弼之司。蝗旱爲災。深負變調之職。兢兢失措。跼蹐靡安。伏念臣等以斗筭之材。膺棟梁之任。外不能鎮四夷而撫百姓。內不能調元氣而率羣臣。徒累明恩。叨承重寄。以致旱暵爲虐。貽常守之憂。螟螣繼生。爲下民之害。歲一不熟。罪將安歸。方聖主建中興之功。而臣等蹈素餐之責。位苟冒處。人其謂何。伏願云云。憫臣以無功而自慙。察臣以有罪而自敕。別有俊異。許就退閑。庶可下弭謗言。上消沴氣。則致天工之不曠。亦足爲榮。但令賢路以無妨。猶云有補。

敕封高麗王諡册文

皇帝若曰。分封樹屏。實賴幹臣。繼世象賢。以崇有德。率由彝憲。懋明至公。唯我祖宗。經略區夏。亦大啓于七宇。用綏懷于遠人。朕若昔大猷。紹休先緒。乃瞻東土。惟我世臣。宜加錫命之榮。庸展幹方之寵。咨爾起

復知高麗國事王。賦材明敏。賦性中庸。有肅恪以禔身。資忠信以行道。唯乃先世。荒于東陲。象輅介圭。啟封圻于大國。彫弓錫盾。作藩屏于皇朝。踐修厥猷。不顯亦世。亦暨汝父。克成厥終。肇敏戎功。嘉召公之是似。女有良幹。命申伯以于宣。是用畀爾茅苴。纘戎祖考。以永爲我蕃輔。用追配于前人。嗚呼。惟有德可以和人民。惟謹度可以保富貴。罔曰弗克。唯既厥心。罔曰孔艱。惟敬厥事。慎乃服命。律乃有民。往盡乃心。典聽朕命。

前御史大夫張暉贈父萃卿誥

昔石建有醇德。而一家萬石。袁氏著仁心。而四世五公。古有其人。今乃親見。某以德行爲世檢。以文學登世科。孫則尙書。子惟御史。門閥之懿。近代罕聞。推其從來。自爾世積。生而冠萬人之高選。歿而膺一品之尊榮。其有知乎。亦足榮矣。

參知政事李蹊授左丞誥

君不借才于異代。所資者當世之英豪。天將降任于是人。必付以大賢之事業。朕以寡昧。獲紹基圖。念祖宗開創之艱。思社稷久長之計。而四郊多壘。羣生未寧。提封未入于版圖。陵寢尙需于霜露。中夜以歎。茲心靡遑。期得英偉絕俗之才。以濟險阻非常之運。疇若予采。今得其人。具位李蹊。器識邁倫。才猷經世。以文雅飾吏事。以術業贊廟謀。比長外臺。薛宣之政事已試。召還中省。張鎬之籌策甚良。是用貳我機衡。進之丞轄。於戲。永平之世。中庸談笑而有餘。多難之時。賢哲馳驚而不足。身濟大業。力恢中原。幸得遭時。其

任以天下之重。毋以有己。或負于人主之知。勉盡乃心。以稱朕意。可改授其官。餘如故。

許道真致仕制

安車蒲輪。天子所以厚優賢之禮。黃冠野服。人臣所以遂歸老之心。其恩榮足以兩全。而前後不可多得。有臣如此。如卿幾人。具官某。道直以方。氣剛而大。議論非世儒所到。名節以古人自期。擢自先朝。置之諫列。斥安昌竊位。已聞折檻之忠。及梁冀伏辜。方見埋輪之志。朕初卽大位。稔聞直聲。起之于田里。退閑之間。超之于侍從。論思之地。完備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間。歎陽城之敢言。惜其將去。念孔戣之旣老。挽之莫留。特進一階。榮躋四秩。華山拂袖。真足爲世上之閑人。神武掛冠。猶不負山中之宰相。勉終晚節。益介壽祺。

道陵真妃制

古有六寢。式奉宸闈。天垂四星。蓋鄰北極。朕祗承先帝。敬建掖妃。載頒優異之恩。以對柔嘉之則。體符法相。早列邃庭。左右圖史之規。進退珩璜之節。彤管有煒。象服是宜。用光四德之書。仍侈六珈之飾。於戲。攀軒龍而莫及。望絕鼎湖。悵蒼梧之不從。魂消澧水。唯德徽之益遠。宜命數之敦陪。尙深送往之誠。愈保安貞之吉。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一

碑文

保大軍節度使梁公墓銘

大定中朝廷清明。四夷賓服。上方儲思于穆清。講明乎蒐狩之制。車駕頻年。幸金蓮川。公以薛王府掾。抗章論列。以爲其地在重山之湄。積陰之所。春燠不毛。夏暑仍纒。殆非所以頤養聖躬也。況蕃部野心難制。萬騎撼列。信宿可到。萬一解嚴之際。奔突而前。卒何以禦。至引梁武招納叛亡。以爲先事之戒。書奏。措紳危之上。曰。此愛我也。庸何傷。詔爲止行。自是名聞天下。家置一通。言正人必曰梁公矣。其後公在陝西。上平賊書。累數千言。其大略言。大定四年。行通檢法。是時河南陝西徐海以南。屢經兵革。人稀地廣。蒿萊滿野。則物力少。稅賦輕。此古所謂寬鄉也。中都河北河東山東。久被撫寧。人稠地窄。寸土悉墾。則物力多。稅賦重。此古所謂狹鄉也。寬狹鄉之地。至有水陸肥瘠一等。物力相懸。不啻數十倍。後雖三經通推。並依舊額。臣恐瓶罇之詩。不獨譏于古矣。書奏。上深嘉歎。命蒙有司。將用之初。公言。蕃部叛服不常。其後果爾。及平賦之令未下。而宋賊繹騷。督賦者病焉。識者服其有先見之明。竊嘗謂士之出處。唯觀立朝大節。其他可略也。如公以外官散地。已能建白如此。使之居侍從之列。必有大過人者。此子所以銘公而不愧也。公

諱襄。字公贊。絳州正平人。第進士。仕至保大軍節度使。云銘曰。於皇世宗。百度惟貞。世平講武。駕言涼輕。言言梁公。獨以諫鳴。儆戒無虞。屢省乃成。謂天蓋高。胡動以誠。帝曰愛我。詔柅其行。薄海內外。聞公直聲。匪唯公直。由天子明。平賦一書。時其重輕。世有主父。不孤賈生。沈史飭經。纂華摘英。浩浩而博。涵涵而淳。小試所長。風馳霆驚。名聞天朝。不登公卿。唯皇好直。錫之胤榮。尙詔來者。視予此銘。

郭公碣銘

排

君諱某。字某某。郡人。宋宣和中。族子以高貲聞。欲因權要以貴。公曰。請託公行。晉所以亡也。此言何爲。至于我哉。未幾。宋果亂。入皇朝。第進士。仕至某。以某年卒。嘗試論之。人之壽夭窮達。係于天。而其子孫之賢不肖。與其世數之遠近。則係乎其所積之有厚薄。予于見聞間。以陰德有後者。得三人焉。若王寶文。守洺。有德于洺人。而以橫逆被禍。其子學士君彥潛。以進士甲科文學名于世。賈迪。功稱爲遺直。而其子戶部尙書執剛。以政事聞于時。而君以仁慈孝友。輕財樂施。位不滿德。而轉運使公富貴而好德。康寧而壽考。以忠果強敏。聞于天下。天之報施善人。果何如也。乃爲之銘。銘曰。不能銳。是以鈍。不予試。以昌其世。

孝義縣丞崔公墓銘

君諱憲。字子貞。涿郡良鄉人。世系載先塋幢。事業載壙銘。先生賦中庸之正性。抱純懿之休德。不沾激以

忤物不苟。合以趨時。淹貫六籍。兼綜羣藝。循循焉。彬彬焉。善誘善導。可謂淑人君子者矣。故能學爲人師。行爲世表。慈祥孝友。篤密愷悌。人無得而稱焉。然天下學士大夫言善人。必曰子貞云。其醇而不耀。陳仲弓黃叔度之流乎。無何。稟命不融。以大定二十九年卒于官。春秋五十有二。官止于孝義縣丞。嗚呼惜哉。先生一第進士甲選。以誤黜。再上復中乙選。是才之邵。猶以行掩之也。與同邑劉器博翟瑜。以道義相友善。門人前左司郎中劉昂等。僉以有道無命。古有撰述。勒銘斯表。用銘不朽。銘曰。元氣氤氳。降爲仁人。含和韞真。不淄不磷。介然而石。溫然而春。聲滿天下。祿終厥身。青雲諸生。滿其後塵。勒銘貞石。垂聲不泯。

盤安軍節度副使姬公平叔墓表

泰和八年冬。十有一月丙辰。盤安軍節度副使姬公平叔。以疾卒于秦州之官署正寢。何以書。皇朝忠清行義之臣也。盡瘁皇事。故書爵曰字。貴之也。禮。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卒于寢。正也。今天子嗣位。首詔公赴闕。將用矣。而公隱歿。隱之深。故謹而日之也。退而哭。哭而誄曰。梁木其摧乎。正人其萎乎。微夫子吾誰歸乎。自孔孟之歿。幾二千年。士大夫以種學積文。爲進取之計。幹辦者稱良吏。趨時者爲通賢。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間有明仁義之實。以通經學古爲高。救時行道爲賢者。必怪怒笑罵。以爲狂愚。世之知平叔者。見其卓絕之行。忠義之節。臨窮達。處禍福。無愧于古君子。或以爲勉強自苦。或以爲蔽窄不通。孰知平叔之賢。凡以知道故也。世人之所以不食鴆毒者。以其殺人。孰知酒色之害。烈于鴆毒。而不知避。知之不

審耳。生固吾所欲。有甚于生者。理義是也。死固我所惡。有重于死者。喪其本心也。大哉心乎。修之可以爲賢哲。養之可以塞天地。人知養其身而不知養其志。亦惑矣。公嘗語人曰。凡聲色勢利之屬。皆客氣也。人能無以客氣害其良心。斯幾矣。故余以爲知道。公之鼻祖。因官受氏。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戰國齊大夫樓。漢南陽太守資。唐宰相楚客之耳孫。宋諫議度。大理丞若谷之雲來。處士尙賢之玄。寶臣之曾。公壽之昉。傑之子也。避簡肅皇帝廟諱。改氏曰姬。汝陽人。諱端修。字伯正。一字平叔。與人交。怡聲下氣。媿媿若無能。至臨大事。遇大患。雖頰高嶽。不吾壓也。此一反。生平不善讀佛道書。拳拳如奉戒律。寡言笑。不飲酒。屏絕聲色。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終身無媵妾。此二反。家素殷羨。未嘗有綺繡之奉。鐘鼎之食。視一物若靳惜。至田宅之券。盡推以與其姪輩。而弗子。曰。吾先兄之所積也。此三反。嘗謂人曰。吾有三反。一第不足道。既第。必樹名節。年六十。必致仕。人始未之信。既而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唐州司候。太守子不法。攝置于獄。守怒。不爲屈。改鞏州通西。會以廉升同州。觀察判官。遷洪洞。今補尙書省掾。以稱職擢監察御史。首彈張復亨。才勝德。小人也。朝廷以小人居諫職。可乎。又與拾遺張嘉貞。奔走權貴。皆不宜進用。又言樞密大軍至虜車河。敵勢窮蹙。不卽剿絕。至有臨潢之敗。其餘將帥。多非其人。因薦同判樞密完顏老同。同知臨潢紇石烈。按出虎等。沈勇有謀。可任方面。知濟南府張萬公。北京留守完顏承暉。戶部尙書范楫。秉志公方。可任廊廟。其後凡三上書。皆言善善當必用。惡惡當必去。在斷之不疑耳。上問其狀。曰。臺官近日言復亨承暉尙未行也。上諒其直。然奸人自是側目矣。竟爲有司博致其罪。上特宥之。改太學博士。未

幾出爲彰德府判官。直滿除大理司。直轉寺丞。上召見。宣諭備至。會命省讀。應詔陳言文字。得唐括合達一書上之。曰。時政得失。盡于此矣。其造次不忘。悟君如此。是時輦轂不雨。久繫冤滯。議坐主者罪。反爲所擠。奪一官。歲餘授知盤安軍節度副使。俄規措東北路軍儲。臨終歎曰。天不假吾數月壽。以畢幅巾之願耶。享年五十有九。配陳氏。二子懋。應。公任章宗朝。不爲不知遇。賴聖恩全宥。亦衆矣。其卒葬。月日避龍髯。以遡箕尾。似非偶然者。而道終不克大施于天下。旣而身愈斥。氣愈不衰。名愈重。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言正人必曰平叔。公嘗奏對。以君子小人爲言。上遣近侍局使李仁惠問小人爲誰。以仁惠對。上聞之愕然。及公歿。而仁惠敗。天下哀其忠。云復繫其辭曰。

剛爲天德。無是餒焉。物而蔽之。人或不天。復情以性。守動以靜。不戒而剛。無欲以正。唯伯正父。學先致知。非苟知之。亦信蹈之。公材小試。于憲于丞。羣瘠側耳。丹立鳳鳴。投膠于河。幾何能清。祇柱屹然。頽波不驚。公命不延。不登柱石。公在廊廟。孰爲蠹賊。公能抵之。不能已之。嗚呼九原。愛莫起之。交交黃鳥。爰止于棘。天不慙遺。哀何有極。老聃言壽。死而不亡。一時之促。萬世之長。汝山蒼蒼。汝水逶迤。公今不死。公墓有碑。

遺安先生言行稿

先生姓王氏。諱礪。字逸賓。其先臨洛人。先生實生于汴梁。嘗以洛川自稱。不忘本也。自幼穎悟絕羣。外頗知也。初學詩于伯父震。落筆驚人。震自以爲不及。未幾詩名大振。加之孝于親。友于弟。誠于人。篤于己。遠近論文行。必曰王逸賓矣。初孟公宗獻友之。張公璧叔獻。趙公渢文孺。皆師尊之。先生天性謙。至待之反。

若居己上。及數公相繼魁天下。直玉堂。然後先生之道益尊。名益重也。朝賢兩薦名德。先生以書抵故人。之位清要者。苦以親老爲辭。議遂寢。明昌末。聖天子詔舉德行才能之士。鄉人耆德諸生五百餘人。薦先生孝義忠信。文章爲世師表。朝廷以素知名。特賜同進士。授亳州鹿邑主簿。先生年已七十矣。以日苦昏暗。卽日移文有司。以老疾乞致仕。朝廷猶以半俸優之。首葺先塋。次以分惠親舊。計月而盡。泰和三年八月二十有七日。以疾終于家。臨終神色不變。戒其子。棺周于身足矣。語畢而逝。葬于祥符縣魏陵鄉蕭氏之園。先生救人。先行後文。與人交。始終不易。居喪齋蔬。衰服不去身三年。與二弟同居。終身無間言。平居循循醇謹。視若無能爲。至不義。矯如也。其詩冲淡簡潔。似韋蘇州。嘲戲風月。一言不及也。所與游。皆世知名士。若文裔伯起。張公藥元石。及其子觀彥國。玉琢景文。師柘無忌。鄺權元輿。高公振特夫。上世賞彥功。王伯溫和父。左容無擇。游道人宗之。路鐸宣叔。右丞唐括文正公。鎮南都。以禮致之。不能屈。及與貧士談坐終日。不知誰爲主。誰爲客也。嘗冬日詣一親知家。會坐客滿。主人貧窶。爲代給所須。坐客疑其寒。物色所得。乃典錦衣以贈也。喪其母。鄉鄰或賻以布帛。拜而受之。異日復歸其人曰。吾親安。吾貧。義不可受也。其廉介類此。其真純之德。卓絕之才。淵深之學。廉正之節。黃叔度陶淵明元紫芝司空表聖之徒歟。以秉文明昌間。遷河南轉運幕。過相謁坡軒居士鄺元輿。居士曰。君知王逸賓乎。斯人當今顏子也。君不可不掃門求見之。旣見。曰。鄺公知人矣。自是之後。虛往實歸。及其重來。墓木已拱。嗚呼。使子雲見之。不當絕歎于李仲元。蘇元明見之。不當見稱于元子。不意千古之下。復有斯人。乃伐石樹碣。用旌不朽。

居今而行古。身晦而名章。不獨以詩昌。猗。

東明令王君雞澤令楊君死節銘

貞祐元年秋九月。北兵至河朔。東明令王毅之剛。雞澤尉楊君過叔黨死之。詔褒贈有差。嘗謂士大夫高爵厚祿。平居左繩右準。以功名自許。一旦仗節死義。顧出于簿頭之輩。彼區區一令尉。乃能樹立如此。庸詎知名爲主知。寵光身後也哉。誠意結于中。不忍偷一己之安。而驚百姓之患。非剛明者能之乎。銘曰。邊臣失機。竟速抵巇。來亦不魔。去亦不追。生視六陣。反弄其師。令尉之卑。而能死之。噫。

贈銀紫光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張文正公神道碑

貞祐三年冬十二月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張公。以疾薨于正寢。計聞。上爲輟朝。命敕祭救葬。贈銀紫光祿大夫。諡曰文正。前代諡文正者不過三數人。本朝唯唐括丞相與公而已。嗚呼。亦可謂榮矣。初明昌泰和間。明天子勵精政事。修飾治具。典章文物。高出近古。公之父清獻公。任奉常春官。朝廷典憲。皆其討定。修國朝儀禮。完然爲一代法。其後公繼之。前後垂三十年。凡朝廷有大制度。大典冊。大號令。至于繼世宗顯宗。章宗三朝之闕。休偉烈。未嘗不經公之手。初宋人寇邊。南鄙用兵。書詔旁午。公猶任其責。沛然有餘。朝廷以平章政事。僕散揆軍回。石副元帥完顏匡等圍襄陽。又賊帥邱密遣人告和。或議乞以恩旨許將士俘回掠。公言。君人者與爲將帥不同。君道以仁義爲主。弔民伐罪而已。將在闔外。權事宜可也。借如軍士應須俘略。與其出自上命。不若出于帥臣之爲愈也。其論襄陽可攻圍與否。及今分淮南之半爲界。

公言向者大舉。本期平蕩江漢。今平章軍回。竊意在彼事勢。或有未得如吾意者。但隨所得郡縣。撫而有之。彼必以我圖久駐之計。方事進取。震懾畏亡。求成不暇矣。不必以淮南遠近爲斷。其後張巖書來。以朝廷所須之事。但欲量增歲幣。歸泗州俘略。朝議以而奉聖旨。必以割地稱臣。使得贖罪爲辭。公言有司之事。容可擬議。至于聖訓。理難中止。大定中。蓋度僞宋必能遵稟。故令帥府開示聖訓報諭。今旣聖度包荒。竊恐以宋人要約重難。怠下求請。不若使其易從。然後示之聖訓。重以生靈之故。曲依來請。庶幾兵革早息。其後叔以易伯。重增歲幣。函賊臣之首。獻犒車之賞。公在翰苑。籌畫爲多。南邊底定。固賴明天子與大臣協謀。蓋亦有內相之助焉。初清獻公由禮部郎中出守。林棟代爲郎中。及以尙書遷亞相。公復爲侍郎。及清獻公致政之外。公又有御史之拜。衣冠傳爲榮事。故其誥命有鄭之桓。武代爲周司徒。韋之賢。成繼作漢丞相之誥。公之歿。朝廷以公家傳禮樂。復命其弟行信爲禮部尙書。自非學問該博。議論篤正。而濟之以深醇之行。勤敏之操。何以至此。公諱行簡。字敬甫。莒州日照人。祖萃卿。以醇儒碩學。顯名當世。任至鎮西將軍節度副使。父緯。經明行修。嘗任御史大夫。大定十九年。擢詞賦進士第一。時年二十四云。公性純厚端懿。謹慎周密。口無擇言。而爲善不近名。修道不求容。惟以公忠誠實。自結人主之知。是以歷任累朝。俱蒙寵遇。平生少交游。寡言笑。常以謙謹自持。待人以誠。而與物無忤。故薨之日。朝士大夫哭之哀焉。曰。世不復有斯人也。云云。其家風醇謹。則似萬石君。通達典故。似虞祕書。經學論議。似陸宣公。誥詔典冊。似李贊皇。人得其一。已獨厭餘。不幾于全乎云。銘曰。

天地元醇。降爲仁人。含和韞真。不淄不磷。行爲世表。文演章綸。家傳禮樂。載筆終身。敢有二事。墜其清芬。歷事四朝。寵數盈新。何以致之。唯敬與勤。緇衣美鄭。德星聚陳。顧後絕配。瞻前無鄰。惟清獻公。如萬石君。歲時問勞。寢膳以聞。慶建首白。朝服事親。明星忽逝。孤月獨晨。永懷道陵。鼎湖上賓。金鸞舊夢。玉樓新文。忠厚之氣。歿爲明神。公薨汴梁。而葬南原。過者必式。唯文正之墳。

任子山壙銘

予嘗怪太史公傳扁鵲倉公行事。并載其治法之詳如此。而王公大人功業無聞者。略而不及一言。何也。旣而歎曰。此後世作史。冗長無法。徒爲紛紛。而太史之書。言簡而事核。獨爲良史之法者也。有一人之人。有百人千萬人之一人。有百世之一人。有千萬世之一人。之二人。亘千百世千萬人之一人者。非耶。可以其方技。傳無聞也哉。漢書不傳張仲景。唐書不傳王冰。識者尙有遺恨。其偶遺之耶。抑削而不錄之耶。賴其遺書傳于後世。使其書并亡。則治人之功。無乃闕乎。此子所以銘公而不辭也。公諱履真。子山。其字也。以醫聞。許州長葛人。銘曰。不緇而僧。不官而儒。顧以醫名。不求贏餘。其四休居士之徒歟。

中大夫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党公神道碑

先秦古文篆籀。淳古簡嚴。後世邈乎不可及。已。漢之文章。溫醇深厚。如折枯繇以爲明堂之楹。駕騷驥以遵四達之衢。不憂傾覆。使人曉然知治道所歸。韓文公之文。汪洋大肆。如長江大河。渾浩運轉。不見涯涘。

使人愕然不敢睨視。歐陽公之文如春風和氣。鼓舞動盪。了無痕迹。使讀之聲聲不厭。凡此皆文章之正也。至于書亦然。秦相李斯之篆。漢魏之八分。虞褚魯公之楷。見者莫不歛衽而敬。其下作者如零珠片玉。非無可喜。要非書法之正也。本朝百餘年間。以文章見稱者。皇統間宇文公。大定間無可蔡公。明昌間則党公。于時趙黃山。王黃華。俱以詩翰名世。至論得古人之正脈者。猶以公爲稱首。公諱懷英。字世傑。秦安州奉符人。十一世祖宋太尉進公。少穎悟。日誦千餘言。及壯以文名天下。取東府魁。大定十年中進士。優等。調城陽軍士判官。遷汝陰令。十八年充史館編修。應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翰林待制。明昌元年。遷直學士。六年。預修世宗實錄及遼史。改翰林學士。承安二年。出知兗州。秦定軍節度使。爲政寬簡不嚴。而人自服化。三年入爲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定二年九月以壽終。享年七十有八。是夕有大星隕于家居之階上。衆視之。公已逝矣。官至中大夫。公性寬和。衆犯而不校。未第時。樂山水。不以世務攬懷。策瓢屣空。晏如也。夫人石氏。徂徠先生之後。亦能安貧守分。母始娠。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既而生公。始生及長。儀觀偉異。若神仙。然其文章字畫。蓋天性。儒道釋諸子百家之說。乃至圖緯篆籀之學。無不淹貫。文似歐陽公。不爲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八分。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軌鍾蔡。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爲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爲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公獨兼之。亦可謂全矣。銘曰。

文章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非要之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爲奇也。譬如山水之狀。煙雲

之姿。風鼓石激。然後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詩也。至于篆籀之妙。後數百歲復有一陽冰。則不可知。後數百歲無復一陽冰。則書止于斯噫。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二

碑文

贈少中大夫開國伯史公神道碑

始余聞季宏父名于相知間。行高而學博。能文翰。善談論。下至博奕。亦絕人遠甚。及來京師。始識之。溫厚謙沖。殆過所聞。其問學愈叩而愈無窮。與人交愈久而愈不厭。自趙黃山王黃華諸公皆屈己尊禮之。又與其塔陝西東路轉運使龐鑄才卿有冰玉之譽。觀其爲人。與其所交游。其家世可知矣。季宏又嘗語其兄雋能詩。泊山東詩人王頤養道爲唱和友。獨恨生晚。不及陪奉其先大夫杖屨。意必有名儒鉅公發其事業。第未之見也。一日季宏悵然曰。先大夫之才之行。不減古人。鄉先生張晦嘗誌其墓矣。崇慶二年。公奕任太常丞。命子塔龐鑄狀其行。求翰林學士承旨前禮部尙書張文正公爲之碑。文未成。秋八月。公奕改簽山東之路。按察司事。無何。中原受兵。大河之北。莽爲盜區。鑾輿巡幸陪都。百官奔走扈從。旣而文正公泊龐鑄相次下世。求遺文于其家。俱無有也。公奕亦遭益都之喪亂。子身渡河。生平所藏書。掃地無餘。公奕不幸早孤。族中老人又皆物故。是以無能道先君行事者。姑以舊聞粗記十一。恐遂泯滅無傳。唯是寥寥之事。所以託不朽者。唯子是在。敢以爲請。某與季宏同僚也。其敢以不敏辭。謹次而銘之。公史氏諱

良臣字舜卿。其先洛陽人。石晉鄭王之後。曾大臨。祖士元。皆隱德不仕。父淵。徙大名鄉。人稱善人。力教公讀書。後以公貴。贈儒林郎。母太夫人蔣氏。魏之甲族也。儒林君既歿。躬教以義方。公亦卓然自立。文學富贍。大名李釜。名臣之胄。館賓公于門下。年二十四。登宣和六年第。調成安主簿。俄丁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會宋滅。皇朝撫定河朔。安撫司辟舉監北京內東倉。遷冀州南宮令。涇州觀察推官。德順州節度掌書記。京兆涇陽令。河南新安令。滄州節度判官。後歷清豐。濮陽。大名三縣令。耀州三白渠規措。以長子公雋之亡也。尋歸東歸。世宗卽位。復爲南樂。平陰二縣令。潞州觀察判官。年六十九卒于官。大定八年八月也。先娶大名俞氏。一男曰公雋。妙齡有聲場屋間。詩筆妙絕。年二十八無祿。早世。再娶德順毛氏。親衛大夫。惠州團練使緯之女。賢而有家法。二男公彪。公奕。四女適毛。賈錫。任祚。梁僕。公彪武節將軍。淇上掃巡河。公奕大中大夫。翰林修撰。公在新安時。李成帥河南。豪縱不法。上下莫敢忤其意。一日。人持府檄及囊封至縣。封有河南印章。及成手迹。曰。府主須金如囊。封之重。縣吏股慄。惟命是從。公獨笑之。命啓其封。吏皆叩頭曰。事若實。則吏俱死無爲也。公卒令開之。果盡石也。其詐乃得。居平陰日。縣豪民王八十者。持吏短長爲一邑之害。小不如意。陰以法中之。縣令熟視不敢誰何。公至。召之庭中。訓以義理。遂感泣改節。卒爲善人。晚節居潞州上黨。一愚民以財雄一方。率數村之民幾千人。迎西齊王以養秋社。儀衛之物。頗僭制度。利其財者。構成其罪。縣獄具聞于州。州將亦武弁。有覬覦之心。欲盡誅之。公獨慨慷別白其事。州將不能奪。竟全千人之命。公任官四十餘年。陸沈下僚。心安氣和。無不遇之歎。及其亡也。夫人毛氏。護喪歸葬。

于大名縣先塋之側。禮也。累官至中散大夫。以子貴。贈少中大夫。開國伯。在鄉里。顏色溫然。似不能言者。及臨事。毅然有執。其孝友之誠。蓋天性然。自太夫人之亡。家有二寡姊。事之如母。其所入之廩。盡以二姊主之。夫人不與也。與二兄居。聚族三百指。衣食之如一。其用廢也。先其姪公明。其仁于親族。乃如此。是宜銘。銘曰。

沈之水出爲濟。經濁河不變其泚。公之仕。當宋之季。流離亂清而不滓。如卓密縣。遇建武則起。名聞天下。乃一令爾。才德如彼。位止如此。不忘者存。在其子。

尙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大定明昌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上方留意稽古禮文之事。于是御史大夫清獻張公。釐正國朝儀禮。成一代大典。潤色太平。皇矣唐矣。然猶削脂大小九十餘奏。若諫田獵巡幸。節財用。慎法令。明德運之非古。辨正統之無定。識提刑不可罷者三章。救監察姬端修不可治罪者累奏。其餘隨事諍諫。殆無虛日。其言明且清。正而通。雖魏鄭公。展盡底蘊。陸宣公。不負所學。未能遠過也。其長子翰林學士承旨文正。以高文大冊。佐佑章宗。泰和南征。書詔旁午。獨當大半。以至兩賊臣之首。獻犒軍之賞。量增歲幣。易叔以伯。雖聖謀經略。授之成算。蓋亦有內相之助焉。公其仲子也。崇慶二年。公任諫議。東海使將復。召用胡沙虎。奏議軍事。公奏云。胡沙虎爲人。遠近之人各知之。前知大興府事。專任私意。枉害良民。蔑視省轄。以示強梁。媚結近習。以罔稱譽。及爲山西將帥。持師無律。民數被害。徒能取蔚州官帑。殺涑水縣令而已。一朝遇敵。引

數十騎先遁。朝廷踰年廢而不用。衆庶莫不喜悅。今若復用。唯恐蝨國害民。更甚前日。一將之生。安危繫焉。旣寢而不用矣。至寧二年夏六月。公又奏言。朝廷欲起舊官。俾爲元帥。請以近事明之。內刺之爲留守。梟刺之爲元帥。非不老且舊也。而不能全遼東之敗。一文士一劇賊。而能保山西于屢戰。人才能否。不問新舊明矣。譬之治病。一醫不效。必更求醫。多方驗之。今止用前日之敗將。禦前日之勁敵。求其成效。亦難矣。且胡沙虎爲人殘忍。其相貌兇悖。莫測利害之機。況有大于此者。書奏不從。至八月二十四日。胡沙虎以兵圍宮禁。果有弑逆之禍。信哉。不明乎春秋之義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春秋書帶帥師。削其公子。以不義強君。著履霜之漸。是以及鍾巫之禍也。胡沙虎跋扈專制。蓋有漸矣。而終不悟。哀哉。然而知之非難。言之非難。聽之又其難也。言之于未然之前。則不信。言之于已然之後。則無及。此天下所以服公先見之明。而公亦不忍天下之被其禍也。迨宣宗卽位。公首奏言。乞正賞刑。以正人心。乃者羣臣言東海侯不當立。鄴陽石古乃死之非義。此誠有違經旨。不合人心。春秋之法。國君雖立不以正。但嘗與鄰國會盟。列爲諸侯。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東海在位六年矣。爲臣子者。豈容他議。胡沙虎躬行弑逆。當此之時。鄴陽石古乃領步兵五百赴援。力戰而死。忠義顯然。今反以爲邪黨。恐非公議。宜先褒顯。優贈官爵。以勸忠義。此賞之所宜先也。胡沙虎雖有援立之功。然聚兵專命。侵奪主威。皆非人臣所爲。況以臣弑君。不可以訓。昔宋徐羨之。傅亮弑營陽王立文帝。文帝下治。暴羨之等罪誅之。以迎奉之誠。免其妻子。徙之建安。今胡沙虎雖死。罪名未正。宜令有司暴其罪惡。除名削籍。沒家產。妻子雖合緣坐。乞依宋文故。

事。免其妻子。徙之遠方。此刑之不可不正也。上以方安反側。未遑也。事雖未行。公之所言正也。春秋魯隱公不書卽位。攝也。及其死不書葬。君弑而臣不討。以爲無臣子。正其罪可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孔子不以加貶。況卽位踰年。得成爲君者乎。死之宜矣。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知無不言。可不爲忠乎。引經據正。可不謂貞乎。此子所以銘公而不愧也。公諱某。字信夫。莒州日照人。世系載清獻公文正公碑。第進士。公之任諫議也。宣宗命尙書省集百官議衛紹王名稱。先是胡沙虎榜于廟堂。宜降爲庶人。公與兄行簡引昌邑海西故事。宜降爲王。胡沙虎銜之。不屑也。又劾內族訛可以軍敗乞問狀。及補外引見。言左參政與屯牙哥飾詐不忠。臨事慘刻。黨胡沙虎。乞賜罷。其在涇也。上封事。言賊犯鎮戎。女魯歡怯敵不救。朝廷遣使臣賞邊功。多受銀馬饋遺。非朝廷體。舉鄜師合答。可任大帥。自是權貴側目矣。其餘隨事正救。多此之類。初公參大政也。適高琪攬權醜正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公引太平舊制。力詆其非。及其大定。救旨省掾等不得參注吏員。上爲動容。會同列檄之。由是補外。聖上卽位。驛召超授尙書左丞。首言先帝初卽位。詔天下刑不上大夫。治以廉恥。丞相高琪奏官職官犯罪的決百餘條。乞依舊制。或謂公首蒙聖主擢用。雖有所建明。多不契上旨何也。竊謂吾君之乃所以爲聖也。昔漢明帝聽斷精明。而章帝濟以寬厚。明帝不失爲明君。而章帝亦稱至孝。其與霍光之輔昭帝。相去遠矣。方西北鄙用兵。高琪奏行一切之政權也。及聖主卽位。公奏罷之。宜矣。然宰相臧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而吾君亦昭昭然。務爲新政之觀人耳目哉。聖主之德天也。天何言哉。伏觀聖主卽位以來。未

嘗命一詔獄。辱一朝士。則公之所奏也。已略施行矣。何更爲哉。既謝事。與今致政左丞侯公。日以棊酒自適。然憂國之心。時形于辭色。以正大八年二月八日薨。享年六十有九。是月葬于開封縣仁壽鄉西原。夫人劉氏。封郡公夫人。先公卒。子節。筦。箸。仕。策。未仕。俱早卒。箸前尚書省掾。小德尚幼。女長適季肯構。早卒。次適襲封衍聖公孔元摺。次適白水令敬鉉。孫仁達。仁榮。仁表。公性純正。無城府。每奏事上前。旁人爲動色。公處之坦然也。初遊嵩少。目之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于此。異哉。公三職。轉運按察司使。歷戶禮部貳刺。開通鎮涇汾。鄆所至有聲。不書。姑錄其立朝大節云。銘曰。

楊踵賜彪。石傳建慶。奕世載德。維公景行。何以治身。曰誠與敬。何以事君。曰忠與正。進退由義。得失委命。自公策仕。勇于敢爲。利害必聞。夷險不辭。上前論事。洞達無疑。觀者縮頸。公獨色怡。王氏世權。祿山逆相。公折其萌。九齡劉向。孫弘飾詐。梁冀跋扈。公斥其非。汲黯李固。徐傅旣誅。巡遠未旌。公于此時。請正典刑。身雖在外。心在帝室。惓惓納忠。以匡時失。帝曰。嚙咨。汝復相予。君房入相。奏寬大書。懸車告老。隻童四馬。二老相從。綠野林下。一日不見。死生遂分。璧水明月。嵩山白雲。神邪仙邪。則不可知。有不沒者。視予此碑。

故葉令劉君遺愛碑

吾友翰林修撰王君從之有言。君子有異政而無惠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吾嘗誦之云爾。如吾葉令劉君。旣有惠政。又以才幹稱。可不謂全乎。君諱從益。字雲卿。蔚之渾源人。南山翁之曾孫。第進士。任監察御史。日知無不言。與當塗者辨曲直。以罪去。天子憐其才。起爲葉令。下車修學講義。簪善抑惡。一之曰勵。

而教之。二之曰惠而安之。奸吏惡少。望風革面。君曰未有也。事有大于此者。葉劇邑也。路當要衢。歲入七萬餘石。自擾攘之後。戶減三之一。田不毛者千七百頃。而賦仍舊可乎。請于大司農。減二萬石。民賴以濟。流民自歸者數千。未幾被召。百姓詣省請留不果。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遺民聞之。以端午罷酒樂。爲位而哭。越明年。使李道人來乞銘。嗚呼。非君之才之美之惠。曷能使民去而挽留。既歿而不忘。繼之以泣也哉。乃爲辭以招之。命曰悼騷。以慰父老之思。其詞曰。皇天賦予若人兮。鍾南山之粹靈。紛吾既有此淑質兮。又申之以修能。擷六藝之英華兮。襲六桂之芳馨。峩予冠之象如兮。何獨摧此謫也。飛予鳥之臆如兮。胡遽去此邑也。蘭秀而摧兮。玉貞而折也。猗才之富兮。胡壽之嗇也。噫嘻。將騎箕尾。上比列星乎。抑乘白鶴。下顧遺民乎。將爲景星鳳凰。以瑞斯世乎。抑爲祥風甘雨。以濟斯人乎。維此葉邑。君之桐鄉。魂兮歸來。無去故鄉。復銘其墓曰。

維南山翁之曾孫。以剛直聞。百未一見。槁死空墳。二子祁旣秀而文。將大其門耶。噫。

廣平郡王完顏公神道碑

太古之氣。鍾長白山。鴻淪幽紛。爲聖爲賢。蘊纒隆降。儲爲皇風。權輿帝墳。自我聖朝。始制文字。以代刻木之政。伏羲氏所以造書契。立人極也。厥亦唯我世祖。肇基王迹。太祖太宗。肅將天威。雙伐遼宋。用集大命于厥躬。軒轅氏所以開帝圖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佑大邦。是生賢佐。故其人物。沈勇剛決。光明魁傑。勤功帝籍。圖形麟閣。出不可勝紀。其在熙宗時。則有若遼王。以至公定册。周公所以相成王也。其在世宗

章宗時。則有若淄王。正色立朝。有霍光擁立昭宣之功焉。忠義自將。代不乏人。誰其繼之。則我廣平郡王其人矣。眞祐二年。王以都元帥行省事于中都。左丞彖多副之。委以軍事。王鎮以德量。總大綱而已。旣而援兵不至。糧運旣竭。慨然約彖。多以同死社稷。而彖多有異議。竊欲委城而南。王面責之。愧汗浹背。經歷官完顏師姑。左丞腹心也。數其罪。立斬之。卽起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曰。事勢至此。吾何面目見主上。惟有一死以報社稷。授知管差除師安石遺奏一通。歸達朝廷。遂與左右引飲。神色自若。頃之仰藥而死。嗚呼。臨大節而不可奪。不濟則繼之以死。古之所謂大臣者歟。王諱承暉。字維明。其先出自景祖之裔。祖鄆王八合八。父鄭家。從海陵南征。死之。王性淳一。旣長。志在行其所學。世宗朝。任近侍局直長。諫幸老麋。獵非其地。已而果然。上悔之。章宗朝。遷近侍局使。降慶宮妹天吾蓋也。得罪先朝。上夜召之。時宮門已閉。王不受詔。上嘉納之。興陵復土。幄次還常寢。王奏宮蓋可出。則出之以遠嫌。蓋意有所在也。其因事正救類如此。知大興府時。闖人李新喜有寵。借府之聲妓。王卻之。京師大猾爭稻田不直。繫獄走路。宣徽使李仁惠以書營救。卽杖殺之。衛紹王時。駙馬都尉謀烈。與其父南平。干預朝權。大爲奸利。王而質其罪。其守正不撓。又如此。故書試論之。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所謂仁者。豈特立言踐行。循循醇謹而已哉。必將有至誠惻怛憂國之心。遇不可。必行其志而已也。夫以仲由之果。不免爲具臣。周勃之忠。不過爲忠臣。若漢之汲黯。蕭望之。楊震。李固。杜喬。唐之狄仁傑。顏真卿。段秀。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生以理全。死以義合。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斯可謂社稷之臣矣。初王留守北京。某時爲運幕。熟王之爲人。自

以託肺腑之親。以劉向抑王氏爲忠。以李世勣諛武后爲不忠。又師司馬光而友蘇軾。喜左轡。張萬公。張
緯與之相友善。醉則酣歌。伊呂兩襄公詞。其志爲何如。決非偶然者。故獨著其大節。而系之以銘。銘曰。
維長白山。肇發金源。他山遙尊。精靈氣奔。如彼枝葉。附其本根。其胤維何。耶王之孫。惟王廣平。奕世載德。
父歿王事。勳在王室。帝曰俞哉。續戎世職。敢有不恪。以玷前烈。自始之學。勇于必行。剛而無欲。公則生明。
蒞官事君。惟敬與誠。力竭股肱。加以忠貞。不畏強禦。好是正直。力挽黃門。而斥貴戚。平時喜怒。不形于色。
一旦遇患。乃見大節。翠華南渡。留鎮京城。勢窮力蹙。義重身輕。談笑而絕。如唐真卿。王雖云亡。凜凜猶生。
一時之酷。萬世之榮。惟帝念功。命秩是旌。配食彞鼎。顏段齊聲。凡百有位。視乎此銘。

祁忠毅公傳

公諱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海陵朝。積遷通奉大夫。醫使。自以數
被恩遇。思欲自效。會後宮有疾。召宰診視。卽入見。卽上言諫。南伐。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
曾不十年。蕩遼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崇翰崇雄威謀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
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于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前營中都。
民已罷困。興功未幾。復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繁重。人民怨嗟。此人事不修也。問者晝星見于
斗牛。熒惑伏于翼軫。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軸輻不繼。而
江河島渚之間。吾雖有士馬之衆。恐無所施。是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之于市。籍其家產。天

下哀之。強兵以逞。誅戮諫臣。固天所以開聖人也。越明年。世宗卽位于遼東。四年。詔贈公資德。復其田產。泰和初。詔定大臣諡。尙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若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德郝宰。以忠言被誅。至今天下慕義之士。盡傷厥心。是以世宗卽位。首贈之以官。陛下仍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議諡之列。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諡。當時居高官。食厚祿者。不爲無人。皆畏罪。渙認。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爲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顯出于醫卜之流。亦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諡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諡曰忠毅。醫師之職。視疾。謹藥。石以決死生可也。至于諫諍。輔拂。不濟。則繼之以死。此公卿大夫之所難能。而公以一身易天下之忠。功雖不成。亦志士仁人之用心。噫。非烈丈夫。曷克臻此。贊曰。

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如公者可謂近之矣。方海陵猜虐。日用。忍戕其母。何愛于公。而公區區納忠。以下劇上。卒餌虎口。身雖歿而名不朽。諡曰忠毅。不亦宜乎。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三

記

適安堂記

許昌任君子山。作草堂于私第。榜之曰適安。客過而問所以名堂之意。曰：子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意而安之乎？子山曰：今天水適則流，火適則燥，魚鳥之適則翔泳，草木之適則條達，腰適則忘帶，足適則忘履，今吾名不隸于仕版，身不列于行伍，足不跡于是非之場，口不涉于是非之境，未西而寢，過卯而起，每興極意會，則登臨山水，嘯歌風月，翫泉石，悅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冊，以適吾性而已。吾安焉。子其爲何如？客曰：先生之爲適則一，其所以爲適則異。子以嵇康之適于鍛，阮籍之適于酒，與夫聖賢之適于道，有以異乎？苟此適性爲事，則斥鷃無羨于天池之樂，桀跖無羨于顏冉之行，其于適性一也。而靜躁殊塗，善惡異趣，此向郭之失，晉宋之流，所以蕩而忘返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義，皆非以適性爲事。苟以採山釣水爲適，則忘其君，聲色嗜欲爲適，則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不仁不義，子安之乎？而且奚適哉？子山曰：請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乎？客曰：心迹一也，自心迹之判，于是有清狂，有白癡，皆名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

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內。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如水。外之則爲雨露霜雪。下之則爲江河井泉。激之斯爲波瀾。澌之斯爲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之東海而準。推而放之西北海而準。故君子取平焉。斯不亦無適而不安乎。子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龔諸石。客爲誰。滄陽趙某也。

寓樂亭記

河朔之地。沃野千里。盤盤一都會。太行西來。大體如一身。蘇門奠其首。隆慮據其脊。雷首披其胸。十門開其腹。恆山枕其股。注以潢漳。塹以滹沱。鍾以大陸。其山川風氣。雄深鬱律。故其人物。魁傑異秀。有平原之遺風。廉藺之英骨。下逮宋廣平。魏文貞。皆河朔人。傳曰。三晉多奇士。其土風之然乎。甯晉質趙郡之附庸。而吾真定王君敬之。棲棘于此。越明年政成。乃卽城以爲亭。因隍以爲池。引洩水其中。植以荷蓮。以爲士民游觀之地。吾友邑令吳徵公。妙亭。俾來以記。請某曰。今夫樵者樂于山。漁者樂于水。與夫其靜如山。其動如川。此智仁者之所樂也。其所樂同。其所以寓者或異。嘗試與子登茲亭。以四望。其亦有得乎。無得乎。將爲仁者靜乎。抑爲智者動乎。其動靜交相養乎。其亦動靜兼忘乎。不移一席之地。而寓妙意于數百里之外。皆茲亭之所助也。若夫南馳鉅鹿。則主父之所困。沙邱也。北走恆山。則簡子之所得。寶符也。西挹井陘。則韓信之所破。趙壁也。東接冀部。則光武之所以趨信都也。自今觀之。蓋世力盡。化爲灰塵。忽焉如飛鳥之過空。蓋將訪其遺跡。但見孤城斷址。煙雲草樹而已。方其寓世而不知其寓也。沈酣于醉夢之場。而

馳騫于功名之會。至于芒然疲。溘然盡。其亦知有不疲不盡者乎。雖然。物與我相與無窮。而人之生有限。山川如舊。而四時之風月常新。此吾人之所樂也。既以寓吾樂。且以名其亭。

磁州石橋記

北趨南都。南走梁宋。西通秦晉之郊。東馳海岱之會。磁爲一要衝。滏水西來。距城四十里而近。又五里東合于漳方。夏秋霖潦。礮崖而下。漳水洶怒。則激流而上。匯于觀魚亭下者三丈有奇。吞長堤。滅兩溪。平時有梁而輿。有舟而方。歲刈時。復波蕩水涵。居者病繹騷。行者難滯留。我唯識覺公和尚戚之。乃代木以石。易脆以堅。踵洩水之制而梁之。臨終以命其徒善仙。俾鳩厥功。仙日而不筮。蠶而不裼。風經雨營。垂四十年。僅克有成。凡用石若工以億計。觀其締構隆崇。聳嵌緻密。如山斯屹。如月斯殼。力拔地勁。勢與空鬪。忽兮無楹。何其壯也。廣容兩軌。濠以十丈。旁鑿二室。以泄水怒。下洞九泉。以鎮地脈。壘以白灰。制以鐵榫。標以華柱。護以崇欄。物鬼獸蹲伏。騰擲變態。百出屹若飛動。噓可駭也。及夕陽西下。太行千里。明月東出。二川合流。徘徊近郊。則銅雀之臺。西陵之樹。高齊石趙之所睥睨。信陵平原之所馳逐。山川興廢。森乎口中。信乎天下之雄勝。而燕南之偉觀也。噫。自有天地。便有此川。黃軒以來。載祀億千。天秘神造。弗虔弗涓。而是橋也。蓋經始于世宗龍飛遼東之初。而斷手于聖上鳳集鼓山之年。豈前修弗迨。將俟昭代而啓人謀哉。非聖人先天格靈。昭太平之應。大雄遺身及物。弘利涉之緣。其何以臻茲。僕忝鄉梓。迷聆頌聲。敢銘金石。用昭厥成。銘曰。

於釋工妙。天造地設。宵神功兮。權插駢比。楞平嵌闕。儼穹崇兮。超岸截壑。躡趙跨衛。互長虹兮。憧憧往來。天下有道。津梁通兮。持斧衣繡。褰帷憑軾。觀民風兮。與琛輦幣。鳥宿衡山。入會同兮。耿耿鯨負。水涸石泐。茲無窮兮。

學道齋記

余七歲知讀書。十有七舉進士。二十有七。與吾姬伯正父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厥後余調安塞主簿。遷邯鄲唐山令。是時年少氣銳。急簿書。稱賓客。舞智以自私。攘名以自尊。蓋無非爲利之學。使其乾沒不已。將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而吾伯正父。心平氣和。善拊循其下。養孤兄弟之子。如其所生。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若將終身焉。及任監察御史。危言讜議。濱死而不顧。是其果有大過人者。泰和二年春。相會于京師。觀其狀。義而不朋。窮其心。澹然而無所求。察其私。蓋恥一物之不得其職。是豈真有道者耶。他日余問道于伯正父。伯正父曰。余何知道。但日食二升米。終歲製一縕袍。日且入局。了吾職不敢欺。賓客慶弔之外。課子孫讀書而已。余何知道。在他人乃彜常日用事。而伯正父行之。乃有超然不可及者。何哉。吾儕小人。于日用事外。所爲營營。屹屹。計較于得失毀譽之間。不過爲身及妻子計而已。而人情之所甚好者。伯正父無之。酒色人所甚好也。伯正父無之。綺繡珠玉。翫好之物。伯正父無之。怒氣以待人。恃才以凌物。伯正父無之。非有道者能之乎。或者不之信。曰。今之學者不如是。且伯正父所學者何道也。余笑謝曰。子去矣。有道人梵志者。翻著轆管曰。乍可刺伊眼。不可隱吾腳。君當詣彼問之。

種德堂記

傳曰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竊嘗以古驗今爲善于家而責報于幽如持印券鑰合取所寄物不在其身卽在其子孫又何待百年而已哉今夫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在乎地寶玉之精在乎山而光被乎草木賢人君子其德在乎身而其榮及其子孫理固然也其或司命所不識聖哲所難言若管仲之後無聞而臯陶庭堅之祀忽諸議者猶以爲專魚鹽之利而掌法理之官也善乎東坡先生之論天也曰天可必乎仁者不必壽賢者不必富天不可必乎賢者必有後天地之大以無心也何嘗擇善人而賞之惡人而罰之譬猶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滋甘苦美惡蕃然並育至其華者實條者榦霜降木落萬物皆虛而松柏傑然于歲寒之後不可變者可必也噫天地一圃也萬物一果蓏也無德而富貴此天地間一巨蠱也物既蠱壞身亦隨之故有鐘鳴鼎食之家鳴玉曳組之後朝爲榮華夕爲憔悴此種木而不種德者也而閭閻修身之士牛醫馬走之子身都卿相慶流後代譬猶芝蘭茝蕙自託于深林幽谷微風時過見別于蕭艾之中而得登于君子之堂矣此種德而不種木者也今使世之人種德如種木望報如望秋少忍而待善惡之定其責報也其可必矣然天地之氣鍾于物也不一其蓄之也至精則其發之也必盡故花之魁異木之秀傑者不常有相如子雲李白杜陵皆天地精英之氣也故能秀而不能實能繁而不能續也其遂也或閼之其涸也或接之故木之再榮水之涸泆也者亦時有之變鑿之汰而至盈方及者書之力也張湯之酷而張氏復大者安世力也至于榲楠豫章其蟠根也旣深其流蔭也必大

故有七登三事。四世五公。再世而爲司徒。八葉而爲宰相者。有自來矣。豈不然哉。皇朝以來。若丞相石公。以先德大其家。此天下之所睹聞也。其餘田侍郎懋等。以直道被誣陷。而子孫興者十八九。此木之再榮。水之涸漲者也。若趙學士可。王修撰庭筠。皆天地精英之氣也。至于榷楠豫章。盤根旣深。流蔭亦大。則于公見之矣。云云。雖然有一于此。富貴而尊榮。康甯而壽考。翁翁赫赫。聲勢振耀。持梁刺肥。頤指氣使。大官要職。親族滿前。視天下可欲事。無一不如意。此人情之所榮。而天下之所同。而所性不存焉。父教子忠。子嚴父詔。怡怡愉愉。令德孝敬。其言以廣居室。蓄聲妓。矜富貴。耀世俗。爲可鄙。此人情之所難。而公之所獨也。所樂不存焉。惟宣力皇朝。著功生民。垂之竹帛。傳之子孫者。楊公之家傳清白。畢公之世篤忠貞。此公之所以爲榮。而天下之士。亦有望于公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至于浚其源。疏而建之。茂其本。封而殖之。是有待于後之人。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是之謂乎。

湧雲樓記

大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榆關。下建十丈旂。袤以五筵。廣三之二。窗闥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挹土門。右控大鹵。太行倚之。羣山迤之道。京師而來者。歷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摧馬括。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淒然有去國之悲。皐落之山。首陽之泊。廣陽之故道。井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有懷古之思。若乃煙容雨態。條忽明晦。欄檻半晴。野無完塊。雌霓半空。雄風千里。絺絺以清。郊灑汗泚。秋空月明。飛光皦樞。爾屋穿漏。我

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續而溫。爾縷而單。觴于斯。詠于斯。會賓友于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淵靜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窅奧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然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爲達也歟。

遂初園記

澹水西來。枝分屬龍門堰。入城。溉園田十餘里。城之西北隅。有園臨先塋往來道。與故翰林學士王公子立成趣園相隣。園之地廣修三十畝。有奇竹數千竿。花木稱是。其北循牆由菜園而入。老屋數楹。名其莊曰歸愚。闔戶而入。名其堂曰閑閑。堂之兩翼爲讀易思玄之所。少南竹柏森翳。有亭曰翠真。又南花木叢茂。有亭曰伴香。由竹徑行數十步。牆外水聲瀾灑然。流入池中。軒之名曰琴筑。稍西臨眺西山。臺之名曰悠然。其東叢書數千卷。蓄琴一張。庵曰味真。閑閑老人得而樂之。老人仰看山。俯聽泉。坐臥對竹松。此其所以樂也。老人非隱者也。自量于世終無補。但常謀爲早退。閑居之樂爾。加我數年。年登六秩。一男三女。婚娶都畢。乞身南歸。爲園亭主人。斷置家事。勿相關白。曰。當如我死也。飲酒不至醉。不茹葷血。布衣一襲。糲飯一盂。玄易書數冊。吟詠終日。有客來則接之。焚香宴坐。與之眇天地之終始。笑夢幻之去來。浮雲世事。瞪目不顧。當春和體輕。駕柴車往來隆慮山中。至秋盡乃歸。未知前路能得幾寒暑。山中幾往來。復消幾兩屐耳。況朝廷以半俸優我。鄉里以親舊待我。予何憂哉。因名其園曰遂初云。

雙溪記

尚書右丞侯領東平之明年。買田于黃山之下。曰浪溪。酈道元注水經。所謂狼溪者是也。狼與浪同聲。因以名之。浪溪東二十里。而近有佛屋。卽公之舊隱讀書處也。溪源出于此。築堰匯水爲溪。溪廣百畝。上納天光。下浸山根。中植亭館。蒔以花竹。命之曰雲溪。溪東西往來有墅。公致政他年。營菟裘之地也。客過而問焉。曰。所貴乎士大夫者。謂其得時行道。立功名于天下也。其在朝廷。則達大政。立大議。致明主于唐虞之上。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其在外。則旂旄導前。弓矢擁後。籌略動鬼神。威名震山岳。親族賴其庇蔭。搢紳仰其風采。天下賴之爲安危。朝廷繫之爲輕重。此誠士大夫得志之秋也。今明公雄才偉望。天瑞聖世。向者中土雲擾。天馬南飲。提孤軍。邀歸騎。山東之民釋俘而歸者。數千萬衆。河朔之民。恨不頂而戴之。而明公不以爲德。蒙聖天子非常之知。引置左右。力求補外。誓清中原。而明公不以爲勞。擢兼將相。而士論不以爲過。衣繡還鄉。而士論不以爲嫌。方將掃大慙。佐中原。還大駕于舊都。挈生靈于壽域。雖安石有東山之志。晉公懷綠野之游。恐未可以遂其請也。無乃太早計乎。公曰。不然。功濟生人者。雖萬鍾不爲泰。食浮于人者。雖儋石爲有餘。今吾魯國一男子耳。明天子不以其不肖。擢貳政機。大懼無以塞責。以速官謗。今天子建中興之功。有司各效智力。譬猶龍興則雲從。而不肖者自守一溪一浚。聖上一旦哀其不肖。賜得歸田里。太夫人在堂。方當嚴膝下之養。歲時伏臘。撫桑梓。奉甘旨。施于有政。是亦不肖者之爲政也。且君不見此泉乎。導之斯爲川。繡之斯爲淵。外之斯爲雲。泄之斯爲雨。及其澤浹雲歸。功成如遺。是以漠然無

累而爲往來之氣。而此溪之功不與焉。昔柳子厚悔其妄進。以愚名溪。今予自託于雲而以名其溪。不亦可乎。客退而歌曰。有浪者溪。其水舒舒。君子樂只。黃石授書。有雲者溪。其水淵淵。赤松是游。君子息焉。泉出于山。雲上於天。我公出矣。功滿人間。雲出于溪。返其舊山。我公歸矣。復還自然。是以有繡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福祿其永綏兮。

寶墨堂記

法書不必嗜。不必不嗜。嗜書近乎僻。不嗜近乎隘。人不能無所嗜。當僻無隘。今夫文于天。日有圓。月有缺。東龍西虎。南箕北斗。雷霆風雨。霹靂霜雪。蝕蟲震耀。縱橫森列。文于地。山錯峙。爲掌爲峯。水相薄。爲大淵。爲洞。乍起而伏。欲斷而連。崖崩而石泐。木腐而蟲蝕。似臼者似臼者。似鼻者似鼻者。文于人。肥瘠長短。騎跌戰鬪。山有夔。水有罔象。恢詭譎怪。千態萬狀。一接吾前。皆吾書之全也。又何待歷秦原。經洛汭。求之于蒼煙寂寞之濱。得之于敗楮蠹簡之末。然後爲快哉。雖然。山石土木之形。風雲月露之狀。凡可喜可愕者。一旦移之于佔畢之間。與夫商盤周鼓。秦銘漢刻。橫陳于前。及夫崔蔡鍾王。歐虞褚陸。九原喚起。抵掌談笑。明窗棐几。如見其人。此亦閑中之一樂也。夫公平生無所嗜好。獨于法書名刻。寶之不啻珠玉。千金購求。必得而後已。自公壯時馳驛。往來于燕秦齊晉之間。聞有石刻。雖深山曠野。必命費藤楮。作墨本以歸。以是裒金石遺文。僅千餘卷。兵火散亡幾三之二。猶拮拾而不已也。暇日築堂于私第。榜之曰寶墨。竊惟古者有功德則銘之。公方以經綸器業。光依日月。異日元勳茂德。光于竹帛。銘于鐘鼎。僕雖老矣。尙能爲

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

希夷先生祠堂記

貞祐四年冬。北兵至潼關。華陰當其衝。雲臺觀鞠爲灰燼。希夷先生遺像不存。正大三年。道士某始克棟而宇之。會予以使事道華。且謂先生之道之行。載于史。雜見于傳記。道士之說昭昭也。獨易道出于天。至周河圖洛書。藏在王府。秦漢而下。失其傳者。千有餘年。而先生得先天之學。以象授種微君。以數授李挺之。挺之傳邵康節。康節著以爲皇極書。周濂溪又以爲太極圖。而易道復興。顧嘗以謂書可亡也。道不可亡也。然道待書傳。書待人傳。微先生吾誰與歸。銘曰。

天地有終。易道無窮。後千百世。書可亡耶。仰先生之風。後千百世。書未亡耶。維先生之功。猗。

葉縣學記

太虛寥廓。一氣渾淪。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噫。以雷風竅以山川。動靜合散。消息盈虛。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則神。二則化。所謂一太極也。極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能生之。不能成之。父母能育之。不能教之。有聖人者出。範以中正仁義。中天地而立。其功與天地並。人極立焉。自堯舜禹相授受。以精一大中之道。歷六七聖人。至孔子而大備。其精則道德性命之說。其粗則禮樂刑政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贊天地之化育。其教人始于戒慎恐懼。于不見不聞之間。其極至于配天地高明。博厚。其學始于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至于治國平天下。下至道術陰陽名法兵農。一本于儒。裁其偏而救。

其失要其歸而會之中。本末具備。精粗一致。無太高難行之論。無荒虛怪誕之說。聖人得其全。賢者得其偏。百姓日用而不知。天地以此位。日月以此明。江河以此流。萬物以此育。故稱夫子與太極合德。豈不然耶。禮春秋釋榮于先聖先師。自京師至郡邑。皆得以時祠孔子而築劇邑也。歷前政數十。竟不能廟而像之。茲非闕歟。劉君從益。由監察御史出宰是邑。游刃之餘。乃先從事于學。又率鄉民之秀者。日省而月試之。可謂知所務矣。凡爲殿三楹。堂三筵。左右廊廡十有四。前三其門。旁四其齋。下至庫廚成備而法。一本之。魏如。去之。肅如三句。士興于學。民服其化。嗚呼休哉。嘗謂人皆有良知良能。第未有以啓之耳。顧有以葉公好龍之說告之者乎。凡士以種學績文爲進取之計。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入官者以謹簿書急功利。而不知愛民行道之實。皆好假龍者也。若亦知夫真龍乎。凡天之所以付授我者。與聖賢同。而未免爲鄉人者。利欲蔽之耳。人欲日銷。天理日明。而吾之心乃天地之心也。仁遠乎哉。勉之而已。昔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告之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聖人尙爾。況吾儕乎。

商水縣學記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舜。孫卿子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楊子曰。唏顏者亦顏之徒。舜禹聖人也。顏子大賢也。而三子者。以爲衆人可幾。不已夸乎。夫責馬必曰一日千里。則不可。苟十駕不輟。斯亦千里而已矣。責人必曰聞一知十。則不可。苟服膺不輟。斯亦爲顏子而已矣。雖然。顏子何寡也。譬之水之性本清。泥汨之則渾。少焉澄之。其清白若也。火之性本明。煙鬱之則昏。迨其煙息。則其明白若也。人之性無不善。其所以眩

溺其心者。利欲蔽之耳。使吾一旦加澄治之功。如水斯清。如火斯明。不爲難矣。然則如之何。學以精之。使自明之力以行之。使自誠之。其去古人也不遠矣。今之學者。則亦異于古之所謂學者矣。爲士者。鉤章棘句。駢四儷六。以聖道爲甚高而不肯學。敝精神于蹇淺之習。其功反有倍于道學。而無用人官者急功利。趨期會。以聖道爲背時而不足學。其勞反有病于夏畦。而未免爲俗儒。盡棄其前日之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至于甚者。苟勢利于奔競之途。馳嗜欲于紛華之境。間有恃才傲物。以招譏評。刺口論事。以取中傷。高談雄辨。率皆屈其坐人。以佞爲才。而致憎。浮薄嘲謔。反希市人。以狂爲達。而賈怨。豈先聖所以教人。老師宿儒。所以望于後生也哉。非特學者之罪。上之人未有以導之也。國家承平百年。文物日富。大駕南巡。命內外官舉可任縣令者。又以六條定其殿最。于是出宰是邑。乃廣宣聖之廟而新之。殿其中央。以安聖容。旁列兩廡。以安賢像。堂其後。俾師講而生習之。齋其左右。俾時習而日省之。會魏侯邦彥。以事過其邑。請以爲記。竊以商水故激水。在漢爲淮陽郡。名士出焉。地靈物秀。何患無人。昔文翁化蜀。而蜀郡多名士。常袞南遷。而福建多諸生。況中州禮義之邦。輔以賢令明教之力。將見人才輩出。曾行閩趨。豈獨漢唐之舊哉。

裕州學記

裕州故方城。在漢歷淮陽。或隸潁昌汝陰。齊桓公楚屈完憑軾之地。裴晉公李愬經略之郊也。俗剽悍而武。輕徙不地著。其土風之然乎。大駕南巡。以其鄰于唐鄧也。視爲重地。易邑爲郡。置刺史。正大二年。以內

族公某爲之。公明濟豁仁而勇義。一之曰。庶而安之。二之曰。富而教之。政成。思有大慰服其心。惕然深維曰。孔子。聖人之大也。自黃帝唐舜。三代聖王。皆不得常祀。獨孔子以德。自京師達于荒郡邑。皆得以春秋奉祀。事固自有次第哉。禮有以舉之。莫可廢也。禮。天子祭天地百神。諸侯祀其境內山川。否則有禁。世遠道喪。淨佛之祀。遍天下。而孔子之祀。雖以時舉。吏惰不虔。備故事而已。非所以安聖靈。致崇極之意也。自唐以來。以十哲配七十二賢于兩廡。又圖二十四大儒于壁。其後以孟子。孫卿子。楊子。文中子。韓子。五賢。祀于別室。既列孟子曾子于堂。而子思傳中庸之道。獨不得以配四賢乎。若張平子之博識。諸葛孔明之忠烈。陳仲弓之德化。皆吾近郡先賢之章著者也。其可忽諸。于是大廠宣聖廟而重新之。禮殿講堂。碩大且崇。前三其門。旁二其廡。爲夾室者二。繪五賢于左。繪先賢于右。列齋者四。以爲士子絃誦之室。會元帥完顏公。以詩書之帥。當熊虎之任。折衝尊俎。誼經講道。學之成也。與有力焉。廟成。其從事太原王渥。鳩衆而言曰。侯之沐是邦也。不旣休乎。侯之祀是廟也。不旣備乎。暗無詩歌。以嘿侯之德。是不接邦人于道也。使來請辭於余。余爲之辭曰。

有方者城。宛葉之間。蠢彼荆蠻。嗾凶嘯頑。帝命選侯。易邑而州。其撫爾民。往分爾憂。膺膺原隰。屹屹方城。我侯戾止。有民無兵。方城言言。原隰嘒嘒。我侯戾止。作新斯民。乃作新廟。新廟奕奕。載色載笑。匪督伊力。有歸其宮。楹其桷兮。有煥其容。丹且麗兮。望之巍如。入之肅如。有來士子。深衣礪如。湯湯汝水。乃洙乃泗。會是一方。化爲闕里。汝水湯湯。洙水之鄉。曾是蠹賊。化爲柔良。侯在在堂。左書右詩。化洽于體。仁漸于肌。

此邦之休。惟公起之。毋彼黷遺。尙或似之。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四

論

總論

盡天下之道。曰仁而已矣。仁不足。繼之以義。世治之汙隆。系乎義之小大。而其世數之久近。則系乎其仁所積之有厚薄。紀綱刑政。皆由義出者也。天下有道。則大綱小紀一出于正。其次大綱正而小紀不正。不害其爲治。大綱不正。小紀雖正。不救其謂亂。所謂大綱。風俗也。人才也。兵食也。質勝華。則治之原也。華勝質。則亂之端也。國家之興。未有不先實而趨于華。華之極。則爲奢爲僭。爲奸爲僞。則日趨于亂矣。天下不可無正人。亦不能無邪人。在人君所處之。正勝邪。則治之端也。邪勝正。則亂之端也。邪勝極。則爲請託公行。爲讒妒並興。則日趨于亂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兵備。亦不可一日而乏財用。用之有道。治之原也。用之非道。亂之端也。二者之敝。爲黷武。爲聚斂。則日趨于亂矣。天寶之末。宣政之季。病者有坊。孤獨者有養。教養有官。官祠有秩。亦可謂小制立矣。然不免于亂亡者。以大綱不正故也。自古帝王或寢以隆昌。或債而復昌。或斷而復續。皆積之效也。唐虞三代。漢唐。難以徧舉。秦征伐六國。六國未亡。而秦先亡。文景弑逆。晉一傳而亡。前人所謂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者是。梁武好佛而亡。而餘孽復振。至唐。八葉宰相。與之

終始。尤以慈儉也。是故施之于智力可及之地者人也。施之于智力不可及之地者天也。仁者天之道也。義者人之事也。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余獨曰。不仁而得天下者。亦有之矣。不仁而世數長久者。未之聞也。或曰。子之言世俗之言也。曰。固也。然古之人不求苟異。其于仁義中重而已。六經載唐虞三代之道。遭秦煨燼。其書不完。漢魏以來。學者講之詳矣。苟爲喋喋。吾恐失之鑿也。兩漢以來。備有史記。可覆而考也。文帝有容天下之量。宣帝有君人之術。然而不及三代者。武帝之過也。蜀先主有公天下之心。唐文明二帝。有追治古之風。然皆有失。足以爲龜鑑矣。或謂前輩之論英雄曰。曹操劉裕符堅。其取天下。或得或失。子曾無一言及之何耶。曰。所貴乎中天地而應帝王者。謂其爲生靈之主也。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不顧逆順。是生人之讎也。予尙忍言之哉。卒論于左。傳之于家云。

西漢論

漢高帝起布衣取天下。當時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然初入關中。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此與發粟散財何異。天下既定。規模卓然。已有四百年之氣象。孝惠享國日淺。呂氏盜執國柄。助親環視。莫敢誰何。譬猶強族大姓。乘兼并之力。夫亡子幼。主婦驚忍。雖有豪奴悍婢。猶且惕息。伺一旦之隙。餘威猶在耳。孝文慈儉。出于天性。是時漢興二十餘年。賈生遂欲改制度。削諸侯。繫外夷。賴誼之策不行。遂以無事。使帝無賈生。不失守成之賢主。而帝盡行生之言。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大抵文帝德量過于賈生。所不及者才具耳。雖然。

以誼之才。輔之可也。疎之亦可也。使誼加以數年不死。亦自悔其前日之論。則伊管之儔也。及至孝景用晁錯之計。七國遂反。于斯之時。有叛國無叛民。後來至于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修郊祀。改正朔。作詩樂。正音律。駁駁乎三代之風。使武帝遂相仲舒。則三代矣。或曰。元朔之政。多以仲舒發之。然此皆三代之文。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又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此皆仲尼之心。三代之實也。使帝知正義。明道之術。亦自無末年之禍。而帝甘心四夷。奢侈無度。亦豈能果用董仲舒哉。奈何乘文景之蓄積。窮兵黷武。征伐不休。至于末年。戶口減半。幾至亡國。所不亡者。幸也。或曰。武帝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刷高帝平城之恥。洗高后媢書之辱。矯文帝姑息之敝。算計見效。不亦至乎。曰。前不云乎。不謀其利。利之大者。也不計其功。功之大者也。以帝之雄才大略。一遵文帝之慈儉。又豈止延祚四百年而已哉。是故帝王之過。莫大乎好殺。老子曰。其事好還。楚靈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卒有戾園之禍。賴高文恩德在人心。付託得人。擁昭立宣。遂以復安。曰。然則衛霍之將也。非乎。曰。亦非也。武帝非實知衛霍之才。特以私衛后之親耳。以李廣利征貳師。準之可見。自古帝王變亂舊章。果于自用者。自武帝始。其與始皇相去無幾。亡不亡之間耳。及至孝宣。知民事之艱難。勵精爲治。有君人之術。然考其所謂以嚴致太平者。殆不可見。夫信賞必罰。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但論其當與否耳。必以誅趙廣漢。韓延壽等爲嚴刑峻罰。破奸宄之膽。此自帝之過舉。亦非伯者之政矣。惜哉。亡是可也。至其用趙充國。破先零。論議諄復于屯田之計。優優乎帝王之略矣。元成而下無譏焉。劉向楊雄。皆經國之大儒。吾知其不能用也。

東漢論

善治病者。必知脈之虛實。病之大小。治之逆從。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寒熱通塞。因時。有時故疾未除。更生他疾。參伍其宜。徐以制之。夫然後病可爲也。東漢自明章以後。其君不足以有爲。政出外戚。孝和與鄭衆。誅竇憲。宦官用事自此始。此蓋如人受病之始。雖飲食如故。病流于腠理。而四肢未覺也。迨至孝安納王聖。樊豐之譖。誅楊震。如人漸不甘魚肉之味。而嗜土炭。疾猶可爲也。明年誅聖等。是其效矣。其後梁冀擅廢立。唐衡左瑄等用事。此亦平勃交驩之時也。李杜二公少忍須臾。帝必將憤冀。冀乃可圖。已而單匡等果誅冀。五侯復恣橫。將有繼是而希進者。此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之理也。終之陳竇繼誅。黨禍起矣。以病甚而不從之過也。是後羣公欲盡誅內宦。內宦既除。而漢亦亡。譬猶故病未除。益以他疾。其證已危。當以飲食醫藥。漸以制治之。一用驟藥。則大命去矣。故毒藥十去六七者。良爲此也。豈謂西漢大臣寬博有謀。可定大事。然不及東漢士大夫之節。故平勃霍光。終成其功。其蔽也。養交安祿。而王莽以穿窬之智。坐攘神器。東漢士大夫忠義有守。足鎮頹俗。然不及西漢大臣之謀。故李杜諸公以虛名相高。而奸雄不敢覬覦其蔽也。矯激太甚。而身死國亡。要之圖固天下者。豈淺淺丈夫之所爲哉。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說者曰。甲爲春。仁也。庚爲秋。義也。蠱者物壞而有事之時。治蠱之時。不可以亟也。于卦一陽生爲復。二爲臨。三爲泰。四爲大壯。五爲夬。夬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猶戒之曰健而說。決而和。柔乘五剛也。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或曰。然則仲尼墮三桓城也。非耶。曰。史失其傳多矣。家語雜出于後世。王肅之學。似

非聖人之謀也。聖人之謀，不如是之亟也。哀公問社于宰我，說者以爲有行誅之意。魯自宣公失政，國在三桓久矣。仲尼止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誰謂仲尼爲政甚月，而遽肯墮三桓乎？易曰：順而止之，觀象也。或曰：然則李杜當梁冀廢立之際，將爲胡廣趙戒乎？曰：李杜正色立朝，若經孔子當在三仁之列，吾猶恨其正而寡謀也。廣戒順而不正，李杜正而不順，順而正之，其平勃乎？陳寶諸賢，猶裸袒而鬪虎兕之齒也。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易曰：見惡人無咎。子見南子，佛肸公山弗擾，召子欲往，聖人不絕惡人之辭。陳實所以送張讓之葬也。然惟有實之心則可，不然豈有見黃門而稱貞哉。

魏晉正名論

甚哉桓靈之不君也。其所以爲鉤黨者，天下之善人舉在焉。善人，國之紀也。其可殺之乎？善人誅鋤，奸雄覬覦。又況鬼偷狐媚如操者哉。自後輕侮肆言，如孔文學者殺之，勸讓九錫，如荀文若者殺之，豪傑旣盡，國亦隨之。其餘誑怯諂附之徒，齋社稷以與人而不羞也。是時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爲第一。然其爲魏室佐命之臣，則漢室之所謂賊也。搃壬父之吮而奪之食，資父以爲孝，凶逆不爲，誰謂長文而忍爲之乎？善乎歐陽子之言曰：魏晉而下，佐命之臣，皆可貶絕，謂其二心于本朝也。遷固而下，作史者何其蕩而無法也。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惡之也。陳羣旣以與陳羣之徒，晉史遂以賈充弑君之賊，列于晉傳之首。何以史爲哉？若以春秋之法繩之，陳羣賈充之徒，當附于漢魏賊臣傳。且書曰：漢羣臣以帝禪于魏，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庶幾亂臣賊子，知所懼矣。以荀彧爲魏傳首，何則？天下大亂，羣雄競起，撥亂之材，非操而誰。

漢祿既盡。俟天下悅然後歸已。上則爲周文王。下不失爲漢高。孰與攘九錫以篡終哉。此曷之志也。以羊祜杜預爲晉傳首。至于王祥雖名孝友。身爲三公。無補國亡。常附于王導傳首。其餘機雲之徒。常列于文藝傳。嵇阮之徒。常列于玄虛傳。王衍當國。不營世務。職爲亂階。常附于姦臣傳。王凌毋邱儉諸葛誕等。雖名忠于本朝。然興兵犯順。以誅君側之惡。其漸不可啟也。常書曰。魏諸葛誕王凌毋邱儉以廣陵叛。猶冀其有存魏之心。故書曰。魏若司馬師。則無復魏矣。阮籍登廣武而歎。蓋有意乎正當世之亂也。然爲師等作九錫表。名魏而實晉矣。常書曰。晉阮籍登廣武而歎。春秋之法。諸侯卽位未踰年。稱子。踰年則稱公。廢弑二帝。皆卽位踰年。而史稱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此何理也。正使賊臣不加尊。猶當以廢帝及正元正始之號加之。至于景元皇帝。爲司馬炎篡。託名禪讓。加之諡號。炎之篡。魏之讐也。使帝有靈。其受仇讐之僞諡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常書曰。司馬師廢正始皇帝。昭弑正元皇帝。炎篡景元皇帝。是後宋奪之晉。齊奪之宋。梁奪之齊。皆託禪讓爲名。雖由天道好還。亦其風俗有自來。然則名節之士。可不重歟。可不重歟。

蜀漢正名論

仲尼編詩。列王黍離于國風。爲其王室卑弱。下自同于列國也。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西蜀僻陋之國。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漢者公天下之言也。自餘則否。書漢中王立爲帝者。何著自立也。昭烈帝室之胄。輔以諸葛公王者之佐。乘中原無主。遂卽尊位。以係遠近之望。宜

矣。然而猶有所憾云者。方蜀中傳言漢帝遇害。縞素以令三軍曰。曹操逼主篡位。吾奉密詔討賊。義不與曹操共戴天。是時關張熊虎之將。猶在指揮中原。以定大計。漢主若在。吾事之不濟。退以漢中王終身北而若云危難之際。非英主不濟。捨我其誰哉。上則爲三王之舉。下不失爲漢光武。孰與曹丕孫權同以僭稱哉。書蜀攻吳。戰于夷陵。蜀師敗績。吳蜀唇齒之國也。人皆知蜀之攻吳之非。不知吳謀羽之亦非也。使吳蜀相持。而劉曄之計得行。吳其殆哉。勝敗不足論也。先主于關羽。情義久要。義當復讎。不慮其敗。然聞諸葛瑾之言。關羽之親。何如先帝。俱應讎疾。誰當先後。忿恨之心。亦而已矣。而不能已。余然後知克己之爲難也。書漢主命丞相亮輔太子禪者。何古之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三代而上。正心誠意以之治天下國家。無餘事矣。觀先主所以付託孔明之意。三代而下。公天下之心者。至此復見。伊湯之德。不足道焉。或曰。誠固天德。其如人僞何。曹氏父子。所以付託司馬懿者。亦已至矣。而卒以篡奪。果在推誠哉。曰。曹氏欺孤問鼎。何嘗一事。而出于誠。使有孔明。不爲用也。至于託孤曰。爾無負我。庸愚皆知笑之。豈與先主武侯同哉。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往以義者。來以義。往以利者。來以利。義利之判久矣。曰。然則先主借荆州。遂劉璋。果皆出于誠乎。曰。使先主一出于扶漢。此亦兼弱侮亡之道。唯其不忍須臾。以卽尊位。使人不能無憾。噫。安得王者之佐。與之共言至公哉。書漢丞相亮討孟獲。七擒縱者。何。昔舜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學者或疑焉。此古帝王正義明道之事。固非淺淺者所能議也。有苗雖爲逆命。又非冥頑無知者。其意曰。以位則彼君也。我臣也。以力則彼以天下。我一方也。而且退讓修德。其待我也亦至矣。且孔明

所以不殺孟獲者。服其心也。孔明而一天下。其待孟獲也。又必有道矣。惜乎出師中道而歿。不得見帝者。之佐之行事。故功業止此。齷齪也。美乎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僕固不足以知禮樂之本。若安上治民。易風移俗之實。孔明任之有餘矣。不然。周旋鏗鏘之末。區區叔孫通。大樂令夔之事。何待于亮哉。

唐論

唐興。值五代干戈之後。生民憔悴。思樂息肩。幸而貞觀之治。同符三代。然猶好大喜功。遼東之役未已。而武氏已讖在宮中矣。唐之子孫。殺戮殆盡。雖致治之美。有以開三百年之業。然猶不能贖樂殺人之禍也。中容儒庸。開元致治。同符貞觀。至天寶之亂。唐興百五十載。物極則衰。理勢然也。然開元之末。一日殺三庶人。則天理滅矣。罷張九齡。相牛李。則猴冠廟堂矣。內則妖姬蠱惑。外則國忠嘯凶。則狐穴城社矣。向不任蒞將。討奚契丹。屠石堡城。誅南詔使。生靈之血。塗于邊草。雖有末年之禍。不如是之酷也。以至骨肉流夷。哀王孫之詩是也。妃嬪戮辱。哀江頭之詩是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向無李郭之將。社稷墟矣。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而使生靈塗炭。社稷陸危。託于人上安之乎。在昔殷周之賢王。超然如山林學道之士。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概其心。故能長保其富貴尊安。六七百歲而不絕。後世之君。貪一餉之樂。遺百年之患。以彼視此。誰得誰失。然猶覆轍相尋。豈不哀哉。或者以爲禍始于妃后。成于宦豎。終于藩鎮。向使明皇無侈大之心。則妃匹宦豎之禍不作。祿山一牧羯奴耳。藩鎮之禍何由而興。終之姑息之政行。禍難繁

興雖元和平蜀蔡會昌定晉潞終不能得山東尺寸之地而使務勝不休則爲黷武矣嘗之中年之後一盛一衰亦其理也。加之肅代有一顏真卿而不能。用。德朝有一陸贄而不能。用。宣朝有一李德裕而不能。用。自是以還。唐衰矣。或曰。前人王令會鞏論過唐曰。不法三代。子何論之。卑也。曰。此書生好大之言也。貞觀開元。以仁義治天下。亦三代之遺意也。子以不封建。不足以爲三代乎。藩鎮之召亂。不得已也。況得已而封建乎。子以不井田。不足以爲三代乎。宇文融括隱田。而天下怨。況奪富以資貧乎。曰。非此之謂也。謂禮樂法度闕如也。曰。禮樂法度亦各隨時之制。子以爲必如周公之制而後可。是後世無復三代矣。房杜姚宋不能知制作之本。而謂王令會鞏必能知之乎。是又一王安石也。曰。然則先王之制治。其終不可見乎。曰。仁義刑政治天下。略法唐虞三代。參以後王之制。其可矣。如其禮樂。以俟明哲。

知人論

天下之患。莫大于有間。小人者。因其間之可入。投蠖抵罅。無所不至。其始也。僥倖于一切之利。而不圖後患。而其末也。至于國家覆敗。而不可支持。未嘗不本乎小人之爲患也。甚矣小人之爲患難知。知而難去也。其所謂小人者。又非其貪如盜跖。賊如商臣。讒如惡來。汰如欒黶之爲難也。譬如猛虎獬犬。人得執而殺之矣。其要在乎小慧似智。矯諫似忠。趨起盤辟以爲敬。內厚情深以爲重。見小利而不圖大患。邀近效而不知遠慮。主有所向。則逢其惡而先之。主有所惡。則射其怒而遷之。其詐足以固人主之寵。其信足以結人主之知。漢張禹胡廣。晉孫勗。唐盧李之徒。是已。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夫患得患失之徒。苟生利之爲見。以爲事固當然。無足慮者。豈知禍敗一至此哉。譬之少年酣聲色。以蠱其心。至其暮齒。八邪攻其外。百疾待于前。則不免飢金石之過。以駐須臾之期。則疢癘且日相繼也。人皆知金石之過。而不知聲色之蠱其先也。故賊莽之篡。內宦之專。八王之亂。安史之禍。金石之潰也。數子之甘言。酒色之咎也。人之適意。常在耳目之前。而遺患常在於數十年之後。求其免于後患也。難矣哉。然以何者。知小人而君子曰。難言也。雖然。試言其略。小人不知大體。而寡小過。苟得苟合。易進而難退。君子知大體。而不免小過。不苟得。不苟合。難進而易退。人主者。赦君子之小過。而不怵于小人之寡過。以責其遠者大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遷都論

東坡有言。周室之壞。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僕則以爲不然。使平王不遷。亦不能朝諸侯而撫四夷也。幾何其不告而爲夷也。事有緩急。勢有強弱。魏武之遷許昌。固不如圖羽之易也。東晉之竄蠻越。又不如守建康之舊也。不幸夷狄亂華。外侮內訌。師老而緩急難支。財殫而餽運不繼。何恃而不遷哉。大抵有天下者。安必慮危。治必防亂。所以長安且治。後世安諱危。治諱亂。所以愈危且亂也。昔者周都豐鎬。而周公定鼎于洛邑。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或設東西都。或置陪京。雖以備巡幸。且亦所以防不虞之患也。使天下于治安之時。未嘗有意外之慮。不幸一旦常遷。其如危弱何。曰。固也不遷。愈危且弱矣。雖然。救之之術。有形有勢。有本。明皇幸蜀。晉遷金陵。恃江山險阻。形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恃諸侯強大。勢也。向使無江山險

阻與諸侯之勢則亦固其本矣。上京中都國家之根本也。議者或遷河南或遷陝西不過恃潼關大河之險耳。而夏人偵吾西宋人偵吾南萬一蜂螿有毒窺吾閒隙則關河之險爲不足恃。况大河爲限則舉根本之地似爲棄之可乎。故愚以爲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又利建侯海道可以通遼東兵運直接上京開黃河故道由滄景而入海則是河南山東爲一大河險阻共之也。有關河之形固上京中都之本而輔之以建侯之勢一舉而三者得其與遷河南陝西不侔矣。

侯守論

或問建侯置守孰爲得曰皆是也抑皆非也何以言之曰三代封建則守在西夷而其敵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秦罷侯置守則制在一人而其衰也有天下土崩之勢此天下之所覩聞也或者懲尾大之咎謂郡縣不必稽于古鑒土崩之失謂封建可復行于今二者皆一偏之弊未知所以救之之術也且法不能無弊弊不能無變三代之法弊而郡縣之郡縣之法弊而不思所以復之之術爲得乎夫立國必有一家之制度制度必有所法裂郡縣墮名城銷鋒鏑非秦之法耶秦之法弊而不以三代之法救之亦不爲善變矣夫平居致養拔一毛以事無用壯夫不爲也及虺蛇之螫斷一臂以去患怯夫猶爲之何則所損者小而所利者大也方天下已定上有一尊下無異望當此之時復欲幅裂山河而瓜分之建侯樹屏使諸侯世擅其地私有其民調其兵車入其財賦使更爲肘腋互爲唇齒生靈之患何時而息耶此拔一毛以事無用也故其勢不得不郡縣及太平日久內弛外訐夷狄肆侮社稷陸危人主有孤立之勢海內有勳王

之師。此斷一臂以去所患也。故其勢不得不封建。昔者謂天寶之亂。房琯請割州郡以封諸子。祿山聞之曰。天下非吾有也。既而太子沮之。其議遂寢。自後藩鎮跋扈。或治或亂。然且垂百五十年。亦藩鎮相維之力也。不得已而封建。其利有三。諸侯世擅其地。則各愛其民。愛其民則軍不分。脩其城郭。備其器械。則人自爲戰。人自爲戰。則我衆彼寡。夷狄不能交侵。一也。夷狄無外侮。則天下終爲我有。二也。雖有強獷之徒。大小相維。足以長世。三也。或曰。七國之難。八王之禍。皆封建爲之也。子尙忍言之乎。曰。吾之所言。非謂郡縣不及封建也。爲救敵不得已而言之也。且郡縣之制。可以大治。亦可大亂。封建之制。不可大治。亦卒不至大亂。人主權其輕重可也。況罷侯置守。非大亂之後。不可卒變。封建子弟。非罷侯置守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

直論

傳曰。正直爲德。詩曰。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則直之爲德且祥也明矣。何以明之。人心莫不好直而惡曲。其反是者。有物蔽焉。爾貪者怵于利。而怯者避其禍。嘗試與之論人物。評曲直。應非而是者。必其親且厚也。不然其權勢足畏也。應是而非者。必其疎且怨也。不然其勢位足卑也。自餘議論。無不公者。非與同其利也。弗與同其害也。則勇者必見于言。懦者必見于色。應非而是。應是而非者。否焉爾。然則直之爲德且祥也。亦明矣。然多有以直賈禍者。古之人守道以爲直。後世微利以近禍也。吾非其父兄也。非其師友也。吾直焉。此被髮纓冠而救鄉鄰之鬪也。親則父兄也。義則師友也。吾不直焉。此端坐

而視同舍之焚溺也。其可乎？是故言有當于分，行有合于理者，吾直焉。非直也，吾守道也。言有犯于分，行有乖于理，吾直焉。非直也，徼名也。故道之所在，直之所在也。守其道而名從之，名之所在，利之所在也。志于利而害亦從之，直之名一，而其別有四。有直而陷于曲者，有曲以全其直者，有直而過于直者，有直以遂其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于曲者也。魯昭公娶于吳，孔子以爲知禮，此曲以全其直者也。國武子以盡言見殺，洩冶以諫死，此直而過于直者也。齊魯之會，孔子歷階而進，齊梁之見，孟子不肯枉尺而直尋，此直以遂其直者也。可以辨是非而知所擇矣。或曰：君子不遂焉，其可乎？曰：未也。食其食，任其責，君子殺身直焉可也。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從。君子完其力而已。所貴君子者，動靜語嘿，不離其道者也。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五

引

竹溪先生文集引

文以意爲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文。不尙虛飾。因事遣辭。形吾心之所欲言者。間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于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則平。及其石激淵洄。紛然而龍翔。宛然而鳳墜。千變萬化。不可殫窮。此天下之至文也。亡宋百餘年間。唯歐陽公之文。不爲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閒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之者。輒覺不厭。蓋非務奇之爲尙。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爲尙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堯公。天資既高。輔以博學。文章沖粹。如其爲人。常明昌間。以高文大冊。主盟一世。自公之未第時。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謂入館閣後。接諸公遊。始知爲文法。以歐陽公之文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體。興寄高妙。有陶謝之風。此又非可與誇多鬪靡者道也。近歲寇攘。喪亡幾盡。姑哀次遺文。僅成十卷。藏之翰苑云。

法言微旨引

揚子。聖人之徒。與其法言太玄。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黃老。董仲舒溺災異。劉向

鑄黃金。獨揚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予既整緝太玄。舊聞法言有宋衷注。亡之。今世傳四注。郭李二注。十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抵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詆牾而不中其失。獨濼公集解編探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辨揚子得聖人之行藏。爲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爲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語論。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揚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鈎遠引。微顯闡晦。川屬脈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異于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余何敢逃。萬一有得微旨于言辭之表者。或有助于法機云。

道學發源引

天地間有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根于心。成于性。雖聖人教人。不能與之以其所無。有疾苦必呼父母。此愛之見于性者也。有悖逆愧生于心。此敬之見于性者也。然愚者知愛而不知敬。賢者知之。不能擴而充之。以及天下。非孝之盡也。故愛親者仁之源。敬親者義之源。文斯二者禮之源。無所不體之謂誠。無所不盡之謂忠。貫之之謂一。會之之謂中。及其至也。蟠天地。溥萬物。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源皆發于此。此吾先聖所以垂教萬世。吾先師子曾子之所傳。百世之後。門弟子張氏名九成者所解。九成之解。足以啓發人之善心。由之足以見聖人之蘊。今同省諸生傳起等。將以講明九成之解。傳一而千。傳千而億。聖人之蘊。庶幾其有傳乎。某聞之喜而不寐。抑聞之致知力行。猶車之二輪。鳥之二翼。闕一不可。學者苟曰。吾

求所謂知而已。而于力行則闕焉。非所望于士君子也。間有窮深極遠。爲異學高論者。曰此家人語爾。非惟不足以知聖人之道。是猶詫九層之臺。未覆一簣。欺人與自欺也。其可乎。愚謂雖圓頂黃冠。村夫野婦。猶宜家置一書。渠獨非人子乎。至于載之東西銘。子輩之聖傳論。譬之戶有南北東西。山之皆可以至于堂奧。總而論之名曰道學發源。其諸異乎同源而異流者與。

太玄箋贊引

太玄何爲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而五行萬事在其中。玄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以陰陽。推之以律麻。而天下萬事之理。具要其歸爲仁義而作也。卦用八。善用七。玄則首用九。善用六。五彰之也。易有道數象義。說易者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玄實兼之。其于聖經。不爲無助。昔人譏屋下架屋。不猶愈于章句一偏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子。以平子不敢輕講太玄。而後儒非之。恐幾率易。顧僕何足以知太玄。姑以范注之小誤。以證本經之不誤。范注以九首次九陽家陽畫。至十首羨之初一。又爲陽家陽畫。則畫多于夜。禍福殺亂。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法一。扚之後。而數其餘。王氏依之。注本作兩扚。非經誤也。經云。且筮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且用一五七。夕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六九。蘇氏考之。以爲中夕筮吉凶雜至。且筮非大吉則大凶。是吉凶雜。終不可得而遇也。楊子大賢。擬聖而作。不應筮法尙悞。此殆歲久而失其傳也。及考玄數五爲中央。注土行所在。經緯雜用。且筮有三表。一二三一表也。四五六一表也。七八九一表也。表取其一以爲占。且筮用一與七皆

取其初遇。至于四爲緯。五爲經。經緯無已。則用六矣。一六七吉凶雜。與日中夜中夕筮同。況粹首一六七皆吉。而陰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凶矣。恐且筮當用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五九。二爲經。九爲緯。五雜用之也。筮有四。星時數辭。注星若干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爲首數之奇偶。辭若九贊之辭也。時若且筮遇陽家。其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辭皆同。何以別之。竊意星若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用。五星數有支干之數。律麻之數。玄算之數。與策數雜用之。此揚子所以知漢二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載。玄其興乎之驗也。其然豈其然乎。玄有文告等十一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王氏辨之詳矣。茲不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辭。與首之名義。亦如六十四卦。與卦義常相合。如同人睽六爻。皆言同人睽之類是也。而注間有不悟。輒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當釐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粗明玄經之萬一。僕亦未能審于是非。姑錄以備遺忘。以爲學玄之階耳。俟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

中說類解引

文中子。聖人之徒。與孔孟而後。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自唐皮氏司空氏。始知尊尙。宋司馬公爲之傳。其書大行。大抵唐賢雖見道未至。而有忠厚之氣。至于宋儒。多出新意。務抵斥忠厚之氣。衰焉。學聖人之門。豈以勝劣爲心哉。中說舊有阮氏注。所得多矣。某今但纂爲三類。一明續經有爲而作。二明問答與聖道不異。三明明文中子行事。使學者知聖賢履踐之實。庶幾有助于萬一云。

貞觀政要申鑒引

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孫卿子曰。欲知上世。審周道。法後王是也。近世帝王之明者。莫如唐文皇天縱聖德。文謨武略。高出近古。而又得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馬周。虞世南。褚遂良。劉洎。爲之輔佐。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無非以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安不忘危。爲戒。故能功業若此。巍巍也。其後明皇銳于治。用姚元崇。宋廣平。韓休之徒。致開元三十年之太平。末年罷張九齡。用牛仙客。李林甫。楊國忠。旋致天寶之亂。憲皇剛斷。初用杜黃裳。韋貫之。裴度。削平僭亂。末用皇甫鎛。而不克其終。治亂之效。于斯可見。史臣吳兢。纂集貞觀政要十卷。凡四十篇。爲之鑒戒。起自君道。訖于慎終。豈無意哉。欽惟聖上聰明仁孝。超皇軼帝。而猶孜孜治道。俯稽前訓。然一日萬幾。豈能遍覽。謹撮其樞要。附以愚見。口之曰。貞觀政要申鑒。文理鄙拙。無所發明。特于鑒戒中重而已。昔張九齡因明皇千秋節。進金鏡錄。以伸諷諭。臣竊慕之。謹以聖壽萬年節。繕寫獻上。雖爝火之末。不足裨日月之光。區區之誠。獻芹而已。伏望略紆聖覽。不勝幸甚。謹言。

尙書無逸而解引

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怠荒。作無逸一篇。以伸勸戒。舉殷三賢王及周文王。皆以憂勤得壽考之徵。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逸。頤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久。刑措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爲賢王之首。此皆周公篤實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爲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爲元龜。然則無逸一篇。乃萬世之龜鑑也。蒙國厚

恩無以圖報。謹依注疏。撰無逸直解。因以獻。仰祝無疆。

送麻徵君引

可以仕。可以不仕。仕則爲人。不仕則爲己。古之君子。知進退之有義。進不爲榮。退不爲辱。盡其在我者而已。知窮達之有命。得之不喜。失之不憂。以其在外者也。孟子又于中形出養氣之說。配義與道。不以貧富貴賤。生死動其心。猶以爲未也。推而至于聖人之于天道。窮理盡性。君子不謂之命。而大人之事備矣。近于是者。惟麻徵君。徵君以文學行義名天下。天下之人。戶知之。固不待予言而顯。正大中。天子聞其名。而徵之。幡然而來。君子以爲知義。悠然而辭。君子以爲知命。退將窮先天之學。以極消息盈虛之理。是可量也哉。諸公賦詩以寵其行。而某爲之引。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六

頌

禘禮慶成頌并序

上既遷禘。世宗顯宗。神主于太廟。天地並配。祖考咸喜。明昌改元之四禋。實始當五年之大禘。越四月孟夏。乃展事于太宮。精意昭假。明靈盼饗。福瑞並應。肆有滌澤。以浸萬方。是時中外臣庶。願薦鴻名者。以億計。上懷謙沖。曾此弗有也。臣幸得以文字待罪。伏觀嚴祀慶成。國之大事。此而不能形容。萬一大懼失職。謹昧死百拜而獻頌曰。

於皇孝理。明昌天子。天子念親。于祖于禰。唯世宗顯考。並禘世祀。既考既燕。詔羣臣其議。宜刺于經。酌禮之宜。見于太宮。慰余孝思。羣臣拜手。豈敢等夷。匪天道孰依。匪舊章孰稽。五年一禘。振古如茲。帝曰俞哉。假于元龜。四月孟夏。備物講儀。鏘鑾之臣。白馬之客。大饗其時。乃詔四夷。相子載祀。祇率厥職。劍佩鏗鏘。爰俟帝齋。清蹕一聲。絲槐天塔。星旄翠罕。拂天而來。乃卽靈宮。左撞鴻鐘。嚴中辨外。冕服于從。奉璋髦士。立列比比。或捧圭瓚。或相拜跪。樂奏太和。舞陳文始。形容頌嘆。一夔足矣。清夜戒嚴。明月如水。既薦既裸。如見于位。從以功臣。修焉夾侍。已事而旋。靈風肅然。誕受龐祉。均及敷天。于時公卿。于時士庶。于時耆艾。

交相告語。天子之德。昭天漏泉。宜上尊號。告功皇天。天子曰嘻。祖考之功。於皇孝治。萬方攸同。

賀幸宣聖廟釋奠頌

上卽位之五年。內成外平。百揆時敘。曠典墜章。以次蒐舉。稽古庠序之事。雅垂意焉。秋八月。乃展禮于宣聖廟廷。鸞輅順動。璧水增輝。都人士子。鼓舞頌嘆。以爲此兩漢三代之主。曠世一舉。學士大夫。彼之聲歌。垂之史冊。以爲皇王之上儀。太平之壯觀。而主上親行之。於皇休哉。天以玄聖之道。授之王者。王者以玄聖之道。被之天下。故新廟制。則芝草生。孔瑞聖也。用其道。則尊其事。聖尊師也。孔瑞聖。聖尊師。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身屬于一時。而祀兄于百世。禮行于一日。而化行于天下。此一舉也。二美具焉。噫。無詩歌以嘿聖朝之休光。臣則有罪。輒忘野老擊壤之陋。庶附儒館獻歌之末。謹稽首載拜而獻頌曰。

木鐸聲寒。苔蕪杏壇。宮居釋老。廟食申韓。天將興文。伊旣明君。微我明君。孰知聖人。天子曰嘻。余謁先師。禮官議禮。主殺帝儀。帝曰先師。百王所尊。禮有北面。無諱朕勤。禮官奉詔。幄次于廟。八月初吉。奉牲以告。我廟俎豆。我玉圭璋。日月漢儀。金石魯堂。丹青聖容。龍袞帝衣。登降拜跪。冕服交輝。璧水湯湯。龍旂央央。天子反止。儒林之光。璧水瀾瀾。龍旂靡靡。天子歸止。化流萬里。大哉聖師。道無古今。昔唯陪臣。今親帝臨。畏匡厄陳。廟食茲辰。一時之屈。萬世之伸。思樂璧水。光搖帝裾。屬車一臨。化爲泗洙。四方其訓之。天子文明。萬壽無期。

上既嗣天序。朝萬方。駿惠先烈。圖回庶政。越元年。寅念烈考。既朝既饗。詔有司曰。嗚呼。若稽古祖宗。典章文物。同符三代。亦越惟我顯考。聰明文思。左右潤色。而天章奎畫。光賁于臣庶之屋。鬱而不揚。甚非所以昭光烈考之宏休遺美。而慰孝思之誠也。有司其募上。凡諸金帛。宜視所獲。由是臣某以下。私藏緹襲。留寶于御府之藏矣。臣請講聞。顯宗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際海內外。陰受其賜。冠冕仁孝。左右藝文。底信內外。唯法惟式。逸游玩好。弗侈弗崇。嚴除承革。翰墨是娛。宸章昭回。下飾庶物。欽惟主上。蒐獵完次。襲藏秘府。捧承披玩。咸見容色。孝思之誠。通貫古今。昔臣竊覽載籍。有若念先考。追蠶以求遺聲。嗜昌歎以追攸好。孰與親承手澤。推求心畫。以致其烝烝之慕者哉。實萬世無疆之休。此而不銘。曷詔來者。謹究心滌慮。而獻頌曰。

於皇顯宗。聖喆多能。固天縱之。緝熙光明。奠璧之光。下流人間。神物終合。祥光屬天。天子曰嘻。念茲皇考。于羹于醢。矧茲容藻。帝曰臣某。出汝賜書。予考汝知。汝遂相予。凡百卿士。視此寵渥。爾貢爾有。予金子爵。天子命之。緹襲上之。侍臣拜手。受言藏之。天章在御。貽燕後昆。天子念親。威顏若存。孰定國是。孰振民隱。啟予金滕。予考之訓。孰才鳳鸞。孰器舟楫。圖經舊人。予考之法。追蠶求聲。昌歎追好。孰念手澤。奕世貽寶。匪惟翰墨。伊先志是悼。顯宗之文。天子之孝。于萬斯年。是則是效。小臣作銘。來者尙詔。

聖德頌

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若稽古二帝三王。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寶不惟物。惟其賢。是以珍禽奇獸。不育于

國嘉禾芝草。不旅于庭。常是時衆庶和樂。國家安甯。觀詩及書。溫溫乎其和可知已。而孔子作春秋。亦不書祥瑞。是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降及后世。諛儒妄臣。乃引白雉寶鼎。芝房赤雁。作爲歌詩。薦之郊廟。詭訛不經。駁乎無議爲也。乃者邠州進白兔。上命放之原野。其意若曰。唯天唯祖。宗付予有民。唯臣下作予肱股心膂。但使百姓樂樂。國家得賢。何瑞如之。肆近日所進諸瑞。朕皆不取。自今其無復以聞。於皇休哉。上以符孔子之格言。下以合二帝三王之治。乃知聖人動作。出于近代。世主萬萬也。欽惟聖主。自卽位以來。拔忠良之臣。退貪暴之吏。平刑釋寃。以重民命。輕徭薄賦。以紓民勞。聽言以盡下情。思政以答天望。和戎以息兵。平賊以除害。明詔理官。不得法外生情。中勅御史。不得苛細生事。小遇水旱。則減省賦租。云云。是以陰陽調。風雨時。地不愛寶。而嘉禾生。朱草出。上猶謙讓。曾此弗有也。加之天賦聖性。動與古合。若夫抑祥瑞而不奏。光武文皇之明也。求賢憂民。唐虞之心也。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宣王之功也。誠能法文王之純不已。如成湯之德日新。則太平中興之功。指日可待。昔齊宣不忍一牛。孟子知其足以王矣。一牛微物也。孟子何取焉。以爲苟推是心。移之愛民。則仁不可勝用矣。況乎聖政行前世之所難行。擴而充之。帝王之治易爲也。故臣以謂既能行所難。必能行所易。既能善其始。必能令其終。在加之意而已。不勝拳拳之愚。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唯聖皇。德動皇天。和氣充塞。靈贖自甄。在邠之郊。有兔斯白。司牧之臣。獻之京闕。天子曰嘻。瑞在得賢。亦有上瑞。時惟豐年。靈芝五秀。嘉禾六穗。歆艷虛美。何益于治。乃命白兔。縱之郊畿。凡百瑞物。毋上有司。

于時公卿于時士庶僉曰聖明超越千古既有其始願有其終於皇聖治萬方來同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七

箴

御史箴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惟其司。耳目之寄。綱之紀之。爲其舉措。戚休係之。爲其邪正。善敗隨之。抑濁揚清。時汝之休。吐剛茹柔。時汝之羞。無玩法以偷。無怙勢以仇。戮我彜憲。時汝之尤。無傲傲沾名。無容容保祿。無毛舉細事。無蝟興大獄。剛果正直。神介爾福。陰賊險狠。天厚其毒。于氏父子。世象其賢。亦有延年。蓋父之愆。持斧作威。幸寵一時。冤魂塞路。持此安歸。有鐵斯冠。有朱斯衣。德不稱服。中心惡而神草。指佞神羊。觸邪顧忌。畏避汝之職耶。勁松不屈。鷺鳥無朋。如霜之清。如繩之平。不幸遇患。亦全令名。旣銘汝前。實銘汝心。敢告司僕。敬服斯箴。

驪山銘

驪山之勢。其址不大。其禍則大。驪山之泉。其流不長。其禍則長。嗚呼。周秦暨唐。垂戒不忘。

少華崩石銘

有夏之季。滌流于唐。三川皆震。基周之亡兮。熙豐之間。變亂舊章。少華崩石。兆宋之亡兮。

時習齋銘

朝乎習。夕乎習。惟學日益。惟道德日積。

日省齋銘

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耶。

習齋銘

御習則慣。射習則貫。學者之習。君子之選。

思齋銘

金煉乃精。水澄則清。克之又克。天理自明。

誠齋銘

惟學乃明。惟明乃誠。匪顏則曾。是爲座右銘。

富義堂銘

富于利者。惟日不足。富于義者。亦惟日不足。不足于利者。多辱。不足于義者。無欲。多辱之辱。其禍常酷。無欲之欲。其樂也獨。是謂不龜而卜。

娛室銘

外樂者。逐物而喪氣。內樂者。忘己而無累。逐物之積。至于與禽獸無擇。忘己之積。至于與天地相似。然則

可以擇所嗜矣。故曰少年娛于酒色，富者娛于利，仕者娛于祿，而君子娛乎德與義。道不同則亦從其志，養心以淡薄之樂，養口以淳和之味，是謂名教之樂地。

贊

東坡真贊

坡仙西來自峨眉，手抉雲漢披虹霓。天廷射策如熊羆，奔走魍魅號狐狸。大儒發蒙揮金鎚，要觀赤壁窺九疑。南宮玉堂鬢成絲，鴻文大冊帝載熙。入海簸弄明月璣，歸來貌悴文益奇。荒墳不朽骨與皮，何況閒望江河馳。壁間條睹軒鬚眉，無乃示我衡氣機。襄糧問道往從之，人言畫圖君絕癡。

闕里升堂圖贊

大哉聖人之道，天麗且彌，地溥而深，形容頌嘆，非愚則狂。七十子之徒，高者臻堂奧，下者及門牆，譬猶大山之高，滄海之深，魚龍禽獸，紛錯以披猖。其俯伏駭汗，不敢以騁視者，但望見其蒼然之色，淵然之光，然皆自以爲天池之富，地媪之藏，蓋其一氣之所春，大地時至，莫不奮迅而發揚，掉乎其明，如引星辰而上也。窈然而幽，如窺鬼神之情狀也。根而幹之，爲德行政事，枝而葉之，爲言語文章，其精神爲道德性命之說，其教人有序，亦不越于起居飲食之間，進退洒掃之末，及其仰之而彌高，測之而益深，然後知其不可量也。嗚呼！七十子之後，曰況，曰愈，曰孟，曰楊，得十一于千百，猶自以爲比肩而相望，攀龍鱗而附鳳翼，何

闕里之洋洋。至今讀其書。拜其像。尙想遺風餘韻。如在乎洙泗之鄉也。

張清獻公贊

治身以敬。無欲以靜。此清獻公之素行也。事君以誠。立朝以正。此公之見于臨政也。兩朝人物之清選。一代典章之詳訂。此公家之青毡。而朝廷之龜鏡也。至于伯承帝旨。仲貳國柄。則又公之餘慶也。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八

祭文

宣室謚議

臣聞五緯失次。煉石以補天。而乾綱正。四溟汨行。斷鼈足以立極。而坤維順。其有功參造化。旋乾轉坤。不離衽席之上。皇綱弛而復振。函夏危而復安。巍巍蕩蕩。無得而名。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妙。固非臣下之所測知。雖然。亭毒之功。藏于密。而其功見于四時。照臨之耀。麗乎天。而其明被乎萬物。聖人體天立極。出而應世。游神螻蛄之中。而其功利被乎天下。有不可揜焉者。此天下後世所爲揚宏休。揭偉績。以摛耀于無窮。而臣子之心。有不能已也。然卑不議尊。賤不議貴。所以累列其所行之迹。謁款南郊。請之于天。以示萬世。至公之義。而不敢專也。帝王以來。率由茲道。伏以大行皇帝聖德日新。沉幾天縱。始以裕陵之元子。常膺章廟之正傳。不幸屬道陵彌留之際。奸臣矯命。以衛紹王繼。易天之明。亂國之經。惟天弗畀于圖。厥政不蠲。蒸自啓兵端。職爲亂階。外阻內訌。我中土用弗靖。亦罔或克嗣。天乃眷命我先皇帝。奮乾之綱。挈地之維。天戈一揮。戰士勇倍。于是定和親之約。曰子甯忍恥。不忍人死戰。由是講時邁之儀。移蹕于汴梁。從民欲也。夫其修車馬。備器械。建廟社。峻城郭。捐金帛。以賞戰士。優爵賞。以待功臣。錄死事之孤。表死節之

慕拔將帥于亡命。擢豪傑于行陣。至于分行省以鎮遼東。則志在固根本矣。封九公以蕃河朔。則志在復中原矣。縱鳳翔之歸寇。則志在懷遠方矣。赦下邳之叛卒。則志在收人心矣。所爲外攘之道甚備。躬親政事。總覽權綱。信賞必罰。循名責實。設學養士。闢館集賢。探公望。聘名士。虛己以從衆。議體貌以禮。大臣避正殿以答天變。修羣祀以求民福。慮囚徒。省冤獄。恤孤獨。賑貧窮。宮室園苑。無所增益。豫遊燕饗。一切停罷。所爲內修之道甚著。每與大臣語及社稷。必爲流涕。由是志士雲合。天下響應。中興之中。日月可冀。方將動大輅。還舊都。修復園陵。獻裸太室。明示得意。告功皇天。不圖天降割于我家。氛祲紫微。禍躔霄極。憑玉几以宣命。乘白雲而上賓。此四海臣民所爲椎心而泣血者也。痛仙遊之不返。攀龍髯而莫及。于是稽合禮經。參定諡議。究其所以易名之意。合謂功贊化育。道契渾淪。基命宥密。惟時惟幾。茲非繼天乎。運鍾百六。紹開中興。祀夏而不失舊物。繼漢而系隆有命。茲非興統乎。孝繩祖武。光昭先功。紹庭上下。重光奠麗。不曰述道乎。躬理萬幾。日慎一日。博施濟衆。視民如傷。不曰勤仁乎。道配三代之謂英。克定禍亂之謂武。窮神知化。備道全美。聖之至也。繼志述事。博施濟物。孝之全也。謹按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周宣漢宣是已。夫功以號昭。德以諡顯。匪諡匪號。後嗣何觀。今大行皇帝尊號宣。天賜之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臣等不勝惓惓謹議。

宣宗哀冊

維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己巳朔二十二日庚寅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崩于宮

德殿二十八日丙申。移殯于大慶殿之兩楹。越正大元年三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遷座于德陵。禮也。律琯餘寒。銅壺未曙。慘玉殿之凝霜。尙金盤之承露。一夕晏出。萬里縞素。百寮血出。以如失。兆姓風號。而靡訴。嗟何辜兮考喪。羌不勝其孺慕。哀子嗣皇帝臣。痛聖駕之長遠。哀仙遊之不歸。奉綴衣而如在。瞻黼辰而成非。上宰庀司。羣公就列。覽象物之既陳。愴徽音之永隔。乃命詞臣。流芳寶冊。其詞曰。大金受命。傳休累聖。薄海內外。罔不稟命。大安失御。不厥蠲政。戎馬南牧。華風不競。皇天祐正。命我真人。裕陵元子。世宗神孫。睿謀經遠。深略緯文。聰明齊聖。慈和儉勤。欽若帝則。駿惠神功。科條霜雪。號令雷風。尊禮百物。升秩元祀。體貌大臣。寶禮賢士。鯁寡惠鮮。冤滯申理。從善如流。愛民如子。給廩養士。闢館集賢。罰從末減。賞惟慶延。屯利建侯。萃享有廟。金壯京城。泥封關徼。至于赦赤子之弄兵。誅帥干之失律。恩不問于疏遠。罰不阿于親戚。降虜效順。以革心。烏夷畏威。而獻馘。堂上之兵不殺。目中之虜如擊。方將歸馬。大漠。洗兵中原。重新日月。再造乾坤。吁嗟。昊天不弔。何言至矣哉。勤勞天下兮。旣如彼。恩結人心兮。又如。胡不萬年。僅周一紀。禱方致于金滕。命忽宣于玉几。嗚呼哀哉。杞國天崩。不周地缺。寒日無光。蒼天改色。綃幕褰兮。凝霜麻衣集兮。如雪。淚成雨兮。萬木冰。哭成雷兮。九泉咽。嗚呼哀哉。龍輜徐動。霓旌前引。柳絮漸遙。雉歌猶挽。背天闕之崇峻。卽神臯之平行。烏號斷兮。鼎湖成。白雲悠兮。帝鄉遠。迺馳道而皆迴。獨宮車兮不返。嗚呼哀哉。天柱兮崇山。虎踞兮龍蟠。千秋兮萬代。永闕兮宸顏。藏衣冠于天上。遺聲烈于人間。去復去兮。九嶷黯。來不來兮。八駿閑。嗚呼哀哉。如天之生。如日之明。神武電斷。蠻夷震驚。祖武兮孝文。

之大興。聖統兮功有成。至德難名。神謀莫測。超咸五而登三。慙漏萬而掛一。宜乎享號曰宣。揚鴻休于罔極。嗚呼哀哉。

明惠皇后諡議

臣聞乾父坤母。共成覆載之功。日君月妃。並顯照臨之德。其有體承天之德。運載物之功。合德無疆。配明可久。含弘光大。齊聖廣淵。若娥皇嬪虞。塗山啟夏。命降簡狄。兆殷商之發其祥。思齋太任。見文王之所以聖。皜皜乎不可尙已。蕩蕩乎無能名焉。然而載于書。咏于詩。丕彰對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烈。此後母之聖。傳之無窮。而臣子之誠。又烏可已也。欽惟大行慈聖皇太后。南陽鍾慶。沙麓興祥。玉梳兆夢。金匙呈瑞。文定厥祥。天立厥配。配我烈考。懿範彌彰。齊蹤唐母。媲德周姜。輔佐先皇。勞勤夙夜。自家刑國。叶成風化。服繒示儉。戚藩作程。脫簪申戒。實贊中興。誕育聖皇。母儀象坤。正位不居。讓德彌尊。元光末命。脫躡萬方。祇奉陵寢。祭祀齋莊。左右聖皇。益茂徽音。憂國在顏。愛民宅心。天步方艱。憂心孔棘。積憂勤而不豫。感哀榮之將及。託聖嗣以遺言。意公家之惜費。毋厚葬以徒勞。憫生民之憔悴。至於金鳧銀海。器無珍異之藏。玉匣珠襦。襚戒紛華之飾。蓋自我以作古。示儀刑于有國。化流四海。恩結生民。歷千古而與較。實曠代而無鄰。臣等以爲考諡尊德。國家之典。有美不揚。臣子之罪。自非大彰聖母之懿範。何以流芳于萬世也。夫公則生明。正則言順。于是誦禮官。暨羣匹。稽節惠之文。定易名之制。僉謂獨見于幾微之會。嘿福含生。遊神于長樂之宮。先識長利。茲非曰明乎。容之如地。養之如春。並施利物。不于其身。茲不曰惠乎。謹按諡

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如式請上尊諡曰明惠皇后。著之玉冊。永播無窮。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明惠皇后諡冊

維正大八年歲次辛卯十一月癸未朔初八日庚寅。哀子嗣皇帝臣言。昔我烈考宣宗皇帝。以裕陵元子。復受天命。還于正統。紹復武元之大業。亦唯我大行慈聖皇太后。來嬪于京。天作之合。髮勤輔佐。用共濟于艱難。厥初誕育眇躬。將正位號。以仁聖皇太后德冠六宮。曰娥英之貴一也。讓而不居。逮元光末命。弗敢弭忘。曰此先帝之志也。乃居太上之尊。受養于長樂之宮。肆惟沖人。嗣無疆大歷。未堪家難。思免厥愆。尙賴文母之慈訓。不圖昊天不愆。降此大喪。創巨痛殷。奠哀茹荼。追念宸儀雖闕。徽音尙存。欽惟聖母。慈仁賦性。勞勤夙夜。以國步方棘。憂心孔疚。顧黎民曰念哉。征戍勞止。迄可少休。吾母天下。忍瘠其子。凡諸祈禱。皆歸福于元元。疾迨彌留。遺命薄葬。臣哀痛不忍從。重違顧命。伏念正位以定名。考諡以尊德。厥有舊章。倘非不彰聖母之鴻休懿德。則何以對越在天之靈。慰孝子罔極之誠哉。深詔禮官。詳議諡法。式稽古義。敢薦大名。伏以蘊先物之幾。體懷沖之德。紫宮並耀。黃道偕升。茲不曰明乎。以載物之量。包逮下之仁。子惠無疆。坤儀攸贊。茲不曰惠乎。謹按諡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肅清殺且爰舉上儀。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明惠皇后。伏冀聖靈俯賜鑒臨。歆受典冊。垂裕無窮。嗚呼哀哉。謹言。

祭姬平叔文

孔孟云遠士喪真純。有一于此。如見鳳麟。嗟嗟平叔。今之古人。治心養性。求仁得仁。平叔之剛。忠腸義膽。

暫爲御史。龍鱗輒犯。既丞大理。槃木力撼。世謂平叔。魏徵汲黯。平叔之德。玉粹冰清。撫姪如子。視嫂如兄。貞不絕俗。廉不近名。人謂平叔。五倫陽城。平叔之心。晴空秋月。天壽不貳。得喪如一。鉏去客氣。存養真宅。孰如平叔。蒙莊摩詰。舉世不知。知亦不受。名教之樂。禮法之守。十五年來。天下不名。豈無愛憎。貫之以誠。司馬之仲。平叔之躡。易地皆然。人無異義。我初臥疾。以死誘公。公爲憮然。則齊始終。人亦有言。太剛則折。公如不聞。吾意已決。謂言六秩。乞身退閑。期月不待。龍髯已攀。百世在前。萬世在後。其間百年。孰爲天壽。唯有令名。千古不磨。嗚呼平叔。已矣如何。

哀先鋒副統辭

皇天賦予下人兮。胡獨鍾此淑靈。孕陰山之勁氣兮。萃潢水之精英。冒黑山之苗裔兮。踵一旅之家聲。身大不配其瞻兮。又重之以修能。飛撤矢于指端兮。匪絃月而設星。超百步而命中兮。若馳風而擊霆。突沙陀之重圍兮。破下蔡之精兵。維所向而無前兮。以長槍而得名。從元戎以南征兮。貳前鋒以啓行。頓歷陽之城下兮。斷懸橋以先登。偶流矢之中額兮。氣猶厲而奮征。寒日薄于虞淵兮。黯流星之墜營。且釋圍以赴滌兮。摧吾萬里之長城。嗚呼哀哉。將行流沙。麒麟骨折。欲濟大江。亡失舟楫。如何昊天。喪我英特。如可贖兮。百身何益。千人一英。萬人一傑。生也何艱。奪之何卒。天賦絕藝。神授秘訣。輪扁無傳。廣陵遂絕。嗚呼哀哉。部曲散兮。寶刀匣。靈輿催兮。生死決。風蕭蕭兮。霧冥冥。烈士披淚兮。悲泉咽。嗚呼哀哉兮。生何爲乎。死何歸。生無成兮。則如勿生。生不識兮。死誅之。誅國殤兮。酸余情。

追薦李中丞子賢青詞

宿躔惡孽。豈天譴之可逃。追拔亡魂。亦國殤之可愍。輒殫誠悃。仰瀆高明。伏念先伯某。早以書生。偶塵科第。功名素負。忠義自將。位卑而言高。身小而膽大。貴臣失律。頗行莊賈之誅。逆賊弑君。乞致陳恆之討。憤京師之寡援。先士卒以請行。鳩義軍。烏合之餘。抗虜賊。鷓鴣張之勢。矢貫脣而沒鏃。血流踵而能軍。遂以潰圍。因之扈駕。得以義勇。達于上聞。半歲九遷。驟躋三品。一生萬死。誓救孤城。運糧餉以先驅。乏偏裨之後繼。一軍獨沒。四海共哀。量力雖非。原心可恕。伏念生居人世。未脫塵緣。三世宿對之冤。一念差殊之習。豈無罪歟。以致淪亡。弗仗勝緣。曷資冥路。是用肅陳清醮。祇演靈科。冀銷黑簿之殃。魂度朱陵之府。

祭辭威儀文

嗚呼。世降道喪。朴散而漓。古風不遠。慨莫余追。有人于此。真淳不欺。不獨今無。古人亦稀。猗歟尊師。抱一不離。嚴奉戒律。始終不虧。心地開朗。而拙言辭。終日如愚。退發其私。老莊儒釋。一以貫之。昔我先君。與師之師。情同義合。命駕相期。晤語終日。忘渴忘饑。我父子。爾師爾資。爰敦夙好。世德是儀。自始識而暨老。且衰三十餘年。不磷不淄。我從北來。見師滄洲。環堵蕭然。黃冠白髭。貞祐初元。天發殺機。桑梓陷沒。親識誅夷。獨師尚存。喜見睫眉。挈置河南。館之宮祠。謂守丹竈。莫如子宜。命也如何。一病莫支。超然坐逝。棄我如遺。師既云歿。殯坐移時。頭頂尚暖。超昇不疑。盛以瓦棺。葬之路垂。死生夢幻。臭腐神奇。不亡者存。夫復何悲。尚饗。復銘其墓曰。

千虛不如一實。萬言不如一嘿。養內者德。養外者賊。至于體奕而天。頂暖而濡。以形形心。惟德之符。

祭劉雲卿文

嗚呼。雲卿而至斯耶。壽不過五十。官不過七品。而止于斯耶。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何辜于天。而奪之遽耶。既畀之才。而不畀之壽。何侈于彼。而獨靳于此耶。嗚呼哀哉。如君之才。無適不宜。小試所長。英英不羈。暫爲御史。自信不疑。奮聲直前。百謫不辭。既厄居陳。心和且夷。講道論義。飲酒賦詩。諸公交辟。請置劇司。屈宰一邑。牛刀割雞。政聲籍甚。草木皆知。君還北苑。棄我遺黎。父老遮道。毋以公歸。我公去矣。我民之思。桐鄉遺愛。葉邑立祠。既斥而復。謂將有爲。文章政術。百未一施。曾不踰月。而死及之。嗚呼哀哉。君之始病。一僕自隨。君之妻子。適來京師。及其蓋棺。猶及臨之。嗟嗟老母。倚門望之。哀哀孤魂。夢寐見之。扶櫬還家。何以告之。聞此訃音。何以處之。嗚呼哀哉。維南山翁。文爲世師。令德之後。桂林六枝。君雖亡矣。有此二兒。復大其家。尙或似之。君爲不死。聊以慰之。嗚呼哀哉。尙饗。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九

書啓

相府請王教授書

某頓首啟。賢佐教授先生閣下。阻奉仙標。渴思論道。敬佇下風。瞻系何極。先生嘉遁林藪。脫屣世榮。究大易之盈虛。洞玄象之終始。道尊德重。名聞天朝。推其緒餘。可利天下。然君子之道。出處語默。何常之有。或拂衣而長往。或濡跡以救時。故當其無事。則採薇山阿。餌朮巖岫。固其宜矣。及多難之際。社稷傾危。而不顧蒼生倒懸。而不解其自爲謀則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某猥以不才。謬膺重任。四郊多壘。咎將誰執。徒積慙汗。坐視無術。庶幾得明利害。而外爵祿者。在天子左右。同濟太平。今聖人明發不寐。軫念元元。屈己下賢。尊師重道。歎先生之絕識。欽先生之高風。雖黃帝尊廣成之道。陶唐重潁陽之節。不是過也。雖先生懷寶遺世。如某之不肖者。固在所棄。獨不念累世祖宗之基業。億兆生靈之性命。忍忘之耶。昔商山四老。定儲嗣而暫來。謝安東山。爲蒼生而一起。今安危大計。非特定儲之勢也。敵勢侵逼。又非東晉之時也。生民塗炭。亦已極矣。豈先生建策于明昌之初。獨無一言于貞祐之時乎。想先生幡然而改。惠然肯來。審定大計。轉危爲安。然後披蕙幌。拂雲扃。未爲晚爾。敬聽車音。某雖不敏。請擁篲而先之。方屬春寒。善加調

攝不宣。

答李天英書

天英足下。自天英失意東歸。無日不思。況如三歲。向得來音。具悉動靜。爲慰何量。所寄雜詩。疾讀數過。擊節屢歎。足下天才英逸。不假繩削。豈復老夫所可擬議。然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屢欲貢悃誠。山川間之。坐成浮沉。況勤厚如此。過望點化。僕非其人。筆拙思荒。白濡甚涸。況望餘波耶。豈以犬馬齒在前。欲俯就先後進禮耶。聊布一二。所聞于師友間者。幸恕不揆。嘗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淵明。謝靈運。韋蘇州。王維。柳子厚。白樂天。得其沖淡。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峭峻。孟東野。賈閔仙。又得幽憂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然杜陵知詩之爲詩。而未知不詩之爲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爲詩。然後古今之變盡矣。太白詞勝于理。樂天理勝于詞。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之理。合而爲一。足以高視古人。然亦不能廢古人。足下以唐宋詩人得處。雖能免俗。殊乏風雅。過矣。所謂近風雅。豈規規然如晉宋詞人。蹈襲同一律耶。若曰子厚近古。退之變古。此屏山守株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詩至于李杜。以爲未足。是畫至于無形。聽至于無聲。其爲怪且迂也甚矣。其于書也亦然。足下立言措意。不蹈襲前人一語。此最詩人妙處。然亦從古人中入。譬如彈琴。不師譜。稱物不師衡。上匠不師繩墨。獨曰師心。雖終身無成可也。故爲文師六經及左邱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爲詩當師三百篇。離騷。文選。古詩十九首。下及李杜。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鍾王。歐虞。顏柳。盡得諸人所長。然後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

專師古人也。亦非有意于專擯古人也。自書契以來。未有擯古人而獨立者。若楊子雲。不師古人。然亦有擬相如四賦。韓退之唯陳言之務去。若進學解。則客難之變也。南山詩。則子虛之餘也。豈遽漫汗自師胸臆。至不成語。然後爲快哉。然此詩人造語之工。古人謂之一藝可也。至于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教化爲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藝名之哉。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子雲。韓愈。歐陽修。司馬溫公。大儒之文也。僕未之能學焉。梁肅。裴休。晁迥。張無盡。名理之文也。吾師之。太白。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吾師其詞。不師其意。淵明。樂天。高士之詩也。吾師其意。不師其詞。然吾老矣。眼昏力絀。雖欲力學古人。力不足也。足下來書自言。近日欲作大字。然滯于藏鋒。不能飛動。詩欲古體。然僻于幽隱。不能豪放。足下自知之。僕尙何言。然藏鋒。書之一端。所貴徧學古人。昔人謂之法書。豈是率意而爲之也。又須真積力久。自楷法中來。前人所謂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飛動。乃吾輩胸中之妙。非所學也。若世人能積學而不能飛動。吾輩能飛動而不能積學。皆一偏之弊耳。東坡論王十八草書。似鶯哥嬌啼。數日相見。曰。此書何如。曰。乃秦吉了耳。足下之書。毋乃近似之乎。精神所注。間出奇逸。稍息之際。如病瘵腫。得免秦吉了足矣。想當捧腹大笑也。寄來詩如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風更號。晨非凍不饜。誰料寒士饑。天廡玉山禾。不救我馬虺。塵埃汨沒伺候工。離騷不振矜魚蟲。風雲誰復話蒼蔡。不圖屠豨哀屠龍。挾牋搦管坐書空。伊優堂上酣歌鍾。乃知造物戲兒童。不妨遠目逐孤鴻。莫怪魏瓠無所容。此去未許江船東。五經不掃途輒窮。門庭日日生皇風。太阿剖室砥以石。坐掃鵝鵝搖天雄。巖椒鬱雲。日夕生陰。雨雪縞夜。秋黃老林。人煙墨突。

樵徑雲深造物開巖地。巖帳開劍壁。苔花張古錦。霜葉老秋碧。日夕雲竇陰。風鼓泉湧石。馬蹄忌磽确。樵道生枳棘。盤盤出井底。回首悵如失。長老不耐役。底事挂陳迹。披雲出山椒。白馬表林隙。其餘老昏殊不可曉。然此迄今大成。不過長吉盧仝。合而爲一。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非所望于吾友也。昔人有吹簫學鳳鳴者。鳳鳴不可得聞。時有臯音爾。君詩無乃臯音乎。向者屏山嘗語足下云。自李賀死二百年。無此作矣。理誠有之。僕亦云然。李公愛才。然愛足下之深者。宜莫如老夫。願足下以古人之心爲心。不願足下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如世輕薄子也。與足下心知。故道此意。幸少安毋躁。

答麻知幾書

知幾足下。相別數月。靡日不思。山川遼闊。致稽裁布。人至辱長書累幅。意貺勤厚。殊慰馳想。不審比來舊疾差減否。甚懸懸也。聞御榜到日。足下與李濟之適同榻。一升一沉。不能不悵然也。然此亦何足置懷。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羣口嗷嗷。爭爲毀譽。及欽叔連中兩科。然後澹然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後。試制策。試宏詞。常與欽叔並馳爭先。未知鹿死誰手。豈可成敗論士哉。僕少時被黜。應舉。戚戚若不復堪處。然窮達自有數。顯晦自有時。以今觀之。向之戚戚者。何其妄也。足下又以平生孤苦百狀。有求鶖得鳩。種稷得稗之說。天生大賢如足下者。必將有用。又安知今日之窮。天將昌其道。非足下之福耶。若得一器淨水。照足下宿命。還本知見。當不出此言也。足下生知夙習。再來人也。三生學道。豈不知此。大抵自古才人多恃一時聰辨。少積前路資糧。故昔謂之福慧兩足尊。足下無乃近此類。尙何怨耶。假使吾輩萬一臨死。

生之際。亦當安時處順。況未至是耶。足下所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爲純正。如退之感二鳥賦。上宰相三書。亦少年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骨南遷。若與生死利害相忘者然。過黃陵廟求哀乞靈。恐死瘴霧中。亦學聖人而未至者。今之士人。以綴緝聲律爲學。趨時乾沒爲賢。能留心于韓歐者幾人。僕固不當洗垢求瑕。若孔子于子貢淵問答。有不容何病之語。第恐孔顏不爾爾也。因論聖賢之分偶及之。至于所謂爲忠誠。爲謹廉。爲放逸。爲耿介。豈以窮達而異心哉。足下又謂山林有至道。芻蕘有至人。可隱可顯。誠哉是言。當今之世。豈必忘言如達摩。談道如莊生。然後爲得也。談道吾敬常先生王賓佐。談禪吾敬萬松秀玉泉。政論醫不及儀企賢。任子山。經學與文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如足下一病。自不能療。便謂舉世無知醫者可乎。足下易學。自可忘髮遺老。至于釋老二家。勿謂秦無人。聞頗善雜學。然慎所以習之者多難之。世有盆成括之徒。當敬而遠之。足下才高識明。過僕數倍。固不當爲此喋喋。亦期有以告教我。也。方屬新秋。善加調攝。不宣。

遺太醫張子和書

天有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故醫家治寒以熱藥。治熱以寒藥。二者不可偏廢。往時吳楚之人喜溫藥。初虞世論之詳矣。本朝大定間。河間劉守真號精素問。多用涼藥以矯一時之弊。施之于晉梁之族。飲食厚而腠理密。頗得其便。而昧者用之。至以殺人者多矣。太醫張子和嘗以礮附子七枚。以糖卷餅餌而食之。佐以古人蒸熨之法。以起人瘧。一作病。用意健矣。論者以爲喜用涼藥。未必然也。然醫者人之司命。不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卷十九

可不慎。書醫說以遺之。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二十

題跋

跋東坡四達齋銘

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白。而輔之以極名理似樂天。其書似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竊嘗以爲書仙。屹然夙屬。巨鼈之欲前。軒然飛動。大鵬之孤奮。狼石常道。長松臨淵。其嚴勁之象。維渾之狀。大臣正色。抑不可屈。凜然如見其叱。希烈而誚祿山也。千石之鍾。萬石之簾。鏗鉉鉤鑿。儼然如見其宮廟之懸也。如偃而復植。如墮而反妍。秋風水波。春山雲煙。此猶可略而言。至于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具眼之禪。蓋不可得而傳也。觀其胸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廓焉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著紙。與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然豈非得古人之大全也耶。

跋米元章多景樓詩

海岳老人書。唯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爲豪放。偃然如枯松之臥澗壑。截然如快劍之砍蛟鼉。奮然如龍蛇之起陸。矯然如鷗鷺之盤空。烏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養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比其沉著。

痛快也。千石之鍾。萬石之簾。其厚重有如此者。浙江之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踏有如此者。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潔。顏柳之端嚴。誠爲鮮儷。至于雄入九軍。氣凌百代。而于古今有一日之長。其筆陣之堂堂者乎。

題涪翁草書文選詩後

涪翁參黃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如莊周之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梵志之翻著襪。刺人眼睛。一夫九首。方相四目。夔一足。能三足。猿鼻。蝮蟲食木。巨石狼。老枿。秃。恢詭。譎怪。千態萬狀。然涪翁自謂中年以草書名世。惟東坡以爲俗。此其暮年書也。能知東坡之所謂俗。則知涪翁之不俗矣。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黨錮之禍。豈不哀哉。此非獨小人之過。亦君子之過也。方梁冀跋扈。朝廷不能制。五侯誅之。自是宦者用事。其後人主幼沖。女主制政。繼以桓靈之不君。則其勢不得不權在宦豎。而天下賢士。疾之若仇。非朝士誅宦官。則宦官誅朝士。必矣。及黨錮禍起。君子既去。而小人亦無以自立于世。自後英雄得志。假外兵以除內難。董卓既沒。曹操繼之。孔文舉雖有扶漢之志。勢亦難矣。何則。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意逆而名順。文舉欲藉英雄以誅君側之惡。意善而名逆。加之如操者。苟可以竊其智巧。則亦無所不至。而文舉不過正義明道而已。操之姦雄。有所不爲。是以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理固然也。東坡謂文舉使劉備誅操。無難。蓋亦有激而云。坡作此贊。實亦自況。元祐之黨。僅類黨錮。元豐之政。初亦有爲。但荆公新法。不合人情。濫

公糴之力革前弊。然紹聖崇甯子也。一旦使子改父道。小人得以藉口矣。向使如范忠宣輩。稍變其不合者。漸以圖之。庶幾少安其子孫。亦安能爲其父而咎其王父者哉。惜乎慮不出此。而使賢士竄斥。略盡。國隨以亡。亦君子之過也。然坡公身愈斥而氣愈不衰。坡嘗稱太白雄節邁倫。高氣蓋世。余于東坡亦云。

題異壺圖

李道人蓄異壺。求詩于諸公間。雖兩牛腰猶未厭也。某笑曰。子能體壺之虛心。一詩足矣。何以多爲。恐子未知虛心之說。試爲子言之。夫天下事物。是非得喪。憂樂。置一毫于胸中。非虛也。忘己則忘物。忽然心境兩忘。此猶世俗之謂虛耳。若夫虛爲有待。致虛極。則絕其待。靜爲有對。守靜篤。則忘其對。此虛之至也。然虛心有道。惟誠能虛。不誠則爲素隱。爲矯激。至于吾道。則又不然。惟誠能虛。能盈。能動。能靜。虛而不誠。則餒。盈而不誠。則亢。動而不誠。則躁。靜而不誠。則槁。皆非道之正也。故曰。不誠無物。子歸試以是求之。

書雷司直奏牘後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士大夫怵于名爵。庶人則惑于利。至其甚者。玩人性命于掌股之上。恬不介意。是誠何心哉。此時人欲蔽塞深鍋。與物隔絕。知己而不知彼耳。然亦知之不審也。世未有食烏喙者。以其殺人審也。酒色殺人。則不知戒。知之不審耳。白晝操刃。爲利殺人。士大夫必不爲。以政事議獄。知其冤濫。則曲意爲之。向爲利。則不爲。今爲名爵。則忍爲之。相去一間耳。此之謂失其本心。亦知之不審也。明矣。雷君希顏。藏其先大夫爲司直日奏讞一通。仁人君子。留情于垂死之魂。興哀于不報之

所。天其有不報耶。今希顏聰明英偉。能世其家。亦積善之報也耶。

書曹忠敏公碑後

儒者不言利。然周禮天官宰制國用。理財者半之。有利物之利。有貨財之利。顧所用如何耳。善乎忠敏公之言曰。豐財之道。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害財而已。故公之總利權也。號能稱職。求其所以致之之術。稅不及什一。兩稅之外。一無橫斂。不數年間。倉庫充實。民物殷富。四夷賓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公之功居多。此天下所共聞者也。又嘗聞諸長老言。公奏河東地瘠民夥。與山東河北不同。乞減物力三十餘萬貫。從之。而碑未及載。當俟得其實迹。爲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傳稱管仲之世祀也。宜哉。以其知取予也。今公之子若孫。位榮顯者甚多。蓋方興而未艾。則天之報施善人可知已。

題東坡與王定國帖

坡公書雖不學鍾王。而闢與之合。此帖氣壓王子敬。便覺李北海窘于繩墨。其合處乃似楊少師也。不知者至比徐季海。季海肯書李晉公姪女碑。吾知魯公必不書也。安得有坡公忠義不同之氣象也哉。

題楊少師侍御帖

楊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拒安祿山斥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正氣象。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況其工如是耶。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白頭瘤目。反妍其媼。被褐懷玉。反美其疵。蟲蝕鳥篆。山崩川坻。寫出萬物之形象。而不以故自私。譬猶石以怪而供木。以瘿而杯。器以古而見貴。髻以髻而增奇。奇奇怪怪。不可時施。書中之支離者耶。

題三仙帖

穎濱書如仲長子光。懷道遁世光而不輝。東坡書如魏鄭古之遺直。嫵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倪。總而論之。如華岳三峯。蓮峯中峙。二峯旁迤。秀色無可採。一作揀也。使當時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謫耶。

題竹溪篆

李監之篆。蔡中郎之八分。虞永興之小楷。陶謝之詩。六一公之文。妙絕一世。公兼而有之。抑可謂全矣。後數百年。不幸文字散落。獨此篆存。亦足以知予言之不妄。

題竹溪黃山書

竹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書又次之。皆當爲本朝第一。黃山先生擘窠大字。體兼顏蘇。書畫雄秀。當在石曼卿上。草書如行雲流水。常在蘇才翁黃魯直伯仲間。非但不愧之而已。

題東坡乞常州奏草

唐盧坦有言。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顏尚書乞米帖。至今爲萬世寶。東坡奏藁。以薄田租給餽粥。乞常州安置。其後竟卒于常州。豈以田故耶。夫留

此二帖以警世貪饕之徒耳。然則無德而干駟者亦可恥也夫。

書東坡寄無盡公書後

無盡公少年爲御史。剛直敢言。魯直有霜風拂觚稜之句。至任提憲。坡又欲其肅責愾吏。計非天資刻薄人也。然章惇當國。則助之力。抵元祐之黨。賴末年與蔡京辯。以是得時名。後之議者皆所不與。甚者又以爲奸邪何也。竊意奸邪未必然。殆學術不明之故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往往高曰賢聖。而無近思篤行之實。視其貌。恟恍而不可親。聽其言。汪洋而不可窮。叩其中。枵然而無有也。無盡公于佛若信有得矣。失之好異。法華以白華爲喻。公獨曰。優曇鉢華也。又自以爲三教大師。計其人必高自標置。雖東坡濫公。不能滿其志。則不免有彈劾太過之失。至其甚則善人爲奸黨。其謂之奸邪亦宜矣。未流之弊。近世尙有以濫公爲奸黨。以歐蘇爲不知道。此皆處已太過。責人太深之敝也。士大夫學貴深博。行已自淺近始。庶幾腳踐實地。無躐等虛浮之咎矣。

題不伐書後

此田不伐書也。後一幅。頗有東坡醉草風味。予嘗論杜牧之石曼卿秦少游雖寓之詩酒。其豪俊之氣。見于自著。終不可沒。但命不偶耳。使不伐修潔。不失爲才大夫。顧以小辭自憊。惜哉。術不可不慎也。

題巫山圖後

昔宋玉賦高唐之事。其意言山水之峻激。林木之振蕩。鳥獸之號呼。足以使人移心易志。以諷襄王之荒。

淫神志既蕩夢與神遇以無爲有也其卒章言覽萬方思國害開賢聖輔不逮勸百而諷一亦已晚矣其後卒賦神女之事豈荒淫之主竟不可以已耶然亦玉之罪矣惜乎無是可也後世不知者遂實其事乃知楚人事鬼尙矣其後繪以爲圖南拙公一作公得之觀其羣峯秀拔雲煙葱蔚意必有神主之裝瀆如此無乃汗靈尊乎是爲之辯

題紫陽宮銘後

前人稱夏侯孝若文別見孝悌之性余亦謂柳僕射書一出開濟之才書心畫也氣象如此肯爲楳中蠹耶

跋山谷草書

文章不蹈襲前人最是不傳之妙華陽真逸承李杜之後至更句讀有三句五句之作涪翁此書殆有意于華陽之體歟

題王致叔書稽叔夜養生論後

稽中散龍章鳳姿高情遠韻當世第一流也不幸當魏晉之交危疑之際且又魏之族婿鍾會嗾司馬昭以臥龍比之此豈昭弑逆之賊所能容哉前史稱會造公公不爲禮謂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以是銜之向無此言公亦不免世人喜以成敗論士遂以公爲才多而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過矣自古奸雄窺伺神器者鮮不維繫英豪使不得遁如中郎死于董卓文舉死于魏武司空圖僅以疾免揚子雲繼

至辱身。亦時之不幸也。如公重名。安所遁哉。人孰無死。惟得死爲不沒。如會勸司馬昭。啄喪魏室。旣滅劉禪。遂據蜀叛。竟以誅死。若等犬豕耳。死與草木同腐。而公之歿。以今望之。若神人然。爲不死矣。尙何訾爲。故備論之。至于書之工拙。復何足云。

題南巒書後

岱岳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麗。則一李長吉耳。此前人論詩也。論書亦然。學南巒者。當以是參之。

題黃山書後

予嘗評黃山書。常在黃魯直蘇才翁伯仲間。議者未必爲然。今日李欽止來與余合。且云子美有宋初詩人氣象。滄翁圓熟若此。論氣韻當不相上下。復觀竹谿跋公書云。得法在魯公後。得趣在魯公前。三十年後。常有知者。

又題學易先生詩。未可以江西詩派論也。

跋劉伯深西巖歌

歌云。西巖逸人。以天爲衢兮。地爲席茵。青山爲家兮。流水爲之朋。饑食芝兮。渴飲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如澗。世間清境。端爲我輩設。吾徒豈爲禮法繩。少文援琴衆山響。太白弄明月清波澄。人間行路是處多炎熱。如河水泉山後六月赤。腳踏層冰。

南山翁子伯深西巖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拘禮法。非如晉之狂士。公未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蓋有道者。公又有詩云。身將隱矣。文何用人不知之味。更真。尤可諷咏。

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

米元章知淮陽。預知死期。以香木爲棺。置黃堂上。飲食起居。時在其間。及期。召吏民所親厚者與之別。索紙書云。來從衆香國中來。去當衆香國中去。擲筆而化。北山程致道所作墓誌銘。及洪邁夷堅志所言如此。世皆知元章能書。書一藝耳。亦何足道。然非有仙骨。視聲色富貴。不足以繫其心者。亦不能造微入妙。嘗見元章奏札。以漣水令彈宰相章惇植黨擅權。已知其英氣不屈。及觀修靜語錄引。深入理窟。又言懷老後來。瞎了正法眼。南山二老始判真魔。乃知此老遇見正師。具擇法眼。臨行洒落。固不徒然。昔鳩林政公禪師。亦符此意。力欲遠承雪竇。扶樹雲門一枝。不幸早世。當元章時。雲門臨濟二派大興。而今所言者。乃如此想。雲門兒孫不以爲然。又安知百餘年後。乃有賞音者。本朝臨濟一派。至覬公而絕。不傳一人。信知殺人。不割眼漢。乃能立地成佛。非兒女曹咬豬狗腳者。所能淡泊也。不肖詩書不及元章遠甚。至于他日臨行一著。預剋死期。則未肯多讓。後辛卯可知。正大元年冬十一月十有九日題。

閑閑題此帖後。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身後可刻之石。公以辛卯後一歲壬辰五月十二日病歿云。今此帖賣在河朔。

附

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同脩國史。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趙公墓誌銘并引。

元好問撰

唐文三變。至于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知也。宋有古文。有辭賦。有經解。柳穆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迨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非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于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放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古高博而鈞厚祿。至于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伯正。甫出于大學大丞相之家學。見于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從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黨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賢。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汨于利祿。不溺于流俗。慨然以仁義道德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閑閑其自號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雋。因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

都尉天水伯父甫。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又司誌其墓。述其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年十七預鄉試。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章宗明昌初。調安塞主簿。以課取選邯鄲令。再遷唐山令。丁父憂。用薦者及提刑司廉舉。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皆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征。自古未有。大臣以爲不可。君獨以爲可而可行者。坐譏誅免官。未幾起爲同知岢嵐州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趙某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興。姑試之爾。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脩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塞。勢頗張。王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在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秋若受敵。我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深入。擣其虛。則山西之圍自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是秋。宣德師以敗。開十年出爲甯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刑。盜賊無大小。皆掙殺之。聞赦將至。先掙賊死。乃拜赦。而盜賊愈繁。公爲政每從寬厚。恥以榜掠立威。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飢。出俸粟爲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送。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兼提點司天臺。太常少卿。二月。太白經天。公上封事。言天人之際。且謂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時駙馬都尉南平父子當國。怒公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尋授翰林直學士。宣宗貞祐初。中國仍歲被兵。公言時事可行者。

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約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塞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彊處也。且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嘗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濁流入于海。今改而南由徐沛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修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各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便。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外禍而有不及期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令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墜名城。令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平昔若無患。及其弊。則大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是也。房瑄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貞祐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尙書。兼侍讀同修國史。知集賢院。明年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命公以禪語爲歌詩。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尙書。兼官如故。公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常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卽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修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春正月。敵兵由漢中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敕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

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己。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于私第之正寢。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復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幸。子男一人。名似。待缺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防禦推官高可久。次。嫁衛州行兵部郎中石玠。次。嫁尚書省令史張履。三皆名進士也。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十一卷。列子補注一卷。詩文號滄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既而得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于世者。特其教耳。其徒亦樂從公游。公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多至數十百篇。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于二家者不載也。大槩公之文出于義理之學。故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者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自放。不守一律。律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澹簡淡似陶淵明。以他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晉魏以來風調。而草書尤神絕。殆天機所到者。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黃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因來徵銘。因得考公出處。而竊有所歎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係道之重輕。然且有黃甫張李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辯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

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于教育。不階于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而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爲所稱道。其傳後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若公者。其亦有所託乎。銘曰。

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籓籬。倒置冠屨。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顛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巜飮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以理叶。嘿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且。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淦水集補遺一卷

郟縣文廟創建講堂記

泰和八年
南陽府志

古之興學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王者君國子民。必以教學爲先。三王四代。所以循繼而不
易焉。降及秦漢。郡縣天下。雖政異制。而學則代代開設之。迨隋唐以來。設科取士。公卿將相。多繇此塗。而
出。則學校之興。所以熾焉。皇朝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後。政教脩明。風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嘗詔天下興學。
刺郡之上。官爲脩建。諸縣聽從。士庶自願建立。著爲定令。由是廟學在處興起。汝州郟縣。屢爲兵火。廢毀
蕩然。宣聖廟僅存。而文武舊風。特掃地矣。泰和乙丑歲。余官汝州幕。秩滿告老歸。因過郟城。嘉其形勢。據
嵩之陽。汝之陰。薪炭魚米之易致。故樂居焉。偶得廬舍。鄰宣聖廟之西南隅。愛其廟中檜柏森鬱。相其林
計。閱世已百年矣。其廟之前。中門兩廡。乃明昌間邑士賈麟之率衆而興建。殿後隙地。但楮穀成叢。爾余
因寓書臺於東廡。傷其殿階之前。爲恭肅之地。而通人來往。多有褻瀆。乃分兩廡。向殿之兩架。南北起巨
墉。飭以粉壁。繪七十子之像。四隅起垣。以斷行跡。東西峙二小戶。以時而啓閉。釋奠姑得嚴靜焉。主簿李
君元英。自下車謁廟。頓有修舉意。先以祭器敝壞。不堪羞薦。取汴庠規制而更造。鑿立簾龔。得一新之。
簾障香案。皆增置之。會余兩廡功畢。嘗曰。廟已嚴潔。而學舍猶闕。指後之荒邱曰。可以建講堂齋舍。但助
緣立功。未得其人耳。有里人之豪於財者王鐸。聞其義而赴焉。先售大廈三楹。移爲講堂。繼有同里張毅

董璋輩有子皆業儒。亦願來助。相與勸化。具疏以聚其貲。得錢十萬。大材二百餘根。小樣木三百餘條。材既斯備。功可斯興。適有寓居劉濟。昔夷門之良賈也。於營造事多見而能。故舉以督工焉。大概則稟李君之成規。於堂之左右。各起兩楹爲齋舍。列牖于南北。啓門於堂中。以限學徒之出入也。堂後貯廊。製嵌面相對如連場。其欄楯軒窗。以便賓客之款密。廊後橫舍。上平其頂。中鑿戶牖。而風月四達。如虛舟焉。以容講經者之憩息也。連接武之地。書幔以甃。堂前石欄。階數級。以分賓主之登降也。環垣十堵。周而爲圍。以圍藝圃於其中。垣之外。東構庖廚。西置廩庾。則會文之所需。斯無闕矣。足以待里中好學之俊秀。作成文行。而出其材焉。由是廟學始分。亦皆嚴潔而完具矣。前三門之外。西五十步。卽市南之通衢。起土三尺。上構過門。棖題栱栱。獸吻鴛鴦。檐楹壯麗。丹碧煥耀。爲一邑雄觀。所以警化邑人。而起嚮善欽敬之心也。豈徒爲哉。李君字材興。泰和癸亥歲登進士第。許州臨潁縣人。縣有廟學。毀圯已久。更數政。視之蔑如也。君之迺父迺兄。慨然出已貲。而獨辦脩完。數年間。廟貌學舍畢備。士類庇賴。而得進學於中。李君榮登科甲。出仕宦途。今則能舉斯事。蓋積善之家。其義風之傳。亦有素矣。是役之興也。起於今歲之三月。迄於十月而落成。既畢。督工者請記。輒撫其實。而直書焉。泰和八年冬至日記。

手植檜刻像記 祖庭廣記

天地否而復泰。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屢而復亨。六籍屢於秦。至漢而復興。王道屢於晉。宋齊梁陳隋之間。至唐而復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兵革擾曲阜。焚孔庭檜。聖道之廢興。固不係於一木之存亡。新

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居也。況聖師之手植乎。衍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常在也。豈特一木哉。三年六月晦。門弟子趙秉文謹記。

自書擬和韋蘇州詩跋。知不足齋藏。趙閑閑真蹟。

右擬和韋詩幾廿首。數年前致政時作。今歲過超化少林。意欲卜居。病未能也。正之郎中送此幅。藉者用。繫糊不能書。書不成字。重違雅意。勉強作此。

騶子跋騶子

衍時佛法未入中國。而此書多用佛語。蓋好事者依託爲之。非本書也。相傳亡宋有山東時。一僧泛海。得之海島石室中。豈卽此僧爲之者歟。閒閒居士題。

漢聞蓋長韓仁銘跋。金石萃編。

此碑出京索間。左氏傳京城太叔之地。滎陽令李侯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宛然。頗類劉寬碑書也。韓仁漢循吏。蚤卒。不見於史。而見於此。非不幸也。李侯亦能吏。天其或者爲李侯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顯晦有時。猶士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侯。埋沒於荒烟草棘中。得爲礎爲甃。足矣。吾聞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然自古賢達埋光。鏗采堙滅無聞。亦何可勝數。抑有時而不幸也。後千百歲。陵谷變易。獨此碑尙存。李侯之名。託此以不朽。亦未可知也。正大五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

與楊煥然先生書。中州啓劄。

某拜啓。某國士大孝。儿下中前道過京兆。承不遠相從。談話終日。極有開發。違別以來。不勝傾向。意想秋盡。復得會面。不意遽遭變故。荼毒之哀。辰下伏想。苦塊之餘。孝履支福。某眼疾如昨。承遣人繭足千里外。送眼藥。良感意勤。伏蒙贈以柳義段子。悚愧悚愧。論語未有印者。欽叔西行。不知有餘者否。孟子解先寄去。中庸大學相次了。里續當寄呈。足下高才博學。留心經學。研究聖心。宜矣。科舉之學。有命存焉。不足置意。張子充府試。試官未出院。比緣會晤。伏冀爲遠大節。哀順變。不宣。

與楊煥然先生書 中州啓劉

某啓上。某先生函丈。書來具密動靜之詳。兼承惠簡。知感知感。某眼昏如舊。繼以石氏女子化去。心意殊不樂。以是郡下未能照管。論語及中庸。未有紙印。卽續當寄去。次陝右經義。已薦四人。詞賦未可知。想中選多矣。皆足下誘掖之力。欽羨今之士人少問學。但知爲己。其於爲人蔑如也。古人得志。雖一邑承簿。亦可爲人。量力而已。未得志。教人以善。亦行道之一端也。足下才高識明。當以孔孟之學。啓導一方。萬一未遂。亦不虛生也。至祝。未由披覲。切冀爲遠大壽重。萬一不具。

德運議大金德運圖說

右秉文議。除與編修王仲元相同外。竊詳聖朝之興。併滅遼宋。俘宋二主。遷其寶器。宋爲已滅。章宗皇帝宸斷。以土繼火。已得中。當宜不可越宋而遠繼唐。以此看詳。止爲土德。是爲相應。須至申者。貞祐二年二月日。翰林直學士中大夫趙秉文狀。

乞伏村堯廟碑

明昌六年
安陽金石錄

夫道足以爲萬世法而澤足以爲萬世祀。是將有以備制法。闢百聖。參天地之化育。後天地而不亡者矣。故桀紂爲獨夫。而仲尼得通祀。景公有馬千駟。民不稱。夷齊到今稱之。德之在人焉。可誣也。況乎有聖人之德。都聖人之位。道出百王之上。而教傳百世之下者哉。傳曰。惟天爲大。惟陶唐則之。今夫日月星辰之昭回。雷風雨露之振蕩。寒暑陰陽之變化。春生而秋殺。明來而晦謝。以終始萬物者。豈非天之化也哉。今夫君臣父子之懿。仁義道德之實。金木水火土穀之用。壯者力於作。老者休於廬。生者養而死者葬。以衣被天下。後世者。豈非陶唐氏之遺化也哉。陶唐氏之化。在於斯民。日用之間。有莫能名其所以然。非天也耶。然則去之千百世。如將見之。廟而宇之。尸而祝之。以鼓舞斯民者。亦天也。是非所謂不亡者耶。嘗謂帝之德。當世思之可也。後世何自而思之。賢者知之可也。野人何自而知之。舊邦饗之可也。他邑何自而饗之。譬之說食必嘍。說穢必唾。此亦人之情也。有人於此。暴其人之孤。識與不識。必環視而怒。匍匐而往救之。親與不親。必相顧而歎。親非在己。而喜怒爲用。凡所以爲彼者。在爲我而已。且夫帝既外其身。以先人亦所以爲天下後世。是故教莫正於敘彝倫。降二女以刑家。則志在和萬邦矣。義莫公於傳神器。舍其子以禪舜。則志在爲蒼生矣。德莫大於振大災。治大水以命禹。則志在利萬世矣。功施於彼。而利及於此。思加於當時。而廟食於後世。生而不以黃屋爲心。沒而享崇軒之貴。生而不以彩椽爲飾。沒而都華構之安。康衢古謠也。後世里歌社舞。笙簫嘈雜。有遺音者矣。士鏘士篴。昔所御也。後世山肴野蔌。羶薌苾芬。有遺

味者矣。易曰：咸感也。夫咸而至於有心，則不足以有感矣。相之西六十里而遠，有聚落曰乞伏。帝之廟在焉。西挹太行，北枕漳水，古木森然。上閱漢晉，居人張伯厚等，易其椽棟之摧折者而新之，治其垣壁之毀缺者而復之。廟成，謁文於僕，竊惟相古邑也。若殷王甲之居相，文王之居姜里，皆有祠廟，載在祀典。獨唐帝之祠，義若無所出，意其神不相於茲土也。顧嘗以爲帝之神，如雨露之在天，水泉之在地，何所往而不。在。獨惠彼而遺此，豈理也哉。嗚呼！以如神之智，變化往來，其有方乎？以如天之仁，徧覆包涵，其有殊乎？以歷象授時之政，安知不佐歲功以成物乎？以博施濟衆之心，安知不相明天子以惠茲懃獨乎？生而被其恩，沒而猶破其賜，展敬乞靈，烏可已也。敢爲之銘。銘曰：

鬼神睢盱，伏羲受圖。人文權輿，彝倫攸斂。五教敬敷，唐文煥乎。披昏抉塗，藥民之愚。有典有謨，位非我娛。萬民其孥，丹朱其疎。陸水其都，人甯其居。吁嗟都俞，恩漸於膚。今其已夫，祀焉忽諸。遺祠路隅，田婦耕夫。或祝或巫，白馬彤車。清風肅如，神來有無。清漳之墟，歲熟一區。神遊藐孤，明昌有道。千載同符，擊壤康衢。走不知乎金之世，陶唐氏之民歟。

鄧州創建宣聖廟碑

正大七年
南陽府志

三代而上，兵農爲一致。三代而下，文武爲兩途。在昔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孔子相魯，齊人歸驪。古者用師，必受成於學。其在詩曰：在泮獻馘。此其效也。自秦壞井田，而兵農始分。戰國縱橫，而文武爲二。降周迄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以六藝爲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載。

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聖人得其全。諸子得其偏。後世偏聽曲說。沿其流而忘其源。用其偏不得其全。繇是歷代治蹟。常出於一切之政。而不知本於聖學之傳。無復治古氣象者。良以此也。皇朝有天下百有餘年。東漸於海。西極於洮會。北距京師五千餘里而遠。南界襄鄧。鄧爲重鎮。兵輿以來。又以師臣分統。或兼領之。繇是鉅公偉望。相繼接武。而邊備未撤。其於興學彰化。蓋有意而未暇也。今節度使行元帥。移刺金紫公之典。是州也。以詩書之冑。總熊虎之任。下車之日。百廢具舉。歲在乙丑春。奠謁於廟。顧視祠宇頽廢。公用惕然曰。古之時。治出於一。有武事必有文備。今軍政修理。而宣聖廟廷。以兵火之餘。鞠爲園蔬。姑寓於蕭公之祠。奠謁無所。甚非所以尊師而重道也。迺諏於里之父老。泊在學之諸生。僉謂東南爽垲文明之地。故廟遺址存焉。因謀之左右執事者。卽而新之。乃俾經歷房維楨。知事大誌。提控劉天山。董其役。劉君卽故右丞公之孫。智思明達。殊有鳳毛。修唐鄧二城守備樓堞。尤爲有法。以是委之。而勤與公合。弗亟弗徐。役不告勞。而功已成。凡爲殿八筵。賢廊三十楹。講道之堂。肄業之齋。前三其門。暨廚庫窗闔。色色嚴備。會將告成。鄧之士子有游梁者。以公之才之德之勩。而又創此美事。其意以爲鄧封密邇江漢。未沾聖教。而學舍荒蕪。甚非開闢風化之實。仰助聖朝修文來遠之意也。以告秉文曰。郡有賢帥如此。美而不章。亦士大夫之責也。請爲文以記其事。且以啓西南士子之良心。乃書而告之曰。自功利之說興。入仕者以簿書獄訟爲聽斷之計。而不知正誼明道之實。爲士者以絺章繪句爲進取之階。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子亦嘗聞聖學之傳乎。人皆有良心。與聖賢同。其所以喪其良心者。利欲蔽之耳。

是心一萌。則與物睽隔。貴我而賤彼。喪己以逐物。由是趣世苟合。既得患失。無所不至矣。若夫君子則不然。得志則行其道。不得志則閉門守道。甯可凍餓死。終不以一身易一囚之命。况其大者乎。此吾先聖先師之所傳。而後學之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且系之銘曰。

治出一源。道喪而歧。士不知兵。武臣用奇。叢爾小醜。以殺爲嬉。積骨成山。灑血成池。腥聞於上。上帝恫之。命吾聖人。一箠笞之。矯矯虎臣。奠是南土。綸巾綬帶。折衝樽俎。在昔平吳。侯牧候羊。亦以范公。出鎮南陽。鄧人所瞻。蠶蠶其直。肅肅其嚴。邦人熙矣。邦風移矣。曾是南鄙。化爲闕里。聲教所漸。爰暨朔南。朔南格彼。來獻其琛。正大七年四月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同修國史趙秉文撰。

利州精嚴禪寺蓋公和尚墓銘熱河志

臨濟自佛果沿而下之。至於佛日。自四明泝而上之。至於佛鑑。俱出於五祖演。而佛鑑傳四華。曇昺傳四明。達達爲今北京松林北遷第一祖師。四明之孫。微公之子也。張其姓。諱圓蓋。永昌阜俗人。十九棄俗而僧。甘棄律而禪。參玉泉名公。缺安寶公。以機緣不契。退而歎曰。大丈夫肩荷佛祖未生前大事。直須全身放下始得。遂退居靈巖佛髻山。結茅棲隱者數載。山空無人。以水流雲飛爲受用。久之梅子將熟。詣北京謁微公。求印證。公初不之許。既而不參而參。無得而得。一日舉黃龍心正。不妄動話。師以頌舉。似有鐵樹開花之語。公曰可矣。汝其行乎。大定六年。始開堂於精嚴。繼席松林靈感。明昌六年五月。預告終期。跏趺而逝。茶毗之日。瑞彰舍利。戒定力也。俗壽六十有四。僧臘三十。師行竣而方。故學者遵其道。而憚其律。所

居不過一二載。尋返舊隱。晚得瓊嗣。銘曰。

龍黃一句。諸喪膽喪。極盡元微。全無伎倆。伶俐衲僧。剔足眉棱。鐵樹花開。炎天造冰。三上洞天。九到投子。一言相契。草鞋挂起。臨濟法將。松林道場。轉身就父。撒手還鄉。沒眼禪和。覓不可見。魚犀夜塘。鹿趁陽燄。松漠之北。利州之東。無縫塔樣。八面玲瓏。一時推倒。河清海晏。花落清嘍。月明秋雁。